

刊叢學文代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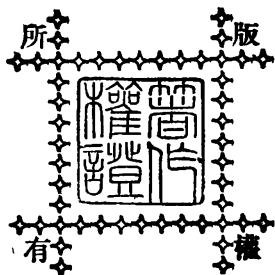
Helen Grace Carlisle: Mothers Cry

心 母

譯之約師



行印局書華中



發	印	出	譯	原
行	刷	版	者	著
者	者	者	者	者
中	中	吳	帥	Nelen Grace Carlisle
上	上	叔	約	
海	海			
華	華			
福	澳			
州	門			
書	書			
局	局	同	之	
路	路			

現代
學
刊
文
母
心
(全一書)

◎ 上海實售中儲券九十六元

(郵運匯費另加)

(333002) (一一七一四)

陳序

這本書寫一個母親的一生。

書中的女主人名美梨，在她十八歲的時候，嫁了公司裏的一位同事傅南威廉士。像通常的母親一樣，她結了婚每過一年便生一個孩子。她自己還不到二十三歲時，已經有了四個孩子了。傅南是一個好丈夫；他在家的時候，也幫着招呼小孩，可是在大孩子方六七歲的時候，他被電車撞死了。本來沒有恆產，完全靠丈夫一個人在外面掙錢。丈夫一死，這全家五口的衣食問題，完全在美梨一個人的身上。幸而她能縫衣，就買了一架縫衣機，掛了成衣匠的招牌，開始掙扎。靠了她的十個手指，一天到晚彎着腰的工作，居然維持了一家人的生活，而且讓孩子們讀完了小學。

她的四個孩子，一二兩個是男，三四是女。

第二個兒子安梯，是一個有天才的人，讀完了小學又自己掙錢讀中學，中學畢業後，得到州政府的補助學額，進大學去讀建築。因為畢業的成績特別好，所以畢業後能在一家大

建築公司得到一個位置，又因為他所設計的一個大建築物的圖樣中了選，他在二十五歲的時候便成了公司的一個股東。

三女媚蓮的性格很像母親。在中學職業部三年畢業後便在一小印刷公司做事。不久嫁給鋪子的經理，像她的母親一樣，她是一個溫柔的妻，一個賢良的母。

大兒子但利與小女兒碧莉可與他們倆不同了。碧莉是一個熱烈的，富於情感的，過重理想的女子。她也進了大學，但是因為看不過但利的種種行爲，十九歲便離開了家，隻身到了巴黎，在歐洲飄泊了幾年再回來。但是人生的經驗沒有能改變碧莉的性格。她還是一個重理想的女子，因此受了她在服務的銀行裏的副經理的騙。但利是一個放浪下流的惡少，被他探聽到了這個消息，認爲有了敲詐鉅款的機會，逼着他的妹妹要那些可以做證據的文件，因為她不肯給他，在爭奪中他把她開槍打死了。他也得了坐電椅的結果。

這位辛苦了一生，養大四個兒女的母親，在她不到五十歲的時候，一個女兒被殺，一個兒子受了死刑，另一個女兒的全付精神和時間都花在家務和兒女的身上，一個有出息的兒子又因爲她怕家庭的醜事牽連了他，損害了他的名譽，破壞了他的前程，自動的與他斷

絕了關係。最後只賸了孑然一身。所有的苦痛與奮鬥，只得了這樣的結果。普天下做父母的，真是要和她同聲一哭了。

作者 Helen Graee Carlisle 女士，她的名字從前不曾看見過。從帥女士譯的這本書看來，作者在技巧方面的手腕是很高妙的。她把這一部故事完全放在母親自己的口中道出。美梨是一個思想簡單，到老沒有失去她的天真的女子。她所敘述的，大部分只是一個有幾個孩子的家庭的日常生活，一個窮苦而不斷的掙扎的母親的平凡的經驗。可是她那平鋪直敘的無邪的言談，一句句的打進了讀者的心腔，叫人由得不去分擔她的憂愁，共享她的愉快。這看來似乎容易，實在大是費力。尤其是美梨的知識簡單，許多事情她自己不能瞭解，可是我們在聽了她的敘述之後，還可以明白她自己不明白的是什麼。作者在這些地方，更是煞費苦心。雖然有的時候也有免不了的失敗，但掩不了許多技術上的勝利。

美梨所最不能明白的，是為什麼她親生的，一手教養大的四個兒女，會有那樣不同的結果。她有時似乎諉之於遺傳。但利生時，他的父親問：「我們那裏來的紅頭髮？」美梨的母親說：「因為父親有一個紅頭髮的兄弟，便是那位騙錢逃跑了的……」又「碧莉出世

時，母親說她很像凱特姨母家的格茜。母親告訴我說：格茜現在確實壞透了，和她私奔的那個伶人，並沒有和她結婚，她現在整天在各處酒樓上廝混。」他們兩人的命運，好像在生下來的時候就決定了似的。相貌有相同處，性格也有相同處，甚至於連命運也有相同處，這未免把遺傳看得太神秘了罷？

美梨又怪自己，沒有在未生碧莉以前，聽了醫生的勸告，忍心的將這腹中的一塊肉打將下來。這幾段是寫得很動人的。她取出藥瓶，在廚房中坐了下來。

坐下後，我想到我所做的一切，為家庭，為傅南，為三個孩子。想到傅南的經濟漸感拮据。單說今天早晨的雞蛋，便已漲到一角六分錢一打；牛乳要四分錢一瓶；牛油要二角六分錢一磅；而且每星期我還要付二角五分的煤氣費。我想到自從婚後，我沒有穿過一件新衣裳，除了那件特為懷孕製的外。星期日我從來沒有打扮齊整出去頑過，就是中央公園也沒去。當然是因為我們沒有閑錢到別處頑耍，同時我又離不了孩子。我又想到傅南前兒說他想製一套新衣，因為他在公司裏不能太寒儉，算來至少又要十五塊錢，我不知這筆錢打那兒有。

忽然我又想到自己很久沒有照鏡，或者我會改變了一些罷……我似乎很疲倦的樣兒，真的我是很疲倦呵！因此我便拔開了藥水瓶塞，我禁不住流淚，我不懂我爲什麼哭。我說：美梨，你真蠢，你哭些什麼？但是我感覺痛楚，我還是哭。後來我明白了，我哭，因爲我捨不了我的嬰孩！我還是要一個嬰孩……三個與四個有什麼分別呢……我不能忍心殺了他，他實在是活跳跳地在我身體內呵！我餵乳時不是常常有休息嗎？那麼一天七次，每次十五分鐘，我差不多有兩點鐘的休息了！我還埋怨什麼呢……

我仍舊將瓶塞放回瓶上，將瓶擱進櫃中，但是我心中有些害怕，便又走到櫃前，將它拿出，拔去瓶塞，將藥水通通倒在水漕裏了……

但是我當時那裏會想到那棕色的藥水流下水漕時，有三條生命也一同跟着流去了呵！

這裏寫母愛與常識的交戰，誰都會感到同情。可是要她聽了醫生的話，不生碧莉，雖然不至於「三條生命也一同跟着流去」可是但利的結果，恐怕也好不了多少。碧莉雖然個性很強，行爲不很尋常，她却實在是一個極可愛的女郎。她不一定得有悲劇的結局。他們一

家的悲劇的不可避免，祇是爲了但利。

但利從小就學會了說謊，偷竊，欺騙，博賭，遊蕩，到後來成了一個不務正業，無惡不作的人。美梨不明白她怎樣會有這樣一個孩子。她始終不知道使但利成爲但利的，不是他的叔父的遺傳，而是她自己的愛。到後來她的女婿兒子，都勸她將但利趕出去，不許他上門。美梨說：

我不忍那樣做呵！我如何能忍心，他也是我的孩子，正如你們一樣，即使他是一個匪黨，我也不忍看待他不同。安悌，我真做不出手。我明知這樣是不對的，可是我沒有辦法呀。做父母的，自能瞭解這樣的愛，自能同情這樣的愛。

而且就是她在那時將但利趕了出門，碧莉的兇殺或者可免，但利的結果依然不會有很大的不同。因爲但利的結果，在很早已經下了種子了。

但利在三歲半時，稍有不如意，便會大哭大鬧，而且踢他的母親。有一次，被他的父親遇見了，很生氣，打了他一頓。

我哭着叫道：傅南！傅南！你真是殺他了！傅南見我在哭，便把但利扔到牀上，跑出屋子，乒

的一聲將門關上……

從此以後，我心裏想再不要把關於但利的任何事情講給傅南聽了。因傅南太愛我了，所以才那樣。他平日總是很和藹很溫柔的，我們自結婚以來，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傅南是這樣生氣。我想以後關於但利的事，完全由我來處理罷。不過那也是很困難的，因為我除開允許他各種條件之外，無法使他聽我的話。

美梨非但不允許但利提出來的一切條件，而且他惹下了禍，做錯了事，還要代他撒謊，替他掩蓋。但利知道無論他做什麼事，他的母親不敢把他怎麼樣，母親的愛，便成了他的一切惡行的護符。但利與碧莉的最後一次的衝突，母親立在屋外，一切都聽見。讀者也許奇怪為什麼她不早進去勸解，進去斥退但利。她也許是呆了，但是她也許心裏知道，但利從來就不會聽過她的話，從來就不會把她放在眼裏，進去了也是沒有用。

可是但利是完全桀傲不馴，沒有方法可以制服的嗎？却也不見得。他就很怕他的兄弟安悌。兩個孩子還沒有進中學的時候。

我聽見安悌警告但利說：若是他蹣了一下他的小狗和狗屋子，他一定得打他出去。我

忙說：「安悌，你不要說這種話。但是安悌回答道：「你不知道，對付但利非是這樣講不行。最後一次但利在外省鬧了大亂子回家時，安悌警告他道：

我告訴你假如你使母親有一點兒不快樂時，你當心那便是請你出這大門的時候。你可以在此睡覺，在此吃飯，可是你得讓母親獨自清靜靜地。

從此以後，但利對他母親，「從不再出一句惡言。」由此可見但利不是沒有方法對付的，這方法可不是一味的愛。

父母的愛，除了少數的例外，真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雨露之澤，無所不潤，好的子女得到愛，不肖的子女也同樣的得到愛。這正足以顯出父母之愛的偉大。可是盲目的，沒有辨別的沒有方法的愛還是不夠的。應當狠心的時候狠不下心，應當教誨的時候不忍教誨，這樣姑息的愛，到頭來往往得到「愛之適以害之」的結果。

美梨到底沒有看到這一點，這是她雖然辛苦掙扎，仁慈和愛，而不能避免的悲慘的結局的原因。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作者書中的主旨，但是這是一種可有的解釋，至少一個讀者是這樣的來解釋了。

彥仁先生是教育專家，不知以爲如何？我很感謝他，讓我先讀到約之女士譯的這本書，從她的清楚明快的譯文，我得到了一個有意味的新經驗。

西瀝

譯者序

我根本就沒有看過幾本西文小說。前年夏天，我和彥仁暑假內留在廣州，想找一種好法子來消磨那炎熱的天氣，他便介紹我看這本書，理由是這本書的內容和我所研究的教育科學頗有關係，同時文筆生動流利，看起來不費勁兒。起初我還沒有想到讀起來會那麼有趣，竟使我忘了那是七八月的天氣！

這本書原名 Mothers Cry 1930年在紐約 Harper and Brothers 書局出版，作者是 Helen Grace Carlisle 女士。她運用了她靈妙的手腕，把這篇可歌可泣的故事，用自述的體裁寫了出來，使我們讀的時候，格外覺得親切，恍惚書中的主人翁時而眉飛色舞，向我們訴述她的幸運；時而酸楚流涕，使我們對她的遭際，不禁深表同情。這故事的背景，雖然空間上是遠在地球的那一邊，時間上是從三十多年以前的事跡寫起，可是內容的鮮明活躍，打動讀者心靈的力量，却非常深刻！

我因為讀完以後印象很深，便想把它譯出來，彥仁也十分鼓勵我，幫助我解釋文字上

的疑難，先後費了七個月的工夫，我便把它譯好了，彥仁又幫我詳細校閱一番，親友們看見稿本的，多肯賜教，使我得益不少。尤以時昭瀛先生陳西澐先生凌叔華女士李儒勉先生舒新城先生熱心指正和贊助，使此書得以印行，更爲感激。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約之序於武昌

母心

一

母親想我學打字，我看很不容易，而且我還有點討厭打字機，因為那聲音太嘈雜了。我便問母親可否讓我到藍居利公司去。這時該公司正想添雇一位司帳目的女子，所以立刻雇用了我。母親似乎有點不高興，因為她覺得打字比較司帳要來得高尚些。可是我實在是沒有辦法，那打字機實在過於複雜，聲音也太討厭了，我相信我的指頭永遠打不正確。

我第一天，從藍居利公司回來，便對母親提到威廉士先生。他在絲綢部做事，絲綢部全體都是男店員，真是有點兒滑稽，因為在別的部分却差不多全體都是女店員。同部做事的除了威廉士先生以外，都是一些年長的男子。我猜威廉士先生大約是三十五歲罷，我自己今年十八歲。他說他的父親也會在公司中服務，並且曾替藍居利先生在倫敦作事。不過在倫敦他們叫布匹部，名稱頗為奇怪。

一

一

我告訴母親說威廉士先生曾和我談話，他不但將帳單給我，催我快些算，而且問我不是喜歡這種工作。我回答他說我很喜歡，不過有點怕弄出錯誤。母親問我他是否漂亮？沒有鬍鬚？我點點頭。母親似乎很高興的樣子，叮囑我以後好好待他，並且努力幫他做事。第二天，我出門時，母親給我兩個橘子，放在午餐其中，叫我分一個給威廉士先生，可是那天他終日沒有和我談話，所以那個橘子我仍舊給帶回家了。母親說沒有給他也不要緊。

第二天早晨，威廉士先生又站在我的桌前和我談話。他稱讚我的衣裳美麗。我們在公司裏都是穿黑色的衣，鑲上一條白的領子。我告訴他這件衣的邊緣和抽絲等等都是自己做的。他說我的本領真是不錯。我害羞的了不得，滿臉漲得通紅。後來有位顧客來了，他才走開。但是一會兒沒有什麼顧客了，他又跑來和我攀談。他說現在古巴那兒，西班牙和美國有戰爭，西班牙怎樣欺侮我們的兵士，我們又怎樣報服他們。他問我會不會唱最近的戰歌？我說不會。他就輕輕地唱道：「杜威帶船直上馬尼刺，看見西班牙人坐在小船上，他一碰沖得他們七零八落。」他唱得那麼輕細，除我以外沒有別人能夠聽到。他說他想去從軍，不過現在戰事快結束了。

當他走了以後，同事的芬莉笑我，說威廉士先生是我的戀人。我說我還太幼稚了不配有戀人，不過我喜歡威廉士先生，他真是我理想的人物，如此的漂亮！和藹！穿上這黑色的衣和有條紋的長褲真是如何的修美呵！芬莉忍不住笑了並且說我浪漫。我極力否認，並且告訴她說有理想的人物是一件很有味道的事。

第二天，母親放了一些烤餅在我的午餐盒中，她說我可以送一個給威廉士先生，所以在我用午餐時，我便取出了一個送到威廉士先生面前，我問他愛不愛吃？並且說明是我母親做的。他說很好！於是我便趕快走回自己的座位。因為我驟然感覺太冒昧了，同時有一點兒害怕。

現在想起來實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當日爲一件如此小的事情竟會害怕！尤其是想到後來但利坐電椅時，我還毫無所動於中呢！當日我真是一事不知，可是現在我的閱歷也並不多，從當日我給傅南烤餅之日起直到現在但利已死於電椅上止，在此三十年中我又何嘗懂得了什麼！

此後威廉士先生將賬單交給我時，順便常送一些小糖球給我。我看他的舉動很有味

道，不過我覺得不十分妥當，因為那糖面常常有印好的字，如「小甜心」哪，「我愛你」哪，等等，我老是將牠吃去一部分讓字跡泯滅了再擱在桌上，使傅南看不見上面的字跡，便可以知道我是覺得他太大膽了。

有一天，當我們將走出藍居利公司時，威廉士先生跑來問我可否一同到電車站去。我允許了他，他便和我並肩同行，並且問我是否許他來我家中看望我。我說要問過母親。後來母親說當然可以的。我想我做一位司帳的女子並不算一件笨事，因為有時一個女子在商店中做做店員還比較在機關上做書記的機會要來得多些哩！

我告訴威廉士先生星期三他可以來我家中晚餐。我把這事情講給芬莉聽，不想她聽了竟成日在吃吃發笑。

星期三那天，我回家比較早些，母親叫我穿了一件藍色的衣裳，那衣袖很寬大，領沿上繡了一串小小的玫瑰花。是我唯一的美麗衣裳。我平日穿牠的時候很少，因為我不大赴宴會，我認識的朋友太少了！

母親預備了一頓很豐盛的晚餐，我做了派（pie，一種硬皮點心）上的花，因為母親

說我做得比她好，同時可以誇示威廉士先生說是我的本領，占美幫我們調製冰淇淋，他早先用了晚餐，因為我們恐怕他在餐桌上亂說，他還祇有十三歲呢！我在威廉士先生快來時剛好捲妥我的頭髮，所以很是妥貼美麗。我又請求父親不要脫掉他的外衣。

威廉士先生來了，他捧了一束鮮花——在公司裏買的——放在桌子中央，非常豔麗動人。晚餐吃得很舒服，威廉士先生除了捲心菜之外，他都十分喜歡。母親未免着急，我便趁着廚下幫她準備冰淇淋和派時，告訴她說他吃了很多別的東西，別着急罷！母親對威廉士先生說派是我做的，他說那簡直了不得——不過他的談吐非常文雅，他用的是「令人驚佩」幾個字。——因為近來一般女子從不談到家政一項，覺得從事家務是一件可羞的事，其實假若女子都跑到辦公室去而忽略了烹調的技術，家庭將來還有什麼希望。他說他很喜歡見到有一個女子能明白辦公室的生活不過是暫時的，而家庭生活才是永久的。最後他又說這是婦女的分內事。我看威廉士先生講話彷彿是一本書一般，而母親却頻頻頷首，可見她都同意。父親沒說多少話，我估量他是因為穿了外衣不大舒服。有一次他剛說到大概羅斯福會要做省長，威廉士先生接口道：彷彿是那樣子。母親忙說，最好不要談論政治罷，

她不喜歡政治，她而且說我也不喜歡政治，祇不知道威廉士先生的意見怎樣，她說她前天還聽說在西方某處女子有選舉權，不過照她個人看來，她的煮飯縫衣已經够忙了，大可不_要管這些閒事。

母親告訴威廉士先生說我常常幫助她洗碗碟，可是今晚當然不需要我幫她。所以當母親去洗滌杯盤時，我便和威廉士先生走進客廳。母親叫我為威廉士先生奏歌一曲，她說他一定喜歡聽的。威廉士先生表示他的確很喜歡，我不覺害羞。他叫我不要怕，因為他對於鋼琴一點也不懂，決不會知道我的錯誤，不過他是很喜歡音樂的。母親走開後，我奏了一曲 Maiden's Prayer。威廉士先生很安靜的坐着，奏完後他問我還有什麼調子？我又奏了一曲 Hearts and Flowers。他便起立為我翻樂譜，他站得很貼近我，我可以碰着他的身體，以前從來沒有靠得這樣近。我彈到曲的中間時，他的手，碰落了琴上的綠色絲巾。他問我這絲巾是誰做的？我說是我親自做的。他說真做得精巧。我說我頂喜歡這上面繡的玫瑰花，我告訴他我怎樣把這邊緣上的小絲球縫上去的。他說我真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如是我們將這絲巾放回原處，並用凱特姨母的一張紅絲絨畫壓在上面，不讓她掉下來，可是那東西又

發出一種可笑的嘈吵聲音，我便停止彈弄而將牠放開了。最後我還是奏完了一隻曲。威廉士先生問我還有嗎？實在我是保留了一曲最複雜最困難的調子名 The poet and peasant，我便很小心的彈奏起來，還好！祇錯了兩點，真是我奏此曲奏得最好的一次了，因為我十分努力想使他高興。我敢說威廉士先生實在是我理想的人，他是如此的漂亮！和藹！而且談吐風雅！他這樣緊貼着我站着，我真是快樂極了！除了這些曲子以外，我再知道的便是幾個很淺顯的，彈起來沒有什麼意思了。所以我便跑到沙發上坐下，威廉士先生也走來坐在我身旁，我有些害羞，但是他却很可愛的笑了！他和我談到我個人，我告訴他我們住在這兒很久了，屋子並不算壞，不過母親終日埋怨，因為第三街轉角的高架電車十分吵鬧。我却很喜歡這兒，因為隔中央公園不遠，威廉士先生問我星期日可否和他去中央公園划船？我說若是母親許可的話，我是十分高興的。我們又談了一會，我告訴他我在十六歲時畢業於公立學校，我在校時雖然沒有留級可是並不大聰明。我常常都是很安靜的，所以同學們喜歡和我們開頑笑，我也無可如何，因為我異常膽小。威廉士先生說我需要一位強壯的人來保護。我說真是！其實我心中却想到要有一位如威廉士先生這樣的人才好，因為他年長許多，

又在絲綢部十分有經驗，人品又如此修美！我告訴他我畢業後便在家中幫助母親處理家務，所以我對於縫紉和家事懂得很多，因為母親實在是非常能幹的。我又告訴他母親擔心我成日坐在家中不容易遇到相當的人，所以我們討論之下，她主張我到外面做做事，這樣我便到藍居利公司來了！

驟然威廉士先生握着我的手說：呵！奈小姐！你的手真是嬌小可愛！我知道我的臉又紅起來了！你的頭髮真美！不是純棕色也不是純金色。你的眼睛更可愛！我最愛藍色的眼睛！我很吃驚他說這些話，因此我便答道：我真沒有想到你會這樣講！他說：對着一朵這樣嬌美的花，怎麼不應當稱贊一番呢？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他忍不住笑了說：他的意思是我們應在人們未死之前，對他們說好聽的話，不應等已死之後。我也忍不住笑了。但是我不喜歡他說到死字，因為我太快樂了！

威廉士先生老是握着我的手，我感覺潤潤濕濕地不大舒服，但是我不知道要怎樣鬆出我的手來。後來他又將我的手貼在他的襯衫面前，並且說：你許我叫你美梨嗎？我點點頭，他說那樣你也得叫我傅南。我說：呵！那我可不敢。因為他比我年長得多，卓越得多。他笑着說

不妨試一試。我果然叫他傅南，但是一下又忘了，仍舊叫他威廉士先生。已經晚上十點鐘了，母親走進來，威廉士先生說，他想他應當要告辭了。他向各人道別後，我送他到門口，他和我握手道晚安，並且說他過了一個很可愛的晚間。

那天晚上我很難入睡，我想威廉士先生真是我的初戀，不像鄰近這一帶的男孩子，都是那樣粗野，祇會拿我開玩笑。我非常興奮，想到明兒整天在公司裏會看見他，是多麼有味道呵！我想像到他怎樣賣絲綢給一些美婦人，我怎樣在旁邊看着他，心中怎樣想對她們說：呵！夫人！他昨晚叫我美梨哩！一切似乎都很神秘的樣子，我彷彿過的是雙重的生活。

第二天，我在公司裏將一切都告訴了芬莉，她格格地笑過不歇，我想事情一定要被她弄糟了。我以為這是很重要的事，她不應那麼地拿作取笑。當威廉士先生送發票來我桌前時，有一位顧客同來，我若無其事，將錢找給他。不過威廉士先生和我彼此互相注視，我們彼此心中明白罷了！可是後來芬莉用她的腳，在桌下觸我，使我忍不住想笑，而秘密終於洩露了。我真是太興奮！我覺得似乎有重大的事情發生了而又還沒有完全發生，我整天都是歡樂地，高興地，彷彿我是世界上最幸運的女孩！我從沒有做過什麼事得過如此的幸福！

所以當晚我回家時，我想我應當做點什麼表示我的歡樂才好，我決定將裙的邊緣換一條，我常常討厭去做牠，因為換的時候，我不免要去拆那條舊的，而舊的在上街時實在弄得太髒了，現在因為想到我是威廉士先生的朋友了，所以必須有一條鮮潔的邊緣在我的衣裳上，而且我決定以後要特別小心提高我的衣裳，不讓牠再染污泥。

二

星期日午後威廉士先生如約來我家中，我們一道上中央公園，天氣熱極了，我不願意去看動物，但是威廉士先生却給我一本書，裏面都是動物的圖畫，他在封面上寫着：「給美梨，我們可否永遠爲友，這些將使你永遠留下快樂的記憶。」雖然用鉛筆，字跡真寫得精美！簡直如同鋼筆寫的一樣有粗有細。日後但利在電椅上死了，我清理樓角預備搬家時，會再度發現這本動物畫片的書。

我們到湖中划船，可是我又有點兒害怕，在湖邊有一處我們看見了一隻鴨伏在巢上，威廉士先生問我什麼時候我也想要有一個巢，使我臉子羞得紅紅地熱熱地，我們划了一

會便讓這隻小船自己去漂蕩。威廉士先生說：美梨！你真是可人呵！我心中很想講他是怎樣的漂亮，但是我不知道應當怎樣講。

我恐怕我們會趕不上晚飯的時候，但是威廉士先生說在我們沒有回家之前，一定要繞着公園裏散步一周，所以我們便慢慢向前走，他將我的手放在他的手上，撫摩着我的手指——沒有手套掩住的地方，我感到他的手臂很強壯，我突然地告訴他我怎樣覺得他的手臂有力。我很高興我是這樣說了，因為他聽了非常安慰，他說他喜歡我，因為我是如此的膽小害怕！我想他真是一位君子，不似我家鄰近的男孩，一味說我是膽小如貓！我希望當我與威廉士先生回家時，他們會站在附近，好讓他們看見我和他並肩同行，因為他真是偉大漂亮呵！

威廉士先生說：美梨！一點也不錯，強壯的男子應當保護膽小而害怕的女子，所以你可以常常依傍着我。

果然如我所希望的，當我們回去時，兩個鄰近的男孩正站在那兒，他們是如何的渺小而年輕呵！他們的衣服和威廉士先生的漂亮衣服來比較一下真是可笑！我心中非常驕傲

而且快樂！

我們用了一頓冷的晚餐，因為是星期日。晚餐後威廉士先生請我讓他獨自和母親在一塊，因為他有一點秘密要和母親談談。所以我便收了杯盤去洗，讓母親和他可以在客廳討論秘密問題。一會兒他們也走到廚下來，兩人都含着微笑，似乎很欣慰的樣子！

第二個星期日，我們同到孔雷島遊藝場，頑得很有味道，可是威廉士先生笑我，因為我不敢坐腳踏車，他說我決不會受傷的，因為女子的腳踏車後輪上有一個網，衣服不致被拖住，但是我仍舊不敢嘗試。他祇得獨自租了一輛坐了一會，我坐在旁邊凳上望着他，他說：一個人坐車實在沒有趣味，請我和他同坐雙人腳踏車。我忙說：呵！不行！請你不要叫我坐！後來他在歸途中一邊笑一邊唱道：我沒有錢買馬車，你坐在兩人坐的腳踏車上真好看，老是勸我試試。

在公司裏整天都是歡樂的。威廉士先生開始用一種滑稽的方法寫短柬給我，本來在你扯下一頁發票之後，那簿上照例還留下了一片小小的紙，威廉士先生便在這小紙片上寫些字，等他送發票給我時，便順便放在我的桌上，彷彿是談話一般。他常寫的例如「現在

對我笑笑」「我是在想你」「你記得星期日嗎」等等，我一邊找錢給他，一邊裝出若無其事地彷彿他沒有寫什麼一樣。我想這樣真是很有味道，因為我們彼此常常裝作沒事人，而實際上是很要好的朋友！

芬莉將一切情形通通告訴了同樓的許多女友，以致她們常常取笑我，弄得我面紅耳熱。但是威廉士先生叫我別理她們，他說她們都是嫉妬我罷了！

下一個星期日威廉士先生來我家時，我便猜着了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因為他老在對母親使眼色——他以為我沒有注意。母親的嘴唇微動彷彿是問他什麼，他又擺擺頭彷彿是說：不錯！不錯！

當我們坐在客廳裏時，威廉士先生說：我要你閉着眼睛伸出手來。我覺得很希奇，因為平時一般人總是說：閉着你的眼睛，張開你的口。所以我便照他吩咐的做了，我覺得他放了一件東西在我的手指上，後來他說：好了！張開你的眼。我低頭看時我的手指上戴了一個約指。

這是一隻友誼的約指。威廉士先生說：表示我們永遠是好友，不過我希望有一天我們

不止是朋友而已。於是他握着我的手，吻着我的手。我心中實在忍耐不住了，我快樂得幾乎要流眼淚！我真有點傻！這約指是金的，有一顆金心，心中嵌着一顆紅寶石。威廉士先生說這是一顆棗晶，是屬你的生辰的，你母親前兒說給我聽了。因此我明白了他們前兒的秘密。

我立刻跑到母親跟前，眼中還含着淚，母親說：美梨，你現在是一個成年的女子了，不要再像孩子一樣，我猜你們現在可以說是很要好，對嗎？威廉士先生說：不錯。

是時候了，威廉士先生預備回家，他又吻着我的手，後來我自己也吻着自己的手，並且自言自語的說：我是有了人了！我是有了人了！那天晚上，我不能入睡，因為我太快樂了！太興奮了！我想我真是世界上最幸運最快樂的男孩！

三

我們有了六個月的友誼，公司裏所有的女友都知道了，她們取笑我而且對我說一些話，許多我都不能明白她們的意思。芬莉是其中最壞的一個，我對於她任何事都不隱瞞，因為我喜歡講給她聽，我曾請她守秘密，但是她通通給宣傳了。每星期三威廉士先生照例給

我一盒糖菓，我照例留下一些給芬莉。星期四午餐時用。在夏天裏，威廉士先生照例每星期日送鮮花給我，我星期一必帶一朵給芬莉。我開始在威廉士先生送我的每一束花之中拿一朵壓起來，但是不久一本大字典就給放滿了。爸爸叫我不要這樣，因為書頁都給染污漬了，所以我便挑出一些用紗紙包起來擱在抽屜中。

我們是這樣要好很有趣味，因此我常有人陪我出去頑耍。有一次我們到一個大廳聽人演講，內容全是關於非洲的事，他有一盞幻燈和許多稀有的照片，着了顏色，看去如真的一樣，有些動物很美麗，但是我不喜歡那兒的居民的照片，因為他們都是一些很怪異的人，赤裸裸的一絲不掛。有一次我們同在中央公園打克羅開球（Croquet）。又有一次他請我看一個小歌劇，劇名皮爾斯，內容頗為滑稽。但是我從不敢試坐脚踏車。威廉士先生說：我祇要肯和他共坐雙人脚踏車，便是一個十全的人兒了，因為坐脚踏車味道頂大。但是我做不到，因為我太膽小。母親會說她可以為我製一條特別的裙子乘車；威廉士先生聽了忙答道：好極了，我們還可用了冬日去滑冰，製短一點，不要讓裙子纏腳。母親說：可在短裙的邊緣上飾以小鉛塊讓牠垂在脚蹠上。可是我叫起來說：呵呀！請別這樣罷！他們才不勉強。這次可說

是我與威廉士先生之間唯一的衝突，我們平時友誼很篤的。有一次我們坐高架電車一直到了末站才下車，走到樹林中散步，在一個農家休息，吃牛奶和烤餅。後來布朗克斯公園裏開設了一個動物院，我們又去過兩次，因為那兒比較中央公園潔淨幽雅，而且還有一塊地方讓你在水上頑耍，遊人也很少，因此我們可以很安靜而親熱的談話。漸漸地我祇叫傅南了，而且有時會不加思索很自然地叫出來。

傅南在任何方面都很完美，待我老是和謁親密地。父親有時邀他去街口喝啤酒，他說：他不管人家怎樣，在他個人是不喝的。有時父親獨自去喝時，傅南便拍着他的背說：老爹：痛快地醉一頓罷！傅南愛吸雪茄和打彈子，也喜歡各種遊戲。他說希望我也喜歡。他加入了一個俱樂部，在城中有兩間房子，他們常打乒乓球，他教我在飯桌上學習，我覺得很滑稽。他們也打紙牌，但是不算錢的——至少多數人是不算錢的。

母親說：我們的交誼這樣親密，我應當自視爲一個已成年的女子。她給我買了一頂美麗的帽，帽上有三片羽毛和一個大結，裏面裝有鐵絲使結子可以豎起來。母親又教我如何將髮髻梳得高高地，讓帽兒能夠雅緻地聳在上面。她又給我一把印了許多小花朵的小梳。

傅南送我兩枝漂亮的押髮針，針尾有小的雀兒。母親又給我製了一件新衣裳，裙子拼了八塊三角形的布，衣領很高，我不大喜歡這種領，因為裏面所襯的硬片弄得頸子很不舒服，而且幾乎每天要更換領圍上的花邊。我整天覺得任何事情都是不可思議的。我是如何的快樂呵！我希望永遠都是這樣！

四

十二月了！我們在公司裏真忙！整天都是成羣的顧客，每晚要工作到十點鐘。傅南全沒有閒工夫和我談話，祇對我說：奈小姐！你可否快點找錢，顧客在等候哩。我也祇回答說：是的！威廉士先生。我總是將他的發票最先算好。有一天，鋪面監督和一位顧客一同走來我跟前，他說：這位夫人講她已經等了二十分鐘，爲什麼她買的貨物和找她的錢還不拿來？我說：我很抱歉，我是盡力在做。當時恰好傅南走過我的桌前，這位顧客便告訴監督說：這位便是經手和我買東西的。我心中明白我不會有傅南的發票留下，因為我總是儘先辦妥他的了，所以我說我沒有收她的發票。她於是很生氣，監督便查問傅南。傅南說：他的確交了發票，並且

將錢一塊兒擱在我的桌上了，是一張五元紙幣，所買貨物值四元六角三分。我便四下裏找尋，監督怒視着我，顧客說出各種怨言，我幾乎急得要哭了，因為我的桌上又堆滿了別的發票，人人都在瞪着眼望着我。傅南見我這樣，便靠近我的桌子，裝作在找尋發票一般，低聲對我說：美梨！不要哭！我來想辦法。如是他轉身向顧客和監督說：也許是他忘了在他的桌上，待他回頭去找找。一會兒他轉來了，口中說：我很抱歉，這都是我的錯誤，因為我果然忘了在我的桌上。於是他便將發票和五塊錢給我，他又再向這位夫人說：他很抱歉，但是因為聖誕節購貨物的踴躍，所以使他有時忘了。監督厲聲斥責傅南，傅南退去，我將數目找清，以為那事情完結了。

但是那天晚上，我清理桌子，將牠拖起離開牆壁去掃裏面時，發現有件東西掉在地上，我拾起一看，原來便是一張四元六角三分的發票和一張五元的鈔票，我呆了一陣，心中才恍然大悟，眼淚禁不住直流下來，因為我感到傅南真是一位君子，我真是萬萬够不上做他的朋友！他爲了我把過錯拿到自己身上，而且自己墊出錢來，我真是永遠也忘不了他的舉動呵！

因爲太晚了，傅南每晚都等我送我回家，我決定等到臨別時才對他說明關於發票的事，但是一路上我差不多說不出什麼話，因爲我老在想傅南真是如何的高尚！恰如書中所描寫的人。我不如將這件事寫信告訴李白夫人，讓她著到書中去罷！我想傅南真是我理想的人兒呵！傅南在途中也沒有說多少話，他似乎有些疲倦，不知他是否在想他所做的事以及他爲我出的五塊錢。

十點鐘後屋內走廊上的電燈照例熄滅了，我們道別的時候，四圍常是黑漆漆地，今晚傅南又和平日一樣握住我的手吻着，並且說：美梨！我愛！晚安！但是我不鬆回我的手，我告訴他，我怎樣找着了發票，我打開錢夾還他五塊錢，我想大概因爲黑漆漆的緣故罷，我竟敢對他說：我怎樣想到他的偉大舉動！可愛的舉動！他真是我理想的人！我說話時聲音很低，因爲屋中的人都已入睡，四周漆黑地！恬靜地！傅南回答說：他願爲我赴湯蹈火做世界上任何事！情！而我不意地他驟然緊緊地抱着我吻着我的頰說：美梨！你願意做我的妻嗎？你願意和我結婚嗎？美梨！我心中立刻想到在聖誕節那天訂婚，舉行一個「定婚」和「聖誕」的雙重慶祝，該多麼完滿有趣！我輕聲允許了他。他捧着我的臉，吻着我的眼，我的頰，很溫柔地對

我說：美梨！我的世界中只有你；你是我的一切！我說：傅南！我的世界中也祇有你！他說：美梨！我真愛你！你也要講你真愛我。我果然說傅南：我真愛你！他又吻着我，我覺得被他吻是很甜蜜有味的！他說：我們現在是訂婚了！我告訴他我的思想在聖誕日開一個訂婚的大慶祝會。他十分贊成，且說在會中他將給我一個訂婚的約指。我想問他是否指一隻鑲有鑽石的真訂婚約指，可是我不敢問。他又吻我並且要我吻他，我照他講的做了，彼此道別後，他一逕回去，當晚天正下雪，我癡癡地站在樓下走廊門口，大約站了一分鐘，在煤氣的街燈下，看那雪是下得多麼柔輕輕鬆！我自己也和雪一樣地軟綿綿地！快快樂樂地！

母親和平日一樣的在樓上等我，當我吃麵包火腿和牛奶時，我將定婚的消息告訴她。她快樂極了，竟至流了一點眼淚。母親當很快樂時常會流一點眼淚，我也是一樣。她說她今晚特別高興聽這件好消息，因為凱特姨母的女兒格西是與一個音樂學校的伶人私奔了，她很喜歡我不是格西那樣的人。她說：凱特姨母自己也是很浪漫的，關於這些事情我都太年輕了，沒法子明白，但是不明白還比較好些。她又說：即使凱特姨母是她的親姊妹，她還是要說她們是有其母必有其女。母親又吩咐我——不要將格西的事告訴父親，因為每當父

親要到街口喝酒而和母親爭執時，父親老是提到這一類的事。母親又說父親的家族中並不是完全沒有這一類無聊的人，例如他的叔父，便是騙了他合股的人的錢和車子逃匿了，不過我提起這些事情時，你父親更要怒氣沖沖地拼命去街口喝酒。母親又說；傅南必定是一位好丈夫，照他今日的情形推測。

那晚我很疲倦，因為工作辛苦又加以十分興奮，我完全沒有閒情想什麼事情便睡熟了。有時晚間我頂愛躺在床上想像我們將來的美滿生活，我想自己應當怎樣做傅南的好妻子，只要我能做到他的好妻子時，我就夠快樂了！真的！我確實永遠是傅南的好妻子呵！他不老是這樣說嗎？直到他臨死的那天早晨還是這樣說。但是，雖然如此，我們還是有一個但利這樣的小孩！

我們立刻開始籌備慶祝的典禮，我請了所有同樓做事的女伴。威廉士先生請了他同部的幾位男友和他們俱樂部中的幾位男友。母親請了莎娜姨母和她的表妹白莎麗芝，因為麗芝的兒子能奏凡阿林。她還請了我的叔父威廉，因為威廉叔父是一位營造師，很為富足。母親說：他即使不來參與，也必定有很好的禮物送給我。我們自然還請了凱特姨母。我們

租了許多帆布椅並且預備了整個聖誕節日吃的東西，有夾肉麵包和三種蛋糕——白色的，巧克力色的，粉紅色的。占美幫我們搖冰淇淋，我們又製了大層糕。房內滿飾着松枝和冬青，碗櫃上也飾滿了，桌上加了木板使牠寬大，上面鋪着紅色綠色的皺紙，當我們搬出各種食物時，覺得異常鮮明美觀。母親用紅糖和茴香燒了一隻火腿，以外我們還有酸菜，栗子，葡萄乾，橘子和蘋果，父親製菓子汁，滲了兩瓶酒在裏面，母親說是聖誕節日，讓他去喝一點罷！母親又說：我們需要梅子布丁，於是她便做了一個很大的，蒸了一整天，廚中噴出很香的味道！父親又灑了一瓶白蘭地，在上面，並且引燃牠，他說：這是他們在歐洲時的老方法。母親說：父親最喜歡用在歐洲時的老方法，尤其是在酒一方面。但是父親到底好，所有啤酒都是他自己出錢買的。

在客廳內我們本來擺設了一株聖誕樹，但是後來因為要跳舞，便將牠移出去了，當我們移動牠時，碰碎了上面一些飾物。我炸了一些糖玉蜀黍，母親和占美又把牠浸在楊梅汁裏面，使牠有些帶紅色，然後再穿起掛在樹上。呵！一切都是很有味道的！很熱烈的！

來賓一到，都不約而同的叫起來，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如此的美豔！人人都說：真是好

看極了！我們排開桌椅陳設禮物。我站在那兒，解開各人所贈的禮物，彷彿機器一般。威廉叔父沒有來，但是如母親所預料的送了一份禮物，在我看來，要算最漂亮的一份了，是一件用玻璃製成的圓形東西，邊緣上鑲滿了銀，還有一個玻璃水壺和六隻玻璃杯，也是鑲了銀邊的。凱特姨母說：那都是銀線的細工。此外我還得到很多可愛的東西，有一個孔雀毛製成的相框。一盞最新式的煤氣燈，燈的形式和油燈一樣，但是不必裝油，只要接在煤氣管上便行了。燈上有兩個大圓罩，罩上滿繪着花草。還有一套六個紅花金邊的杯和碟。還有一隻剃鬚的杯，是公司中同事的女友送的，上面印了「父親」兩個金字，大家見了都笑起來說她未免送得太早了。還有一隻鍍銀的盤子，上面有攔糖和牛奶的杯。還有一個很美麗的繡花枕套，是另一位女友送的，上面繡的是一面飄揚的國旗，旗下繡着我們依靠上帝幾個字。還有三張格言，其中兩張都是寫的「主佑我家」，不過字體和花紋各不相同。凱特姨母送我一座八音鐘，我們讓牠奏了許久樂，但是牠只有五個曲子，所以一會兒便聽厭了。還有人送我像相框的報夾。還有人送我兩套畫片，一套是兩張吉布生畫；一套是兩張繪着小孩的，為臥室懸掛之用。還有人送我配着金框的畫片，畫中為樹林野景。還有綠絨的相片簿。兩個煙盤。

我很快樂，彷彿在神話中一般。我以為世界上不會有再快樂的事了。但是事實上我還有更快樂的時候，因為最好的還沒有來呢！

吉瑞——他是傅南最好的朋友——說：現在請各位清靜一點，因為傅南要把他的禮物送給我們可愛的美梨了。於是大家都含笑立刻安靜下來。傅南由袋中取出一個小小的紫色絨盒，打開牠，取出裏面的定婚約指，當着衆賓之前他給我帶在指上。那是一顆真的鑽石！我實在忍不住了，笑起來而且流了一點眼淚！各人都吻着我，傅南也吻着我。他們舉起我的手看着我的約指說：真是一隻漂亮極了的約指！的確不錯，那鑽石差不多有一開大，而且鑲得高高地，所以我帶手套時非除下牠不行。大家都在搶着說話，吵吵鬧鬧地說出很多好聽的話！我覺得我真是世界上最幸運的女孩！我實在愛傅南呵！我實在愛他！我實在愛他！

這個慶祝會非常熱鬧，我們做各種遊戲。當我們做郵局之戲時，我和傅南走進小廳中，他驟然吻我的嘴唇，這是第一次。傅南說：現在我們定婚了！當然不成問題！對嗎？有些來賓伸着頸子在門外窺看我們，傅南笑了並且對他們道：彼此一樣。引得他們都笑起來，後來我們大家都到飯廳內，大吃特吃！人人都說：從來沒有吃過這樣的美味，今兒真是飽餐一頓了！

猜他們確是吃飽了，因為等他們走開以後，桌上連碎屑都不易找着了！

於是我們將客廳弄乾淨，麗芝的兒子奏凡阿林一曲，曲名 *The Moth and The Flame* 公司裏一位女友奏鋼琴，並唱一隻新曲，名 *The Rosary* 音調非常淒婉。芬莉背一段很滑稽的故事，關於兒童慶祝會的。傅南的一位朋友帶了一個偶人，他假裝偶人會說話，但是我見他的嘴唇啓閉，我知道實在是他自己的講話，不過他假託是偶人，說出許多關於共和黨和民主黨的笑話。還有兩個女友，將一張被單掛起來，被單的背面放着一盞燈，於是將客廳內弄得黑漆漆地，他們就用手勢做出各種動物的有趣的形態，只偶然可分辨一點手的痕迹來。吉瑞又講了一個克遂打棒球的故事，繪影繪聲，十分出神，我不大懂他講的，但是所有的男人似乎都很愛聽，因為他們對於棒球都是內行。後來傅南吉瑞和另外兩個人一同唱歌，首先他們唱 *Juanita* 接着傅南獨唱 *Waltz Me Around Again Willie*，人人愛聽，他已經唱了這麼多，他們還要他唱，於是他又唱了 *Little Annie Rooney*，我歡喜得幾乎流淚，因為我以前絕不知道他的嗓子這樣好！接着大家又嚷着說：現在應當美梨彈琴了，於是我便坐下奏 *The Poet and Peasant*，大家鼓掌，我想我大概沒有弄錯多少，不過有

一段應彈得輕的，我却彈得很重，但是也許沒有人留意罷！

這時年齡較長的幾位回家去了，我們便多有點地方跳舞。麗芝的兒子奏凡阿林，公司裏的一位女友奏鋼琴，他們從沒有合奏過，但是結果異常好！我們跳華爾茲舞，吉瑞又指導我們怎樣跳德國式的，但是我頂愛Lancers。吉瑞便又告訴我們怎樣跳，弄得我們笑個不了，因為他忽然銳聲的叫，忽然又大聲的吼，而且還說了不少的笑話。我弄掉了髮釵，因為步伐太快了，不過很有趣。後來天晚了，年輕的也紛紛回家，忽然發現占美掛了一片 Mistletoe 在門上，看見了那東西的人，趕快捉住未看見的人接吻，並且叫他不要聲張。但是後來人人都知道了，便互相亂吻了一陣（譯者按：Mistletoe 係一種植物，西俗於聖誕節時，男女可立於其下任意接吻。）各人都穿上大衣，預備回家了。吉瑞却站在椅上表演說。他說他代表大家來說幾句話，他們今天是有生以來最快樂的一天，現在他們祝我們（傅南和我）有一個共同快樂的生活，因為他知道傅南是最完美的男子，而我又是最可愛最溫柔的女子，假若不是因為傅南捷足先得的話，他一定要向我求婚了。引得大家都笑起來。於是他又裝正經，接着說道：從來沒有見過人家的婚姻有我們這樣美滿的希望，而這場婚姻的

完美，只差了小孩了，真可以做大家的榜樣。於是大家都鼓掌歡呼。吉瑞又說：現在讓我們大家祝這對快樂的人兒有一個歡樂的聖誕節和新年，以及世界上一切幸福！於是大家又同聲歡呼快樂的聖誕節！彼此互相接吻，人人都很快樂，而我更是其中最快樂的一個。

客人都去了，只留下傅南一個，母親讓我們兩人相對，我謝謝他的約指，並告訴他我是怎樣的快樂。他說他也是一樣的快樂，並說：美梨！我當盡我的能力做你的好丈夫。我說：傅南我也當永遠盡力做你的好妻子，使你有一個完美的家庭。傅南再吻我的嘴唇，我們緊緊的偎抱着，默默無語。好一會兒，他說：晚安！我愛！我也說：晚安！但是他一定要我照樣說：晚安！我愛！我果然說了！

生！
那晚，我老睡不着，我不明白爲什麼會有這許多美麗的事情在我奈美梨的生活中發

五

星期日傅南來了，母親問他預備幾時結婚？他說：等過了新年後他會加薪俸，到五月或

六月舉行婚禮一定很有趣。我也以為做一個六月的新娘是很好看的。母親說：很好！這樣可以多有點時間準備一切衣飾和佈置屋子。她又說她可以給我們一百塊錢，這筆錢是她由我的薪金裏面節省下來的，所以實際上可說本是我的。傅南方面的開支太大了，這樣可以多少補充一些。傅南很感謝母親。後來我們擇定了六月五日的日子。母親又說：我想你們的結婚禮不必太奢華了，因為你們已經有了一個很盛大的定婚禮，最好將這筆錢省下來佈置你們的住宅，須知你們在婚禮中所耗費的決不能由賀禮中補得回來，一班人照例喜歡送些刻板的東西，有時你拿了簡直無用，除開他們肯送些鍋爐壺罐，而不送什麼餐布和小手巾等等。傅南說：真的！在婚禮中省下的錢足夠我們置辦屋子裏的地毯了。所以後來我們決定只到教堂中行婚禮，然後回家和母親一塊用餐。母親又說：我最好在四月辭去公司裏的職務，因為我可以幫助她做針線和準備一切。

傅南回去後，母親和我走去，看我的陪嫁箱子，因為我已經有些東西在那兒了。我有兩件襯衣是凱特姨母從尼亞加拉瀑布旅行回來時送給我的。還有一件洋紗製的睡衣，是我參加教堂中縫紉團體時自己做的。還有自製的各種各色花邊，有些是熨髮針的，有些是邊

帶，有些是線織的。母親說：最宜於鑲襯裙，睡衣，和短褲。還有一些刺繡品。還有一塊櫃頂布和
一塊圓桌布。還有兩個枕套都是粗麻布的，不過形狀彼此不同。

定婚後很有趣味，我們常常一同受人家邀請，大家都待我們好。傅南陪我到過許多地方。我們去看過一次話劇，劇名福爾摩斯偵探案由一個名吉勒鐵的人扮演，這是我第一次看話劇。其中沒有歌曲，我想或許我些微有點失望。我比較愛看小歌劇，因為其中有音樂。天氣慢慢溫暖了，傅南非常浪費，他租了一輛四輪馬車，我們坐了各處遊玩。傅南有時又取笑我說他要買一輛兩人坐的腳踏車。

到了我要離開公司的時候了，一班女朋友都依依不捨，我們在樓下開了一個會，她們送我一件粉紅色的睡衣，邊緣上鑲着白絨，非常精美。她們都說她們很羨慕我，又問我讓傅南獨自和她們在公司裏，放不放心！我說：當然放心，我相信傅南在何處都是一樣。於是她們都和我接吻道別，並且說：雖然我在公司裏是很靜默寡言的，但是我去了以後她們還是會感覺冷情了許多。她們又說：我實在是應當得到將來的一切好運氣的。我心中感覺淒然，因為我很喜歡藍居利公司。所有的女朋友都允許在我們婚後來看我。

此後我和母親忙了許多日子，我們整天在縫紉！縫紉！縫紉！我想我們永遠也縫不了所有的東西，因為母親多要用手縫。母親說：這樣比較精緻些，名貴些。此外還有許多邊緣要抽絲，所有被單枕套和廚中所用手巾等等都要用紅綫鎖邊，小手巾用藍線，同時所有的東西都要繡上一個名字，而威廉士這個威字真麻煩難做，我告訴母親我願所嫁的人是姓丁的，但是母親說：你已經够享福了！還有桌布和餐布要鎖邊和刺繡，還有我所有的衣裳，襯衫，短褲，底衫，和睡衣，襯裙等等。母親說：我這套嫁粧一定有許多女孩子羨慕。芬莉有時和公司中的女朋友來看我，她們幫我做，她們覺得我的東西真是好得了不得！

我們請一個成衣來幫做外面的衣服。母親說：我必須有充分的衣服，使傅南在兩年之內不必爲我添製成衣。幫我做兩條裙和三件短襯衫，那是現在最時髦的，衣上有高的領子，但是衣袖不似以前的鼓起來。此外我們還買了一套製好的衣裳，價值頗貴，花了十一元。母親說：現在買一套已製好的還比較值得些，因爲在家裏縫製時，所費也差不多。我們還買了兩雙長統靴，有一排扣子，很是雅緻。還買了許多襪。母親買了六雙絲的，六雙紗的。所有的東西，都在藍居利公司買的，一律九折，都十分美觀。

傅南問我爲什麼買這許多東西，我便告訴他，母親的意思要我在兩年之內不必向他拿錢買衣裳。傅南笑着說：他所有的東西也就是我的，他祇想他很富裕，讓他能爲我買我所需要的世界上任何東西。

五月半時，母親傅南和我三個一同去買傢具，買了一些很好的東西。又租定了一層樓房，距母親家裏祇有一條街，房東允許讓我們立刻搬東西進去佈置。我們買了一套木器放在客廳上，都是桃花心木所製，有綠絲絨的墊子，共計三件，一張睡椅，一張搖椅，一張靠椅。母親並把她的鋼琴送給我們。運氣很好！琴上所罩的絲巾也是綠色，所以恰好調和。在客廳的中央，我們擺了一張圓桌，桌上放一本綠絲絨的相片簿。我又做了一塊綠色絲巾，擱在壁爐的橫板上，使牠和鋼琴上的相配合，但是我很費了些時候去做那些同樣的小圓球。在橫板上我們擺了兩個很可愛的花瓶，中間還擺了一口鐘。這廳中一切的窗門也都是桃花心木的。我們將牆上也糊了綠色的表牆紙，上面有些淺綠的花朵。我們的寢室和客廳是相連的，所以我們用一塊綠絨的帷幔隔在中間。當我們再鋪上綠色的地毯時，這客廳，真美麗極了。那塊地毯是傅南挑選的，顏色鮮明，因爲上面有些大朵的淺紅色的花。我想誰也沒有我們

這樣好的客廳，至少在新家庭起始時是沒有的。當我們掛起我們所有的畫片，並用一隻玻璃盒擺設我們的裝飾品時，那簡直是不能再漂亮了！

寢室內，我們買了一張大銅床和一張梳妝台，在台面的一邊我放了我的銀梳和髮刷，那是我聖誕節得的禮物；另一邊放了傅南的，他的一套是我特爲他買的，使和我的配合。

飯廳也很漂亮，祇可惜我們暫時沒有充足的錢去買一塊地毯。傅南說我們將來一定要買的。我們有一張好方桌和五張椅，還有一張金橡木的靠椅，一個很大的碗櫃和一個磁器櫃。我們又買了一張黑皮椅，讓傅南在晚飯後，當我洗滌一切時，可以躺下休息。此外還買了一些玻璃杯，杯底有樹膠的托，拿牠擺在碗櫃中，很爲精巧。磁器櫃中便擺了盤碟和茶具，也很雅緻。祇是地板非常難看，我說我們好不好在別處省下一點買一塊漆布鋪上。母親非常贊成，我們便是這樣辦了。那塊漆布形式很好，完全櫻色，有些大花朵，看去和地毯一樣漂亮，而且容易弄乾淨。我們計算明年一定有一塊新地毯。

我很想有一個好廚房，後來我很快樂，我真把牠佈置得那樣好！因爲我覺得坐在飯廳吃飯有點傻氣，而且加添許多額外的麻煩，所以我和傅南便決定在廚房吃飯，可以比較隨

意些，親切些。到了冬日，廚房更比較溫暖而舒服。我買了些花紙糊在櫃上，地面鋪了漆布，爐子擦得雪亮！你真可以坐在這兒吃飯咧！什麼都是乾乾淨淨地！我還做了窗簾！又用白色的漆布將洗東西的盆蓋上，又用白漆布鋪在廚房桌上。

要做的事情真多，我想我實在做不完，我要找一個工人幫我釘一條繩曬衣裳。還要一個有木柄的新式熨斗——柄可以隨時除下的，不要那種舊式的一片的。還要一個盒子，擱在廚房窗上，裝食品以及各種東西。還要一塊洗衣板，一口燒水鍋，和熨衣板。還要水壺，淺鍋，漏瓢，作麵板，起麵棍，和一套裝穀類及香料的罐。種種零碎事情真使我倦極了！

終於六月五日到了！我穿了一件白衣，披上白紗。傅南穿了一套新製的藏青衣裳，戴一頂新的常禮帽，他的樣兒非常漂亮，許多朋友都到了教堂裏，但是後來祇留下家屬到母親那兒聚餐，好在大家都不見怪。當我們坐車回家時，他們都向我們擲米，向我們笑。許多小孩站在路邊嬉嬉哈哈，因為他們在雪亮的車上，照見自己成了一幅可笑的样子。有一個人走來趕開他們，但是我叫他讓他們照，我自己也立刻走出車來照我自己，見我不但變成短而肥，而且彎彎曲曲地，當我移動時，更變出各種可笑的樣子來，於是我忍不住也大笑特笑，我

向傅南要了一些錢給這些小孩，自己仍舊坐進車中，心中忽然想哭，因為我想到我現在是長大了！結婚了！我非常害怕，很想自己還是一個小女孩！我緊靠在傅南身上，傅南也緊靠着我，我們趕回母親處用晚餐，所有尊長都向我們指導一番，並叫傅南好好愛護我。後來我們觀着沒有人留意時，便回到我們自己的新家庭了。

六·

我對於結婚很喜歡，祇除開一件事，我猜我似乎已經想到會有這樣一件事發生，但是我並沒有十分去想。我們婚後一星期，母親對我說：也許她應當早告訴我關於結婚的一切，但是我說：不要囁嚅了。我都明白了！傅南對於這件事倒很溫和，不過他不大知道我是怎樣的驚奇！起初我時時記在心上，後來才漸漸好一點。祇是有一次傅南在吃飯時驟然要那樣，他很滑稽的注視着我，我們剛剛喝完湯，肉已經放在桌上，還有番薯，都是香噴噴地！熱騰騰地！而傅南驟然站起來說：美梨！我真愛你！於是他便站在我的後面和我是那樣的接吻，我覺得方寸紛亂，因為當我們再走回桌上時，肉和番薯都已冷了。將牠再弄熱時味道遠不及先

前好了！

但是對於婚後的其餘一切我都很喜歡，我早晨很高興的起床，當傅南穿衣時，早飯我已預備好了！我穿了粉紅色的睡衣和他並坐，他臨去時必和我接吻，我便清潔廚房，鋪床，洒掃，抹灰塵。我規定每星期一洗衣，星期二髮燙，星期三擦洗銀器，並將玻璃器浸在阿母尼亞水中洗濯。午餐祇我一人獨用，所以弄得很隨便。餐後我便上市場，我喜歡買傅南愛吃的東西，他愛吃什麼我很清楚。午後我沒有什麼做，便去看看母親或做點針線，一會兒便到了做晚飯的時候了，呵！那是如何的有味呵！當我聽見傅南走上樓時，我必定趕快抹乾手跑到門口，他一定便緊緊地抱住我。

有一件很奇怪的事發生了，我走去問母親關於這事的一切，是否與結婚有多少關係。母親含笑吻我說，我們要等一週或週餘才能斷定，但是我想你大概是將有一個小孩了。若你早晨感覺胃逆，那麼是一個很可靠的徵象。她說我最好在未確定之前不要告訴傅南。如此又過了幾週，有一天早晨，我正在預備傅南的早餐，忽然覺得不舒服，彷彿身體裏面的一切東西都翻上來了一般，我立刻躺下，事後我不禁流淚。傅南慌了說：是否他要去找醫生？我

說：不，這是因爲我將要有小孩子。傅南聽說立刻吻了我半天。我恐怕他會太去遲了，因此我催他說：不要再站在這兒了，快些去罷。他說：呵！美梨！我很不安，使你害病！但是你不久便會好的，我很高興，我們將有一個小孩。我心中其實也是一樣高興。當傅南去了以後，我已經恢復了。母親對傅南說：他可以在我未起床時之前，給我喝一點咖啡和別的東西。他果然照這樣做了許久，我起床時便不覺得那樣難過了，不過我不喜歡要傅南來服侍我。以後大約又過了一月，我早晨便全沒有什麼不舒服了。

將近新年了！這新年和以往的新年真是大不相同。人人都說我們要開始一個新世紀了！人人都看得很重要，似的，並且說：不知這未來的一世紀要有些什麼事情發生？我想若是在一九〇〇這樣簇新的新年誕生一個小孩不是很有趣的嗎？我的裙子漸漸覺得緊起來，襯衣也是一樣。套裙上的褶也全放開了，因爲我現在身體很龐大了。母親說：我現在應當去找醫生看看。我很高興，因爲心中實在是時常不舒服。醫生說我很健康，他教我喝蘇打，所以我以後便照他講的喝了不知多少！心中覺得較爲舒服，因爲蘇打能使腹內氣體吐出來。傅南說我終日像一座火山在噴氣。我覺得他不應這樣取笑。母親幫我製一件特別的衣裳穿

着，我時常要移動上面的紐扣讓牠寬大些。

傅南待我非常好，不讓我做任何笨重工作。在早晨他未去以前，他從地洞裏幫我拿起煤桶。他說我應當雇一個小孩，給他一點錢，叫他幫我提東西。他對我這樣精細，使我慚愧。他十分愛護我，常常跳起來幫我拿東西。但是他幫我洗杯碟，我却很喜歡，因為我整天都覺得十分疲倦。新年二月以後，我簡直不想動作，終日祇想躺下，或坐下。傅南爲我雇了一個波蘭女孩幫我料理屋子，因為我覺得身體很重。但是她是初學做事的，什麼事也不會做，做出來也不能如我所要的那樣乾淨。我終日注意自己身體的變化，心中很覺駭然，我遵照醫生所囑的做去，差不多時時喝蘇打。

我們又去找醫生，他說一定是個男孩。傅南笑我忽然想到幾月中我怎樣的忙於觀察自己，怎樣想到自己，我幾乎忘了這是一個小孩！一個人！我不知道要怎樣解釋，我時常祇想到一切新事情，如身體浮腫，腹的跳動，蘇打，隨時要上廁所，以及縫衣衫使小東西漂亮，而沒有想到是我將來身體之外的小孩！

一切都準備好了！例如醫生叫我弄乾淨所有衣服器皿，並在火上沸過。以及許多舊的

碎布和一切小孩用的東西——都是母親和我親自編的縫的鎖邊的。還有我親手鑲縫的三打尿布。我覺得自己就好像一它鉛塊。母親終日陪着我，以便有事發生時，她可以立刻下樓到藥店中用電話請醫生來。並且使人通知安荔，在我不能起床時，安荔可以來幫助我。當年母親生我和占美時，安荔都會幫助過母親。

有一天早晨，傅南剛剛離家後，我便覺得一陣強烈的腹痛，正如我吃了什麼不合腸胃的東西一樣。母親說：等一會看是不是不再痛。後來我覺得好了一點，便開始清檢東西，但是一會兒又是一陣劇痛，接着便又一陣一陣的痛起來，我心中害怕。於是母親請亨利克夫人下樓通電話給醫生。當她回頭來時，母親又請她去叫安荔。我不覺哭了！母親說，不要驚慌，這不是世界上生第一個孩子，以後你就會忘記了一切痛苦的。將近吃飯的時候，我簡直站不住了，祇好用兩足輪流跳動。我要求母親去叫傅南，但是母親說：在我們不需要傅南以前，不要叫他離開公司，因為他不能幫助我們。我實在想傅南回來呵！因為母親老叫我勇敢，而傅南卻不希望我勇敢，我想哭的時候，他常常讓我哭！

醫生立刻來了，他叫我立刻上床去。他說：一切都良好，大約一兩小時之內可以分娩。當

我聽說還要這樣久時，我很覺痛苦，因為我現在已經很受不住了，再過一兩點鐘，會成什麼樣子！但是立刻我就不能思索了，祇感到一陣陣的壓痛，覺得眼前一切東西都不是真的，自己是在一個從未到過的地方，所有的人都是陌生的。一陣陣強烈的腹痛！我祇有呻吟呼號，簡直不得事情完畢了！後來聽得有人說：傅南來了！我在紛擾之中，忽然想到自己是怎樣的難看！一切東西都是零亂的，自己一絲兒不掛！我很害羞，不要傅南看見我這樣血跡淋漓的！因此我大聲叫着說：讓他在外面等。正當此時，又是一陣更難受的劇烈的腹痛！我再叫着說：讓傅南出去，而孩子便誕生了！母親說是個男孩！真了不得！是個男孩！我說：給我看看！當我看見他時，心中發生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彷彿不相信似的，忙不住的向自己說：那是我的！他啼哭，他有紅髮，紅面龐，他的雙手緊握着而且舞動，他是在哭喊！我不禁笑了，他那種叫的樣子和發怒情形，使我好笑！他的誕生使我要笑！我真是非常快樂呵！醫生說，他是一個很好的健康孩子，等我們都弄乾淨了，我們當讓你那位性急的丈夫進來。我說：對對！對對！我們應當快點！讓傅南立刻看見他。

於是安荔洗了孩子，幫他穿衣，他立刻睡着了。她們又幫我洗抹，穿上我最漂亮的睡衣，

上面有六層珠邊和粉紅色的帶子。一切都弄好後，傅南便進來了。你猜得到嗎？他完全不去看嬰孩，却走來吻我的臉，我的手，我的頸。他說：你真能幹！我也覺得自己真了不得！竟做了一件這樣了不得的事。我叫他看孩子，傅南說：我們那裏來的紅頭髮？母親說：因為父親有一個紅頭髮的兄弟，便是那位騙錢逃跑了的。——母親說到這兒便不說了，另外講別的話。

傅南說：我們當叫他威廉士但利爾，如我們以前所說的假若他是個男孩的話（傅南的父親名但利爾。）我說很好！不過我會叫他但利真的！我整天都在自言自語說：但利！但利！但利！後來我覺得想睡，但是一會兒又醒了。我猜大約是吃晚飯的時候了，母親給我一些牛肉茶和梳打餅。她們將但利抱給我，起初他不會吃乳，不會含住，但是後來因為母親幫忙，安荔幫忙，我也幫忙，便得到了，而且吃得很好。我十分快樂，是一種與我以前所感到的完全不同的快樂。我覺得彷彿我做成功了什麼事情一樣——彷彿我做了一件十分特別，十分美麗，十分名貴的事情。所以當他吃乳時我老是望着他，心中不斷的想，我做出你！我做出你！我感覺如安琪兒一樣，以為世界上沒有什麼不好，而祇有好！快樂和愛！我覺得很得意！我更看重自己！他在繼續一口一口的吮吃，我想到明日我整天都有他，後日也是一樣，再後日也是

一樣……我喜歡得顫抖起來。後來他睡熟了，我很小心的照護他，所有我能想的事，便是這孩子是我做成的，我完全沒想到他可長成一個大人。

七·

從此生活較前困難，但是我並不在意。但利每晨六點鐘便吵我起床。等我餵完乳，幫他換好衣裳，便到了傅南上公司的時候了，他去了以後，我便給但利洗浴，浴後又要餵乳，餵乳後便去清潔房屋洗濯孩子的尿布和衣裳，接着自己吃飯，飯後又要餵乳，整天都是但利但利但利。不幸他又患腹痛，大概是我乳水太多的緣故罷，累得我整天抱住他，因為他哭個不歇，我將熱的東西放在他的腹上，輕輕拍着他的背，使他吐吐氣。有時他整夜哭鬧，傅南真好，他便抱起他走來走去使他安睡。有時遇着我在早晨六點鐘餵乳後又睡熟了時，傅南必定不驚醒我。自己下床生火並且弄早餐。

我努力盡我所能使傅南喜歡。我將他的衣裳都修補完整，洗濯乾淨。我做各種他愛吃的東西給他吃。因為我覺得傅南真是一個再好不過的丈夫。我想他大概也很快樂。

可是但利的麻煩真多！當我給他斷乳後，不得不另買別的東西給他吃，而醫生所指示我的那些東西，價錢都很貴。傅南說：他以後不吸雪茄了，俱樂部中有位朋友告訴他自製紙煙。他便買了一些紙，——都是製成了的小圓筒，有一半是硬的。另外買了一具有趣的小機器能將煙葉送進去。他又用他捲鬚鬚的小圓棍將煙葉塞緊，因為那形式大小恰好適合。

傅南素來很愛修飾，每星期日早晨我總是注視着他，因為我可以看出他有充分的時間修飾的快樂樣兒。他一早便開始，取出石來磨好剃刀，並且用一種特別的東西弄濕牠，然後再使力的磨。磨了許久後又取出磨刀的皮條來再磨，然後再在自己頭髮上試試，看是否够鋒利了。我想他做這種工夫，正如我幫孩子洗浴一樣，感到同等的樂趣。於是他又剪下一些小塊新聞紙，當他塗了肥皂在臉上後，便用剃刀去刮，將那刮下的許多肥皂團擱在紙上。傅南做事非常整齊清潔，那些小肥皂團總是很秩序地堆在那兒。然後他又弄熱那小圓鐵棍，塗上一些蠟，小心地將鬚鬚捲起來。弄好了便走來吻我。因為我有一次曾對他說：我喜歡在他捲好鬚鬚後吻他，因為那蠟上有香水，使他的唇邊特別溫潤滑膩。

我給孩子斷乳後，便是聖誕節來了。父親說現在我可以飲酒了。可是在聖誕節剛過去

幾星期，另一個新年正要開始時，我知道我又將有第二個孩子了。

一切都和從前一樣，祇是現在我的事情很忙，不能讓我自己生病。我很高興，我將但利出世時候的一切東西都留下來了，所以我可以少縫一點，但是我們因為要省下錢來找醫生，所以當我身體再變成笨重龐大的時候，我幾乎還是自己操作一切。但利現在已能行走，所以更爲困難，因爲我簡直不能一刻離開他，他常常去頑弄各樣東西，他將飯廳桌上的紅色桌布扯下來，以致打碎了上面擺設的菓子盤。他又愛走到煤炭中，我幾乎一天要幫他洗十幾次手。我想法將椅子圍起來讓他在圈中頑耍，可是他爬到椅上去，不小心摔下來了又要大哭，我又得用冷刀子去冰他額上的腫塊。

安梯在九月中誕生了，也和從前一樣地，我感到那種特別的感覺。彷彿是某次到我們教堂中來的主教所說的那種行善事後所得到的神秘感覺。真的！我正是感到那種味道。我又覺得我是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整天我都睡在床上，我想我從沒有比剛剛生了一個孩子更快樂的了。

我的工作當然更煩重了，但是我不在意。現在但利長大了，他不讓我時常抱他或者和

他親愛，可是新生的孩子却能讓我痛愛他，所以我常常用我的鼻子摩擦他的頭髮而且嗅他，當我嗅着他時，我總是如醉如癡的。傅南終日在說他們何時才能長大，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因為我從沒有想到他們將來是個大人，他們似乎永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永遠是屬於我的。我全部的時間就在幫他們做事，煮苡米水哪！用茶匙量這樣量那樣哪！當安悌還祇六個星期時，我不幸害了重傷風，所以祇得給他斷了乳，改用牛乳替代。我非常小心地一切用具都用沸水煮過，以致常常被熱東西燙傷了指頭。我為孩子們做任何事情時，我總是想到他們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從沒有想到他們是威廉士但利，或威廉士安悌。他們都祇是我的孩子罷了。我有時被他們累得要死，有時又愛他們愛得要死。

當安悌四個月時，我又懷孕了。起初我有點害怕，但是後來一想，傅南剛剛增加了薪俸，同時我還保留了許多孩子用的東西，嬰孩車也還可應用，祇是上面的布蓬被日光晒退了色，我想最好自己拿來染一下，並且補好上面的褶紋，因為有些已經裂開了。我打算將安悌放在但利的小牀上和他同睡，讓新嬰孩去睡安悌的網籃，我將網籃沿上加了一些新絲帶。臥房內擺滿了我們的大牀和小牀和網籃。但是在晚間我們照例將小牀和網籃移到客廳。

內，而將中間的帷幔扯開，客廳中放了牀是不美觀的，好在祇有晚間，沒有別人看見。

娟蓮在秋天出生了。我很喜歡，至少有了一個女孩！因為你可以給女孩做許多美麗的東西。我在美曼頓公司曾見過許多小女孩用的漂亮東西，我當時很不高興，因為我沒有一個女孩可以拿來裝扮，可是現在我可做得到了。一切應用的東西都和往日一樣，祇將但利用過的衣裳截去底下一塊，因為已經擦破了，同時醫生說這樣長的裙子小孩穿着太重，而且孩子的雙足應該讓他自由踢動，不可被這種長衣束縛。可是娟蓮因此便不及但利和安悌在小嬰孩時代穿起長長的衫子那樣可愛了。安悌現在也漸漸能走路，他有黑髮黑眼，不像家中任何人，這小東西面部的各種表情，似乎又與個個人都有些相像，父親取笑我說：他像某某賣雜貨的，母親聽了很生氣，責備他不應對我說些這樣的話。娟蓮極像我和我母親。她很安靜，整天躺着，或者自言自語，但是聲音不高，也不哭鬧。她似乎不必時時要我，傅南自她出世後，便愛得發了狂似的。我說他從此不要看我了，祇是整天娟蓮娟蓮好了。但是傅南說：他所以這樣愛娟蓮就是因她簡直是第二個我。

現在我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了！但是我沒有閒心去想這些。而最滑稽的事情，就是

我還不知道我又已懷孕三月了。因為我還在繼續餵乳給娟蓮，所以我沒留意，以為在餵乳時期月經當然是停止的。

我毫無病痛，但是我的乳却使娟蓮害病，因此我去找醫生，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醫生說：你這可憐的孩子！你不能照這樣幹下去，為什麼你還不到二十二歲，卻已經有三個孩子了！聽我說：今晚你洗個熱水浴，再服下這些藥，我想可以打得下來，因為這是我們應當這樣做的時候，你實在不需要這個孩子。於是他給我一瓶棕色藥水，我拿了回家。

當晚傅南晚餐後，便到他們的俱樂部去了，關於這藥水的話，我完全沒有向他提起。在我收拾了廚房，洗了尿布，幫但利補了襪，預備他明日穿，樣樣事都做好後，我便從皮夾中取出藥來，放在廚房桌上，又在廚房抽屜內取出一片茶匙，放在藥瓶旁邊，自己坐下來。

坐下後，我想到我所做的一切，為家庭，為傅南，為三個孩子。想到傅南的經濟漸感拮据。單說今天早晨的雞蛋，便已漲到一角六分錢一打；牛乳要四分錢一瓶；牛油要二角六分一磅；而且每星期我還要付二角五分的煤氣費。我想到自從婚後，我沒有穿過一件新衣裳，除了那件特為懷孕製的外。星期日我從來沒有打扮齊整出去，頑過，就是中央公園也沒有去，

當然是因爲我們沒有閑錢到別處頑耍，同時我又離不了孩子。我又想到傅南前兒說他想製一套新衣，因爲他在公司裏不能太寒塵，算來至少又要十五塊錢，我不知道這筆錢打那兒有？

忽然我又想到自己很久沒有照鏡，或者我會改變了一些罷？我便打廚房門後取下一面鏡子，那是傅南用來修鬚鬚的，我舉起一照，自己很久就沒有時間捲髮，所以髮都扁平了！前額的短髮成一串串地垂到面上。我似乎很疲倦的樣兒，真的，我是很疲倦呵！因此我硬拔開了藥水瓶塞，我禁不住流淚，我不懂我爲什麼哭，我說：美梨！你真蠢！你哭些什麼？但是我感覺痛楚，我還是哭。後來我明白了，我哭，因爲我捨不了我的嬰孩！我還要一個嬰孩！娟蓮已經能够坐了，不久便可和安梯但利一塊跑跳，而我呢，終於沒有一個嬰孩！我要再享受剛剛生了嬰孩之後的感覺！那種很了不得的仿如天堂的感覺！三個與四個有什麼分別呢？但利將近三歲了！他能獨自下樓頑耍，他能自己穿鞋襪，瞬間他就沒有什麼麻煩了。安梯不久也可以自己下樓頑耍。我並不大喜歡讓孩子們在街上頑，尤其是前兒桑家的女孩子在街上被馬踢傷了要割掉眼睛以後，使我更不放心，不過有時我可以打窗戶照顧他們。但利不肯

聽我的話，喜歡往溝中跑，但是那些事都是無關緊要的。我現在所需要的就是要覺得我又幹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我不能忍心殺了他，他實在是活跳跳地在我身體內呵。我餵乳時不是常常有休息嗎？那麼一天七次，每次十五分鐘，我差不多有兩點鐘的休息了。——我還埋怨什麼呢？雖然有時我還要站起來關閉煤氣管，以免煮東西的火太大了，或者有時安梯又要我扶他起來。

我仍舊將瓶塞放回瓶上，將瓶擱進櫃中，但是我心中有些害怕，便又走到櫃前將牠拿出，拔去瓶塞，將藥水通通倒在水槽裏了。那種氣味真難聞！謝謝上帝，我沒有吃牠！

但是我當時那裏會想到那棕色的藥水流下水槽時，有三條生命也一同跟着流去了呵！

八

新嬰孩又是一個女孩，我想給她取個美麗的名兒。傅南說：他想碧珠麗很好聽。我說：不錯，但是不到一分鐘，傅南和我便都叫她碧莉了。我想當碧莉出世時我最快樂，因為我幾幾

乎失掉了她。所以在我能起床以後，我便舉行了一個小小的慶祝會，祇請了母親和父親來，父親給傅南對喝啤酒，兩人都變成很滑稽的樣子，合唱起「老白歪是我的朋友」來，這是第一次我看見傅南醉成那樣。

當晚我睡在床上，心中想到自己還不到二十三歲哩，便有了四個孩子了！我有但利，已經三歲半。我有安梯，已經兩歲。我有娟蓮，已經一歲。我有碧莉，還祇三個星期，還小得不成樣兒！想到這裏，自己忍不住笑了，大概是因為快樂罷。

在白天我可沒有時間來想這些事，祇是做這樣做那樣的忙個不了，又需不時望望窗外，看但利在幹些什麼。有一次，我聽見他講痞話，我叫他上樓來，他不理，而且高聲嚷道：不要管我。說完便跑了。可是但利並不是壞孩子，我夜裏放他上床時，他常常抱住我吻我，並且很可愛的說：「晚安！」

可是有時他不肯上床而我勉強他時，他便要大哭大鬧，雙足亂踢，有一次，他踢得很重，使我簡直受不住，我不禁哭了。傅南跑來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我說：「沒有什麼。可是但利卻說：你如果要勉強我睡時，我也會踢你。傅南板着面孔說：你踢了母親嗎？但利說：是的！我還要

照樣踢你。而在我還沒有說話之前，傅南驟然抓住了但利，順手又抓了一件東西——便是他自己的鞋，擱在地板上的，當他從公司裏回來換了拖鞋後便擱在那兒——使力的打但利。我哭着叫道：傅南！傅南！別打！你會打死他了！傅南住了手，看見我在哭便把但利扔到床上，跑出屋子，乒的一聲將門關上。腳上祇穿了拖鞋。

但利大哭大叫，渾身亂戰。我也在哭，兩人哭成一堆。但利靠着我媽媽媽媽叫個不止。我抱起他，唱歌給他聽。不久他便不哽哽咽咽，漸漸睡着了。我把他放上床。

從此以後，我心裏想，再不要把關於但利的任何事情講給傅南聽了。因為傅南太愛我了，所以才那樣，他平日總是很和藹很溫柔的，我們自結婚以來，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傅南是那樣生氣。我想以後關於但利的事完全由我來處理罷，不過那也是很困難的，因為我除開允許他各種條件之外，無法使他聽我的話。

安悌也有些麻煩，但是不過孩子的頑皮罷了，從沒有含什麼意義的。他頂愛去摸這樣，捏那樣，以及拆開東西去看看牠的內幕。他從來不像但利那樣挾制我。他能獨自頑耍半天，遇着我有閒暇指導他時，他每每能照我所講的做。

娟蓮是個好寶寶。她正開始學走路，學說話。她從來沒給過我一分鐘的麻煩。她老是那樣安靜地！可愛的！但利不喜歡安梯和娟蓮，有時他使大力捏他們，但是安梯很強壯，他可以回手打他。

碧莉出世時，母親說：她很像凱特姨母家的格西。母親告訴我說：格西現在確實壞透了，和她私奔的那個伶人並沒有和她結婚，她現在整天在各處酒樓上廝混，有人說她還吸紙煙，又愛塗些紅色的東西在兩顴上，頭髮也弄成黃色。我對母親說：你別耽心，碧莉決不會變成那樣的。但是事實上，我的確沒有想到她們將來會變成什麼樣？真的，這樣小小的嬰孩，那想得到將來會長成一個大人？所有我能看見碧莉的，便是她是一個極小的東西，有黑黑的皮膚，和黑色的微鬚曲的頭髮。我想到我有一個膚色淺的男孩——雖然但利是紅頭髮，一個膚色深的男孩，一個膚色淺的女孩，一個膚色深的女孩，真是很有趣味，他們各個都不相同。

九

第二年生活更困難了，每晚我臨睡時便想到明天怎麼辦。經濟方面很不順手。我想索性取消一切想頭罷，還有什麼能力在飯廳中添一張地毯！

傅南有時幫幫我，但是他也很疲倦，整天都在公司裏忙。他愛在晚飯後休息休息看看書報。他看很多書，所以他的談吐很風雅。他在公司樓下廉價部買來許多書籍，雖然有些污損或脫落頁數，但是其中仍有不少有趣的書。他要我抽暇閱看，可是我實在睜不起眼睛來，我老是疲倦極了。

我想孩子們潔淨整齊，可是但利安悌碧莉喜歡上街頑，常常弄得很髒，每晚我總有一大盆衣服留待明天洗。我不放心他們上街頭，因為差不多每天都有汽車經過。而且但利老是跟着車尾跑上一兩條街，並且嚷着：不如買匹馬！不如買匹馬！（譯者按：當時汽車剛發明不久，行駛極慢，故但利有此戲語。）惹得司機的不由生氣。有一次，整天下午不見了安悌，後才在賣冰人的地洞裏面尋着他，原來他在玩弄那些木盒子。但是我又不能整天將他們關在樓上，因為他們需要新鮮空氣。那年冬天很冷，我差不多費了六塊錢專門為他們買傷風藥。冬末的時候，安悌又害麻疹，接着但利也染了，接着又是娟蓮，祇有碧莉沒有傳染。要他

們睡在床上真是困難極了，整天都在哭哭鬧鬧，有一個時期他們都病得很利害。

春天到了，有時星期日下午傅南和我便帶着孩子們到公園去，眼見着別人都坐在車上兜風，多麼有趣！而我們呢？祇得抱了碧莉在那兒走，因為我們沒有小車給她。我們有的一輛早已破了！但是我還保留了那車輪，因為我曉得孩子們大了時，會需要她的，可以拿來裝在雜貨店不要的盒子上做貨車頑。

傅南真是我的好丈夫，他早晨總是自己弄早點，自己預備午餐帶去公司裏吃。起床後還將被褥都摺好，有時還幫但利和安悌穿衣裳，而且一定要抽出工夫幫娟蓮穿，因為他非常愛她。晚間他幫她洗浴，放她上床，講故事給她聽，使她笑。傅南和我有時也有些時間談話，因為在他到俱樂部去的晚上，我必定等候他，他回頭時必要在街角的麵包店中帶些熱麵包回來。我便煮點咖啡或可預備着。那晚我照例修補孩子們的衣裳，總是堆滿了一桌的扣子，線，絨衫，以及傅南的襯衫和內衣褲等等。我們先清理乾淨然後坐下談天。傅南告訴我關於公司裏的事情以及各種新聞，例如有人用一具機器可以飛上天空之類。廚房裏清靜極了，我非常高興地聽他講。

每星期日早晨，傅南便修補孩子們的皮鞋，他很會補，因此節省了一筆大出款。他能用一塊新皮去補好鞋底或鞋跟。他有一塊小鐵板，正如鞋匠的一樣，他能用線縫上新皮而不用釘。他又會釘一塊銅皮在但利的鞋尖上，現在的鞋很貴，差不多要兩塊錢才有一雙，而孩子們却偏偏時常要買新鞋。

有一晚，當傅南從俱樂部回來時，我實在疲倦極了，我問傅南他是否心煩我們有四個孩子？他說：不！他並不覺得！因為現在雖然很感困難，但是想到將來他們都大了能自立時，是何等的有趣！那時我們便可以休息了。他又對我說：你也不覺得煩惱，是不是？美梨！我說：傅南！我當然不。當時我心中的確是不煩惱，因為傅南待我那樣好。接着傅南又說：我們現在不必怕孩子太多了，醫生已經將方法指導我，以後我們不會再有孩子了。我想大概因為我有些害羞罷，傅南不覺笑了吻着我說：美梨！即使你有了二十個孩子，你對於這些事還是像一個小女孩一樣的害羞哩！

但是雖然如此，我還是很擔憂！很擔憂！關於傅南的經濟問題！柴煤！六個人的飲食！牛奶！五分錢一瓶肉！一角八分錢一磅！還有每星期五角保險費！我心中正想不繼續納保險費！

了，不料父親恰在這時病故，我眼見着母親能提用她的保險金辦理喪葬，還能餘下一部分買了一莊煙店，因此我便決定還是保留下去比較好些。

母親努力鋪陳，將她的小烟店裝飾得很漂亮，她將紅印度的木偶擱到地洞裏，因為她嫌那東西太陳古了，可是後來竟有人用二十五元向她買了去。她除開賣雪茄，紙烟之外，兼賣文具及糖菓，門口還賣新聞紙。後來她又又在店內裝置電話，讓本街的人應用，每次收費二分。若是她去人家裏叫人來接電話，便收三分錢，因為她要給雇來幫她叫人的小孩一分錢。我想母親真是很聰明，想得這樣週到。傅南說：不錯，母親確實是一位會經商的女子。占美在一家公司做事，那公司專造不用馬的車輛（按即汽車）。占美說：沒有多久大家都會用牠了。他又說：這是一種漸漸發達的商業。傅南說：占美說話未免太過一點，例如他說不久人人都會不要馬了。占美將他的收入分一半給母親，所以母親的境況還不壞，不過她現在很忙，完全不能幫助我了。

若不是爲了但利，我真要少掉一半麻煩，我終日爲他真是操心不少。父親死後，母親將她的唱機給我。她說：她在服中，不應弄音樂，但是給孩子們頑頑那情形自然不同些。所以我

將牠拿來家中，並沒有什麼大不對。那唱機是一具很舊式的，唱片不是如現在新式的平扁的，而是圓形的，所謂唱筒便是。愛迪生公司現在已不再製這樣的唱筒，母親所保留的也祇有六個了。我們大家都喜歡唱機，拿來放在客廳內，不過有時我又將牠搬到廚房中，當我工作時便開動牠，有時孩子們乖好聽話，我也開給他們聽。孩子們非常愛聽，我們大家都喜歡。有一次，芬莉和她的丈夫小女孩來訪，我們也開給她們聽。我覺得並不十分窮酸，而她也似乎頗愛聽。我的鋼琴，多久已是整天鎖閉着，我能奏的曲子都已經完全忘掉，但是我並不感覺十分難過，因為我想我們既有唱機，牠便可為我們奏樂。

但利常常向我吵這樣吵那樣，常常問我要錢。但是我那有許多錢給他，並且他拿了錢總是買些很可怕的東西。街上有一個賣冰球的，他用一個圓形東西將冰刨成小球形，放在一張報紙上面，灑上一些紅色的甜東西，（那甜東西是從一個很污穢的瓶中倒出來的）便賣一分錢一件。但利對我說他要一分錢買巧克力可是他騙我，他拿了錢便是去買這種小冰球一類的東西。有兩次他因此生大病嘔了兩天。

有一天，他說他要一分錢去坐旋轉車，我們兩人都聽見是有人在樓下街角兒上頑那

個，所以我知道他這次是說老實話。那種頑意，便是一個小小的東西，上面有八張孩子坐的椅，另外用一匹很小的馬拖起來沿街走動，駕車的人手中拿着車柄，這車柄可同時奏出音樂。我想這一分錢我應當給但利，所以我便去錢袋裏掏，不料一個子兒也沒有了。因此我記起今天早晨忘了叫傅南留下一點。我呆呆的發怔。街角上的音樂不時傳進我的耳中，但利跳上跳下並且嚷着快點！快點！他會去了！他會去了！我告訴但利我實在沒有一個子兒了。於是他便號啕大哭，並且說：你有！你有！不過你不肯給我罷了！你不是好人，我將空錢袋拿給他看，但是他說：你已經藏到別處去了，因為你不是個好人。我說：我的確是沒有一個錢了。但是他更號啕大哭起來，大聲嚷着我要一分錢！一分錢！一分錢！恰好這時街角上的樂聲停止了，但利忙走到窗口，我也跟去。那駕車的人還沒走開，因為一會兒又擠上了許多小孩兒，所以他便又奏起來。但利再聽見這樂聲，便翻身滾在地上，雙足亂踢，大號大哭說：給我一分錢呀！他會走了！給我一分錢呀！趁着他還沒走，我要一分錢呀！後來那樂聲又停止了，但利再跑到窗上，我又跟上去。這次駕車的人爬上了他的坐位，那匹小馬便拖着這車兒走了，因為這條街上所有的孩子都已坐過。當時但利見這車兒走了，更在地上滾得利害，將椅子都給打翻，

哭哭鬧鬧，並對我說出粗鄙語言。因此我便走進餐室，我還聽見他在丟那張鋼琴的小凳子，接着又是一下很大的破碎聲，我趕忙回到客廳內，但利還站在那兒——他的眼內冒火！他的臉如同魔鬼一樣！唱機掉在地板上，所有的唱筒都打得粉碎！而但利滿嘴裏還在說，現在看你給不給我一分錢？

我抓住他，將他鎖在洗手房內，但是他大聲鬧着說：若是不許他出來，他便打窗口跳出去。我們住的是第三層樓房，所以我祇得放他出來，他便跑下樓梯去了。

我打廚房取了掃帚和穢箕，打算將客廳收拾乾淨，當我回頭走進廳中時，驟然滑倒在地上，恰好坐在許多破碎的唱筒中間，我不禁哭了！唱機的喇叭已經完全碰歪。我想起當初我看見這唱機是綠色，恰好和我客廳內的一切陳設相調和時，我是怎樣的高興！我知道我們從此以後莫想再聽到這種音樂了，因為我們不能再得到一個唱筒！而我們又沒有能力另外再賣一架新唱機！我忽然想到我們是怎樣的窮苦，我簡直不能止住不哭！我想我應當怎樣對傅南說呢？因為我不能告訴他是但利弄的。後來我決定還是撒謊，就說是我抹房時碰掉了罷！我坐在地上，看這客廳的四圍所有的傢具都充滿了破裂的痕跡，鋼琴的小凳上

面又添了一條大而新的劃痕，是但利用腳跟上所釘的鐵弄的。所有物件都被敲不堪！像框上的金邊早已剝落！壁紙都退了顏色！祇有一塊地方從前掛過鏡的，現在鏡已破了，那兒的顏色便深一些。鋼琴上面罩的絲巾也褪了色，小絲球已掉了許多。壁爐橫板上的絲巾也有了一條很大的裂縫，地毯上積滿了污漬，有些地方已經磨光了。但利和安梯的褶床現在已擺在客廳內，可是上面所罩的布不能將牠完全掩住，因為我是用了母親的一塊門簾改製的，料子不夠，所以床的一邊仍舊露在外面，可以看出是一張褶床。綠絨相片薄的封面也已破爛，至今沒有時間修補。所有的綠絨椅墊都已扁舊。一切東西都完了！我們當年十分高興佈置的客廳而今是疲敝不堪了！我忍不住痛哭！想到自己也變成了這種樣兒，身體瘦弱的了不得，胸前枯槁而下垂，腹部爲了四年中四個孩子的緣故也鬆弛而下垂了。雙手的皮膚枯乾而龜裂，污穢積存在裂縫中。右手的拇指爲了時常削番薯而起了一塊很大的硬疹。我失聲大哭，再也忍耐不住！恰好這時碧菝進來，見我在哭，她也哭了！她從我臉上拿下我的手，口中連說：不！媽媽！不！她近來剛學走路。一個不小心便在我身邊翻了一個跟斗。我將她扶起來，自己還是忍不住流淚，便伏在她的髮上哭泣，但是忽然間我嗅到她的頭髮，嗅到她

髮上那種醉人的小嬰孩氣味，我便止了哭，吻着她的頭，嗅着她的髮。她格格地笑起來，因為我搔癢了她。她從地上拾起兩塊碎了的唱筒，拿起互相敲打，發出一種很大的滑稽的聲音。她又哈哈大笑，跳到我身邊說：看呀！媽媽！看呀！我抱起她痛吻了一陣，便放下她，自己也站了起來，拿着掃帚，把碎片都拾在穢箕裏，將屋子收拾整齊，並把走廊上的小地毯拿來蓋在客廳內地毯最破爛的地方。

10

不知不覺但利已經進學校了。第一天便被罰站，以後差不多每天也都要受罰。當然第一學期他是留級了。傅南曾到過校中一次，因為但利寫些不雅的字在女生洗手房內。傅南因此打他，但是每次傅南打了他後，他一定更壞一些，並且說：他必要報復。

次年安悌開始入學，完全沒有出麻煩。他喜歡上學校，並且能夠按時去。他常常將他在學校所作圖畫給我看，多半是畫一些印第安人，哪，帳幕，哪，樹，哪，鳥雀，哪，一類的東西，有時畫得很好。有一天他要我幫他買些彩色筆，讓他在家裏也能畫。但利聽了笑起來說：嘿！買什麼

彩色筆，你要什麼不會去學校裏隨意拿嗎？傅南聽見了忙說：但利！到我跟前來。但利慢吞吞地走去，似乎不喜歡傅南的樣子。傅南很慎重的對他解釋偷竊的行爲，怎樣偷竊東西會被送入監獄，怎樣偷竊是種錯誤而卑劣的行爲。但利直挺挺地站着一聲不響。當傅南叫他退去時，他臉上表現一種滑稽的態度，似乎在對他自己說：我比你還懂得多些！

我當然給安悌買了一盒彩色筆，並且爲他留下了許多好看的乾淨紙。他很喜歡在廚房桌上畫。他有時頂有味道，最愛研究我怎樣做這個弄那個，他要我告訴他怎樣烹調，怎樣縫紉。可是我說：這些都是女孩的工作，所以我便要傅南告訴他怎樣補鞋。傅南果然教他，他也補得很好。以後每星期日早晨傅南總給他五分錢報酬他幫忙。

但利老是跑到街上各處遊蕩，吵鬧。有時我在晚飯後斜靠在廳上窗口，望着但利和安悌在那兒頑耍，祇聽見但利叫叫喊喊，而實際上老是安悌得到勝利。有時我很擔憂但利，因爲他是我的長子，但是我真想不到他爲什麼那樣壞！有一次，但利對我說：媽！我快長大了，我會有許多錢，我通通都交給你，你等着瞧罷。但是同時我得終日小心藏起我的錢袋，否則他便會自己去拿錢。

兩個男孩常常吵架，尤其遇了爲我上街的時候，他們本來應當輪班去的，但是每當該但利去時，他一定躲開了，我祇好又叫安悌去。有時不該但利去時，他却又會向安悌說漂亮話，他說：「安悌！待我去做。說完後扮出種種鬼臉，彷彿他是幹了一宗了不得的事一般。」

女孩們在管理方面還沒有什麼困難。祇是碧莉對於吃東西太不行了，我猜她是想我時時注意她。我爲了教她吃東西簡直要發狂了，有時我非常生氣，因爲她拿了食物當頑意，我忍不住打她，自己氣得哭，她當然更哭得利害。我看她似乎很愛哭。我們兩人常哭作一團，但結果我總是倦極了。

那年娟蓮害百日咳，碧莉也染了，衛生局叫我由學校裏領回安悌和但利，暫時關在家中，因此所有的孩子都在我身邊。娟蓮終日咳嗽不止，喉頭似乎給東西塞住了。碧莉因病飲食更加麻煩。我整天陪着她，講故事給她聽，傅南便裝出各種滑稽的面孔給她看，我心中知道她是終日在逗我，想我時時注意她。

不久娟蓮好了一些，她老是那樣乖乖的小寶寶。她祇有五歲，但是她樣樣都乾淨整齊。她知道怎樣擺桌子，釘鈕扣，她常常站在椅子上看我煮東西，有時我讓她攪攪，她便快樂得了。

不得。她能用小圓盒蓋將餅切成一個個的，還灑上一些香料和糖。傅南說她簡直是第二個我。

有一天，我剛好弄完孩子們的午餐，安悌和但利已到學校去了，門鈴忽然響起來。我開門一看，來的却是一位警察和另外一個人。警察說：你是威廉士夫人嗎？我說是的。他問我可否許他們進來。我說當然可以。便請他們坐下讓他們舒服。我想大概是我很驚駭罷，那位警察便咳了一下說：夫人不要驚慌，沒有什麼事情。因此我心中更怕起來，忙問：什麼事？腳上便如同被一塊石頭打了一般。沒有什麼，威廉士夫人，巡警說：祇是你的丈夫，夫人他驟然受傷了！我不禁叫起來道：呵！傅南！呵！傅南！我渾身都戰慄不止。同他來的那人便走到水管那兒給了我一些水，但是我不需要牠。我說：快些送我那兒去！呵！傅南！呵！傅南！我連聲催促，簡直是在哀啼，因為我極驚駭！極心慌！我不能想任何事，口中祇不斷的叫着：呵！傅南！

我穿上衣服，取了帽子和外衣，請鄰居斯瓦茲夫人為我看顧娟蓮和碧莉，我告訴他因為傅南驟然受了傷。斯瓦茲夫人忍不住流淚說：一切放心罷！我當幫你照顧孩子們。

醫院在城內，我們去的時候，警察在途中告訴我說：傅南在午飯時出外散步，不料被電

車撞倒了。我問是不是撞得很利害？他不答我，停了一會才說：是很利害。我聽了不覺渾身冷戰，從背脊直到手心，冷得如同冰塊一般，在這高架電軍的途中我一直都是戰戰慄慄地。

當我們到了醫院以後，警察走去對一位護士說了幾句話。那護士便走來對我說：跟我來。我便跟在她後面，走過一條長廊後，她推開了一間房的門，在房的中央我看見一件東西，擺在一張高高的桌上，並且用布密密的遮蓋了。護士對我說：親愛的！你現在鼓起勇氣呀！我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是我嗅着一種味道，彷彿有點像阿母尼亞，我不覺汗流浹背，而且感到非常冷。我坐在一張椅上，面前便是傅南，他躺在那高高的桌上，已經死了！我撲在他懷中痛哭，唉！傅南！傅南！傅南！傅南！我再也站立不住，彷彿自己也死了一般！末後發覺自己已躺在另外一間房內。她們給我放上許多溫暖的東西，又聽見有一個人說：親愛的！喝下這個罷，現在便請喝。

她們於是問我，她們應將傅南怎樣安置？我說請她們送他回家。於是她們便把他抬進救傷車中，放在一個長籃裏，我便和他一同回家了。

當我們回到門口時，街上所有的小孩如平日聽見救傷車的鈴聲一樣，大家跑來看。所

有鄰居都從窗口伸出頭來，羣衆之中等候看傷車中究竟是誰人的，還有但別安、梯媚、蓮碧！我首先下車，孩子們都跑到我身邊，他們都很驚駭。我叫他們上樓，可是他們要等着看。後來醫院中人從救傷車內抬出長籃，走上樓去，我和孩子跟在後面。其中有一人經過走廊時忽然滑了一下，那籃上蓋的白布因此移動了。娟蓮叫道：「呵呀！是爸爸！爸爸！那是爸爸的鞋！」娟蓮大哭起來，我自己早已和死了一般，我更希望真是死了。斯瓦茲夫人走進來，我請她去告訴母親。另外還進來了許多鄰居，我不知道應當做什麼，便走去拿了牛奶和麵包和牛油給孩子們，一如平日他們在四點鐘時用的，可是他們都受刺激太深了，吃不下去。

傅南睡在客廳內的幾張椅上。大家都想進去看，可是我拒絕了他們。孩子們和我都在廚房內相對哭泣。不一會母親與殯殮者一同來了。母親默然，祇緊緊地抱着我。當她抱着我時，我很想自己仍舊還是一個小女孩，長大了多沒意思！母親照我小的時候一樣，撫摸着我的頭髮，但是當她說傅南實在好時，我再也忍不住了，便大哭起來。因此以後母親再也不向我提到傅南。我想我實在不能再忍一分鐘了！我什麼事都不能想了，便是傅南，我也不能想了！我所感覺的祇是一件事情，使我受了重重的創傷，我再也忍受不住，我想那痛苦停止了！

罷！可是做不到！世界上一切都完了！祇留有傷痛哭泣！唉！我實在傷心太過了！

殯殮者和母親商量喪禮。母親說：我們必須立刻通知保險公司，於是她便請斯瓦茲夫
人去打電話。母親知道一切應當怎樣做，因為幾年之前剛剛葬過父親。她說最好不要舉行
大喪禮，因為我需要節省銀錢。於是她和殯殮者議定祇要三輛馬車和一輛普通柩車。她說
我們不要另外雇車擱鮮花，便將鮮花通通擱在棺木周圍好了。她又告訴殯殮者我們需要
怎樣的棺木。她又問我知道傅南愛穿什麼衣裳，但是我講不出。殯殮者說：那麼通通交給他
去辦理好不好？我說：可以。一會兒保險公司的人也來了，他說我可領得二百三十元。我很慶
幸我們保存了這筆保險金，否則不知打那兒有錢給殯殮者？後來又有一個從電車公司來
的人，他給我五百元叫我在一張紙上簽字。但是母親說：不要！任何東西不要給他簽字！且等
喪事完畢了再談！這當兒又來了一個很滑稽樣兒的人——我猜他是猶太人——他說他
親眼見着這場意外，他是一位律師，他已幫我找得證人……我祇覺得頭痛，如是母親便請
他到另一間房內。當他們回頭來時，母親說：我們委託他去辦理比較好些，他得三分之一。律
師便走了。接着保險公司的人也走了。接着又來了一位衛生局的人員給我們一張驗單後

便也走了，所有的鄰居都穿進穿出。我聽見但利在走廊外樓梯口告訴其他的許多孩子，說這場意外是怎樣發生的。正講得眉飛色舞，因為所有的小孩都在注意聽他講，並且問他許多問題，他便編了一大篇謊話。至於安悌、娟蓮和碧莉却都很安靜，碧莉固然不懂得什麼，可是安悌却懂得很多。

第二三天，母親都陪着我，幫我照料各種雜務。我要製一件黑衣，一件黑外衣，還要黑帽，手套，鞋，和面紗。但是我不一定要孩子們穿黑色，我說女孩們可穿她們出客的白色衣，加用黑色的帶便行了。男孩們可穿他們出客的藍色衣。祇須將帽緣和袖上加一道黑紗好了。母親說：娟蓮和碧莉必須用黑鞋黑襪。但是她們日常穿着的鞋已破舊不堪，出客的鞋却是白色的鞋面。母親便幫她們將鞋面染黑，可是紐扣着色不上。

他們讓傅南輪在客廳，許多人穿進穿進，但是我沒有進去。直到晚間將入殮了，我才請別人一齊出來，讓我獨自個兒進去。傅南是頭部被電車撞了，所以傷痕都在面上，當我看到他時，簡直不像是他了。

我呆呆地看了許久，才看出確實是傅南。我想到他不能再和我談話了，他不能站起來

走到我身邊了！他永遠不能用手臂抱着我了！我不如自己也死了罷！屋子裏淒淒地祇有那幽暗的燭光。我跪在傅南身邊，我想和他談話。我說：傅南！你真是我的好丈夫。你愛我，我也愛你，你現在究竟上那兒去了？我素來不是基督徒，因為關於我的日常生活方面，例如洗衣掃地煮飯以及使安梯上學堂能够整整齊齊……等類的事，教會似乎都不能有助於我。傅南！我祇知道有一地地方在那兒你似乎還是生存的，那便是我的心中，你永遠不能在我心中死亡呵？祇要我閉上眼睛，我便看見你在我的心中走來走去和我談話，講你一天所見的事，一天所想的事。你的言詞老是那樣動人的。傅南！我要告訴你，你這樣深情愛我，我真是異常的快樂。祇有一件事我不能忘懷的，便是那次你用你的皮鞋打但利，可是現在我也要忘了牠。傅南！他們也都是你的孩子，我將永遠不讓他們忘了你，永遠不要忘了你是怎樣的待他們好，怎樣的待我好！以及你是怎樣的溫和呵！傅南！你放心罷，我必盡我的能力使他們衣食無憂。傅南！我要你放心。

我慢慢地站起來，凝神注視着他，我見他的面目一如平日，我想和他談話，但是驟然間我覺得他已死了一陣可怕的淒涼的感覺襲上心頭，我害怕極了，唉！孤另另地留下了我和

四個孩子，永遠沒有傳南來幫助我了！這寂寞和空虛佔據了我的心靈，使我如同受了傷一般，支持不住，不由自主的跌倒在地上，呻吟着。母親趕快走來將我扶起並且扶我上床。

一一

次日舉行葬禮。我早晨六點鐘便起來了，爲孩子們一一洗浴換上潔淨衣裳。碧莉在早飯時又和我搗亂，我心中很不舒服，我不能站在那兒看她頑弄她的飯菜。我很想打她，可是我又縮住了手，因爲我想到傳南剛死了！但利又跑到樓下告訴別的孩子，說傳南現在是怎樣的情形，可是他都是瞎編的，因爲我不許孩子們到客廳去，他們的床早已搬到飯廳內了。斯瓦茲夫人說我不應當剝奪他們和他們的父親的最後一面。但是我說：不，我要讓他們保留他平日的好印象——那樣和藹活潑，生氣勃勃的樣子。

一會兒，人都到齊了，滿屋子黑壓壓地簡直沒法兒轉身。大家都打算送葬，可是我們只有三輛馬車。母親和我和孩子們坐了一輛，餘下的便只能坐八個人了。麗芝表姊說她一定要去，因爲她費了十四元買了一個花圈。所有的花圈要算威廉叔父的最大，可是他沒有來

參加葬禮，正如他沒有赴我們的訂婚禮一樣。此外還有占美和凱特姨母，格西沒有來，因為母親請凱特姨母不要帶她來，恐怕她吃煙或做其他不妥當的事。我要芬莉去，這樣第二車便坐滿了。餘下的還有一輛車，於是來賓商議了一番，決定要公司裏來的監督去，還有吉瑞——傅南的好友，在訂婚禮中他曾演說過的，此外還有公司裏來的兩個人。

一切都預備好了，我很喜歡我有一塊黑紗，因為我不能哭。我知道人人都猜我要痛哭，可是我竟不要哭，我以為目前的一切似乎對於我和傅南之間不發生什麼關係。我知道這是應當做的事情，但是我希望自己最好不要參與。我很喜歡我能藏在黑紗下面，誰也不會知道我沒有哭。

他們抬着傅南在前面走，母親和我領了孩子們跟在後面。街上許多人圍住了我們的馬車，他們的小孩更使力擠得靠近些，我想這些小孩不知道是不是想對着馬車照他們的影子？是不是覺得好笑？因為這情形正如當年我們結婚時一樣，那馬車上照出種種滑稽的樣子。我很希望他們能和當年一樣開心。因為在我心中的一切，我都已覺得不是真的，彷彿一切都已停滯了！死了！我希望能由他們的笑歡聲中使我感到世界上生存的東西還是有

他勃勃的生氣！

當我們坐入車中後，我將車簾垂下。但是孩子們說他們要看外面。我想到他們這還是第一次坐馬車，便將車簾仍舊捲起了，讓他們看我們走過的街道。娟蓮坐在母親膝上。碧莉坐在我膝上。到布洛克林的路程很遠，馬已困乏，最後差不多只能慢慢移動。男孩們在車中坐立不安。娟蓮很好。碧莉已經在我手臂上睡着了。可是她很重，母親想幫我抱她一會，我怕搬動她時要把她驚醒了，她受了種種刺激已經疲倦非常。

最後，我們到了墓地。孩子們說：「呵呀！媽！這兒簡直像一座公園呀！他們便跑去摘取墓上所長的花草。我很勞倦，因為行程過遠，天氣又熱，更使人沒有精神。驕陽照耀得人眼花撩亂，地上的草一片碧綠，一切都是紛紛擾擾的，我祇想躺在草地上睡覺。」

吉瑞演說，接着監督先生演說，他講假若傅南還生存的話，不出幾個月他們便打算要升他做監督了。接着麗芝表姊也說了幾句話，她引得全場人流淚，而自己已不哭，我看她似乎很喜歡這樣做。最後我便看見一具棺木放到地下，我很安心，在我看來，那放下去的是一具棺木而不是傅南。我常常只會想到那是一具棺木，而以爲在我內心的才是真正的傅南，

以後每當午夜夢回我伸手去觸傅南而發覺他不在我身旁時，我必牢記着他們放下去的只是一具棺木。

當棺木放下地時，我望見娟蓮和碧莉的鞋扣上面所染的黑色已完全脫落了。早知不讓母親將鞋面染黑還好些，因為現在委實太難看了，我必須將白扣除下換上黑扣。我已經疲倦異常，再想到這些換鞋扣的麻煩時，真是覺得頭痛。

葬事完畢後，又要長途轉回，孩子們都煩燥吵鬧，因為他們都很倦了。碧莉的眼下現出黑色的圈來。但利要我停車買糖菓給他，我不許，他叫道：難道父親的葬日你都不允許我的要求嗎？娟蓮啼啼哭哭，因為麗芝表姊告訴她，她將永遠不能再見她的父親了。她問我對不對，我說是的。

母親爲我預備了夾肉麵包歸家後吃，斯瓦茲夫人已將桌椅排列整齊，有啤酒，橄欖，咖啡，和白蘭地給男人們，他們邊喝邊講道：傅南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

我給孩子們用了晚餐，將他們的床仍移到客廳內，放他們上床安睡，但是驟然間我聽見一陣號哭的聲音，却是碧莉，因為刺激太過了，胃不消化，以致大嘔吐。我只得幫她換過被

舞，並唱歌使她安靜。

客人都走了，母親也已回家，我巡視一回，見孩子們都覆着被睡得好好的，自己便也解衣上床，獨自一人睡在這張大床上，真是覺得淒涼極了。

一一一

羅森律師說他盡力交涉，結果得了三千塊錢，他取三分之一，所餘二千給我。藍居利先生寫信給我，叫我去見他。當我去時，他說：公司方面決定給我二百五十元，他問我打算以後怎麼辦？我說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好不好學母親一樣開一個店子？他說不要那樣，他有一個較好的意見，現在到布朗克斯的途中已經起首辦理地下電車，將來那兒的地價必然漲高無疑。所以我不如押一所屋子，因為那樣我的居處便不成問題了，而除了屋子之外，十年之間那地價必然漲高許多。他又問我能做什麼事？我說我別無所長，祇能管家和縫紉。他說：這樣就很好，我有房屋，我能靠縫紉獲得衣食。

當我告訴母親時，她說你不是發狂嗎？住到那個地方去！那裏什麼都沒有，祇是一片荒

野，並且人們坐這新開的地底電車必會害怕的病症的，因為那太不自然了，但是我還是在星期日和藍居利先生去看了。我心中微感失望，因為那兒的確是太寂靜，孤獨，但是讓孩子們有許多空曠地點頑耍，却是很好的。我們周圍看了一轉後，藍居利先生便幫我決定了一所屋子，在堤頓路旁，恰對着一所學校。我想對於孩子們是很適宜的，因為那所學校看去很漂亮，很潔淨，很新。

這所屋子位於一排相連的許多屋子中間，這許多屋子都是用木造的，有些油上淺棕色，有些深棕色，有些淺綠，有些深綠。我們所要的是一所淺綠的，只有走廊上用了一些深綠色作裝璜。屋前有一小空地，沿着木階級走上便到了一條美麗的走廊，走廊兩沿都有短欄杆，樓上有一間很好很大的客廳，兩間臥房，一間浴室。樓上則前面是飯廳，後面是廚房，還有一個後院。屋子並不十分大。我望見許多鄰家的後院都種滿了花和菜，我想我要請教她們怎樣讓我們也照樣種些。後院的周圍都有短籬環繞着。

頂上還有一層。有三間房，一間小廚房，也有一間浴室。藍居利先生叫我將這一層出租，可以收二十二元一月，租金便可拿來付押金和利息。此外上面還有一間小角樓，我想給孩

子們用頂好了。

藍居利先生說我自己必須做一個縫衣匠，並掛出一個招牌，他說他可將公司裏的針線給我做，不過報酬微薄，而且要長途跋涉去領得這些東西。後來他便和我到一塊地方定製了一塊白色玻璃的招牌，上面寫着「成衣匠，精製小孩衣服。」因為我告訴他我有一點不敢做成人的衣裳，恐怕將料子弄糟了。藍居利先生願代我保存這屋子的押據，以免別人佔了我的便宜。我很謝他幫助我一切，因為他就攔了許多時間。他說這祇是他能做到的一點點兒，不見傅南是怎樣為公司裏服務了二十五年嗎？

我要裝載一切什物到布朗克斯去。客廳中的地毯已經破了許多，所以我決定不要牠了。廚房中和飯廳中的漆布也決定棄掉了。雜貨店主給我三個盛糖的桶，我將所有杯碟和廚房用具都用新聞紙包裹起來擱在桶內。將被褥捲起，拆卸床架，桌子拖到房中間。我發現桌子沿邊粘滿了糖菓渣滓，都是孩子們弄的。梳裝台上的鏡也卸了下來，將畫片一古腦兒用紙包好，忙了許久總算一切都清理妥當了。

但利要和搬場工人同坐運貨車去，他吵鬧不休，我只得讓他去了，其餘的孩子們都和

我一塊坐地底電車，他們覺得很有趣。我們坐在第一輛車箱裏，因為他們要看風景。後來到了布朗克斯重見光明時，他們都坐在窗口指出各種東西給我看。

當我們在波斯派克路下車時，舉目四望，簡直和鄉村一般，孩子們十分鼓舞，大家跑到路當中。那兒有一大片青草地，他們採了許多黃花和野菊。在路的兩邊新建了許多高樓大廈，都是退後許多才起造的，讓前面留出一塊大花園和草地。小孩們和狗便在草地上頑耍，樹下還有許多吊床。

我們比搬場工人先到，便在自己屋子裏周圍走動。我想這兒真是多漂亮呵！有洗浴池有蒸氣和熱水，在地洞裏還有火爐可以使全屋溫暖。房間十分美麗，空氣充足。我心想這是我們自己的屋子呀，傅南一定喜歡住在這兒，他一定會製出各種櫃子碗櫥，在園中種些花草並為孩子們做這樣那樣。但是忽然我記起了這所屋子還是因為傅南死了我們才有的，我心中陡然感到一種莫名的痛楚，而這種刺心之痛以後每當我想到傅南時便屢屢感到那時一陣劇痛攢心，竟使我忍受不住，但是過了一會又略好一點。

搬場工人來了，我將飯廳安置在樓下，微覺有些兒寒酸，因為我沒有一張地毯。所幸窗

簾還很完好，幾桶杯碟鍋鏟以及洗衣燙衣的東西通通放在廚房，樓上的大房便安置了客廳的傢具，可惜那壁紙是紅色的，配上我所有的綠色傢具不顯得十分漂亮。我想將摺床放在客廳內供我自用。將寬床給碧莉和娟蓮讓她們同睡在一間房中。另外給但利和安悌買了兩張小床，那顏色油漆得好似木製的，但是我想實際是鐵製的。我還為男孩們買了一張梳粧台，不過是選了一張最廉價的，上面沒有鏡。

假如我做成衣匠，我必須買一架縫衣機。藍居利先生從公司裏送了一架給我，將定價打了折扣。那是一架新式的，上面的一部分可以放倒下去。我做了一塊手巾蓋住牠。當牠關好並蓋好時，你很難知道牠是一架縫衣機。我將牠放在客廳內，因為我沒有其他的地方可以供我工作了。

我貼出一張招租引看的紙條，第二天便有一個矮小的年長婦人和一個矮小的年長男人來租了。他們說他們不嫌小孩，不過要我在冬天時，將火爐燒得溫暖些，他們很有禮貌，而且接期交納租金，從來不給我麻煩。

學校開課了，但利進二年二期，安悌進二年一期。因為但利留級而安悌跳班。娟蓮已經

五歲了，所以他也進幼稚園。在學校上了課後，我便帶着碧莉進城到藍居利公司，從女工頭那裏領得一些針線，她給我一打內衣背心縫製，還有六條襯褲，她說星期五通通要縫好。那洋紗都已經裁好，挑花也做好了。我捧了一大包回家，同時要照料碧莉。包裹很重，碧莉又因倦乏而吵鬧，不服從我的提調。碧莉素不聽話。

回到家裏已是午餐時候，孩子們都已由學校回家，我趕忙做午餐給他們，送他們回學校，等我弄清一切雜事後，便坐下開始縫衣。起初縫得很慢，後來漸漸縫得快些。我很小心的做，褶襠非常多，但是在午後我縫好了兩件內衣背心。等孩子們回家後，我將麵包牛油給他們，繼續又差不多縫了一條襯褲，便到了弄晚餐的時候了。晚餐後娟蓮助我抹碟子，男孩們都到外面頑耍，女孩們便讓她們安睡。在街的那邊有一大塊空地，男孩們和同街的許多男孩便在那兒頑耍。我將襯褲做完一條後又起始第二條。我有生以來從沒有像這樣努力的縫紉，因為彎着腰坐在機旁的緣故，使我背痛，雙脚也因踏着機板而感到困乏。

差不多九點鐘了，我叫但利和安悌回來，他們都不肯，但是一會兒安悌還是回來了，但利却藏躲起來，直到九點半才回，也不洗手，便慌慌懍懍的上床睡了。等他們都睡了後，我便

也洗了衣服上床。

第二天也是這樣。我六點半鐘便起床縫紉，直做到要爲孩子們治早點才休息，送他們上了學校，然後掃抹房屋，出外購買菜蔬，歸家後又繼續縫紉。

午飯時候，但利安悌娟連都走來對我說，他們每人要一分錢，因爲所有的孩子在午飯時都有一分錢。我告訴他們我不能給他們。我計算了一下，一天要四分錢，一星期便要二角八分錢，在目前的景況看來，這數目實在是很大了。但是他們都哭哭鬧鬧，他們引我去看，果然別的孩子們都在街角上糖果店中買糖，因此我便給了他們幾分錢。當我走回家時，我心中想以後祇得改在六點鐘起床，不要等到六點半，那麼我一星期便可多做兩件襯衣，可多得三角錢，足夠給他們買糖了。

我縫紉所得，一星期約有八塊錢，並不十分够用，所以我們日常所吃都是米，通心粉，番薯，椰菜一類價廉的東西，從來不能吃肉，祇偶然用點碎肉片做湯罷了。

有一天一位太太來訪我，並問我能否爲她的小女孩做幾條短褲和襯裙，我說可以的。她便買了料子來，我非常小心地做了。她給我一元酬金，比較藍盾利公司縫紉的工資要高

一倍。因此我便問她可否請她介紹我給她的朋友。她說她一定要介紹的，因為我縫得那樣好。剩下的一些零碎挑花，珠子和材料，她都給我了。以後許多太太都是這樣將零碎料子給我，我便拿來給碧莉和娟蓮縫衣，雖然有時花紋不是一樣，有時還要七拼八湊。有時娟蓮一條襯裙竟用了三種不同的洋紗。

以後我又爲另一小女孩做了兩件衣，又做了一些男孩的襯衫。這樣縫紉比較不吃力，因爲不是終日所縫的都一式一樣，而且還可得到多一倍的工資。不久我便承接了鄰近許多針錢，有時一星期竟可得到十二元至十五元的收入。藍居利先生聽說，他也很高興。

天氣漸漸冷了，我買了一噸煤供火爐之用，起初我不知道方法，以致火時時熄了。後來幸而得一位鄰居指導我。本來有一個男人，他每早晨各處幫人家生火爐，一星期取酬一元，但是我想我們出不起這筆錢，因爲不久冬天來了，我們都要添製冬衣，我想節省這筆費用來，同時還想留下一點讓孩子們過一個快樂的聖誕節。

有一天早晨，大雪紛紛，我要爲孩子們預備套鞋，不久以前我剛爲但利安和娟蓮買了三雙新的。祇沒有買給碧莉，因爲娟蓮去年穿過的一雙給他剛好合用。娟蓮很愛惜她的物

件，所以至今還好。但是當我打開衣櫃去找時，那套鞋竟不翼而飛了。我又在各處搜尋一遍，還是找不着。便決定等孩子們起床時問他們。我先問但利，他說：媽媽，我沒有看見這些套鞋。如是我便問安梯，他朝着但利扮鬼臉，一聲不響。娟蓮插口道：是一個買套鞋的人拿去了。我以為他是說傻話，但是當我走出這房間時，我聽見但利和安梯打起來，但利說：若是你講出來，我必告訴同學的，說你不能守秘密。安梯說：好呀，那麼你自己去講。但利說：不，我不講，若是你一定要講時，我便會打你的鼻子。

我折轉身進去問他們剛才說些什麼？但利說：沒有什麼，我們沒有說什麼。安梯說：我們是講了些東西。娟蓮說：他們是講關於將套鞋給收買套鞋者的事情。我忙問道：什麼收買套鞋的？娟蓮說：便是站在學校旁邊的那個收買套鞋的，他用別的東西換你的套鞋。什麼東西？我又追問道：如是但利叫起來說：他給我一把刀一隻表和一角錢。

呵！但利，我說：你拿了我們的套鞋賣掉了嗎？但利說：是的，那天有一個人跑到學校旁邊，他有一個大盤子，裏面放滿了好看的東西，如別針，約指，小刀等等，他告訴孩子們說，若是他們將舊的套鞋拿來，他一定將這些東西換給他們。而你從來不給我一個子兒，所以我便將

套鞋拿去了。我問他道：那個人給你的東西現在那裏？他於是將表和小刀給我看，那小刀祇值一角錢，表則祇有一個空殼，一塊玻璃，一個可以旋動的東西，裏面並沒有機器，我說：還有那一角錢呢？但利說：呵，我已經用掉了，我買了糖菓款待了同學們。我說：但利，你不曉得你這是種偷竊的行爲嗎？他說：不錯，誰叫你不給我一個子兒，我要款待同學呀。如是我又說道：現在待我拿了這小刀和表去試試，看能否換得回你們的套鞋。但利聽了大聲喊道：你不許去！你不許去！我說：我一定要去，因為我再沒有一個錢買套鞋了，今天你們都要留在家中，我不敢叫你們沒有套鞋出外踏雪。但利號啕大哭，但是我仍舊拿了小刀和表去了。

我找遍了學校附近，但利所說那買套鞋的最後幾天所站的地方，但是却找不着他。我祇得走入學校，請示校長怎麼辦？他說：好太太，今天早晨差不多有十幾位母親來問我，關於這件事情，我想那痞徒已經跑了！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呢！

當我轉回家中時，祇想盡情痛哭一場，看來不得已，又要重新再買四雙套鞋，因為碧莉的也被但利拿去了。我節省了一些錢，本打算爲自己買一件羊毛衣，因爲我每早晨六點鐘起床，屋子裏怪冷的，須要等許久，爐子裏的熱氣才能上來。而現在呢，這筆錢看來又祇好拿

去買他們的套鞋，自己的羊毛衣祇得再等一個月了。

我回到家中後告訴但利說，那套鞋的已不見了。但利忙道：「那麼，現在將小刀和表還給我。」我說：「不，因為你偷了東西。」但利聽了便又號號叫叫滿地亂滾說：「你若不把小刀和表還給我，我一定要偷光這屋子裏所有的東西。」我心中一想，可憐他們實在是沒有充分的東西頑耍，這錯處也許在我自己，因此我便說道：「但利，若是你答應我以後再不是這樣了，我便把小刀和表給你。」他承認了，我便依言給回他。

一三三

是這樣不覺混了幾個年頭。安悌已入五年一期，但利也是一樣，因為但利又留級一次，所以安悌追上了他。娟蓮入三年一期，碧莉入二年一期。

我常常爲了但利到學校去，他不大聰明而且時常鬧亂子。安悌却老是得甲，甲，甲，在他的成績報告單上，龍刀，效率，甲，行爲也是甲。教員都喜歡安悌並說他的繪畫了不得。他在班中任何方面都是第一名。他們全校同學都在波士頓路公共圖書館看書，祇有但利不去。

安梯差不多每天要領一本新書回來，不過他所讀的多數關於怎樣製造物件的。他用他在地洞裏尋出來的零星雜件製造了一具小摩托。有一次，他帶了一隻小狗回家，問我許不許他餵養。我說：可以，不過要在後院裏。如是他便走到雜貨店要了許多空盒，將牠通通折卸，用那些木板造成了一所屋子給小狗。我們住宅的四周本來正在建築新房屋，安梯便跑去向工人討了一些柏油紙，將牠很整齊的粘在小屋的四圍，成功了一所很可愛的狗屋子。

現在安梯和但利簡直是一樣大，因為但利看去較他實足年齡爲小，而安梯看去却較他實足年齡爲大，我聽見安梯警告但利說：若是他碰了一下他的小狗和狗屋子，他一定要打得他狗血淋頭。我忙說：呵，安梯，你不要說這種話。但是安梯回答道：你不知道，對付但利非是這樣講不行。

安梯是同街許多小孩的領袖。他們都服從他的指揮。他打算在對街的空地上造一間大地室，他叫那些孩子天天去挖，一直到那邊緣都已成直線爲止。他說他並不是祇要挖成一個洞而已。每晚天色還沒全黑時，他叫我去看他們挖得怎樣了。他將邊沿用繩索爲準則，恰如他所見的工人打地基一樣。後來他又向工人討了一些石灰，將洞的周圍粉飾光滑，又

用木板和柏油紙教孩子們做了一個屋頂。後來他們在洞裏烘烤吃食時，他們發現還要一個烟通，於是安梯又做了一個。他們叫這洞爲野印度人俱樂部。我想給他們一張舊桌子。但是安梯說不，他們件件東西都要自己做出來的，因爲若是他們是野印度人，他們要自謀生活。

我給但利和安梯一些番薯——他們叫番薯爲買豈——讓他們拿去洞中烘烤。有時也給一些玉蜀黍。娟蓮說：有時但利在吃買豈後，拿出許多瓶汽水款待同伴們。我真不敢聽這些話，因爲我曉得但利是拿了我的錢。我平日叫他去買東西時，價錢老是貴些，而且時常忘了找錢給我，若是我查問他，他便說遺失了，或者說掉在陰溝裏了，或者便說人家沒有找錢給他。

有一次，碧莉對我說：呵，媽媽，但利告訴我有一具很有趣的買糖機器，你不必放錢進去，那糖菓自然會跑出來。安梯聽了大笑道：你真是傻瓜。他每回都放了錢進去的，不過他怕你告訴媽媽罷了。

還有一次，我掉了五角錢在地下，我叫安梯和但利去床下找找，因爲我見牠滾進去的。

他們找了一會都說找不着，但是第二天娟蓮說：但利請所有的野印度人到飲冰室去，他買汽水款待他們。我心中想：假若我不是這樣時常講他，他也許會自己改過罷。

我試試地對但利說：你曉不曉得偷竊是什麼？他說：怎麼不曉得。我又說：你曉不曉得你偷了我的東西？他說：你應當給我許多錢，我就不必要偷了。如是我便告訴他我怎樣無法供給他們，因為我工作得如此辛勞才能賺得多少錢，況且許多時候，我還得不到充分的針線縫紉，所以我一分錢都看得很寶貴，不能隨便花掉。我又說：若是他不早日改過，將來長大時，人家一定會送他入獄。他問道：現在他們送不送我入獄？我說：不會，他們不送小孩入獄的。呵！那就是了。但利一邊說一邊便走了。

娟蓮是一個很可愛的小東西，終日安安靜靜地，她喜歡我做成衣匠，因為她可常有一些零碎布去為她的囡囡兒做東西。她時常幫助我，坐在桌旁幫我洗抹盤碟，而且幫我摺疊被褥。安梯也幫助我，他每早晨整理自己的床和但利的床。但利譏笑他，但是安梯不大理他說些什麼。碧莉有時高興起來也幫我一陣，但是她沒有恆心的。

最使我擔憂的，是讓碧莉和但利在一地兒，他們老是爭打得可怕。但利老是激惱碧莉，

他扯碎她的紙团，打她的嘴巴，假若我不在旁邊時，碧莉便氣得號啕大哭。

碧莉是一個活潑有趣的小東西，不過她常常以爲她比任何人明事通理，她喜歡惹人注意，所以她最愛表演。她對於閱讀寫字比較其他小孩學習得快些，而且比安悌還快。背誦也較迅速。學校的教員說：若是她們能使她終日不得閒暇，那麼她就很好，不過她比其他小孩學得快了許多，所以她便無事可做，便不安靜，幫別人答問題哪，講話哪，鬧出種種亂子。有時她自己悔恨，她便哭着對我說：從此以後她要做好人。

有一天，月尾的時候，孩子們都很興奮的跑回家來說，校長給他們一次很正式的談話，談到他們大家要怎樣用功。他說他們都很用功，不過不要專爲得分數才用功。他又說：明天成績單便可發出來，是用一個封口的信封袋着的，除開各人的家長外，任何人不得拆閱。這便是一種對於學生很好的道德訓練，不要私自拆開，不要去管自己得了什麼分數，祇要自己在努力做就得了。

第二天，孩子們都得到了他們的成績單，在午餐時帶了回家。但利已經折開了他的。安悌亦然，因爲安悌說這校長是一個老假正經，要他們做他們做不到的事，人人都被他教壞

了。娟蓮沒有拆開，她常常都很聽他的話。碧莉也沒有拆開她的一份，因為恰好在先一天，她曾心血來潮，說過她要從此誠實而且爲人模範。我那時正在弄午餐，沒有工夫去看她們的成績，所以順手便將她都擱在櫥房碗櫃上，打算等午餐後再看。我知道碧莉急於想知道她的成績怎樣，因爲她不時走到碗櫃前拿起那封套撫弄着，並且讀上面所寫的「家長或保護人台啓」的字，讀完了仍擱回櫃上走開，我看出她似乎很快樂，因爲她終於沒有拆開來，終於她是個好孩子。但利老是注意着她，說出各種話來激怒她。可是碧莉說她要從此做好人，所以關於但利所說種種，都不能影響於她。她也不回答他，因爲那樣便不是好女孩了。

好了，到了孩子們回學校的時候了。我忙忙清理桌椅，碧莉也幫着我，我看見但利走到碗櫃前，可是我沒有留心他在幹什麼，忽然聽見他大聲的道：「碧莉！你得了乙上，甲，乙。說完便將破封套以及她的成績單丟在地下跑了。」

我真担心碧莉要害病，她哭着，午後也沒有上學校，臉子紅紅的，她想到她是怎樣在努力想做好孩子，想誠誠實實，而但利却將她通通破壞了，使她又從新開始。所以當但利放學回家時，她對他哭哭啼啼地，並且拿起一隻碟子去打他。我忙放她上床安睡，因爲她簡直

氣極了。

母親有時來看我，占美也來，他現在已經是一家汽車公司的助手，薪水很好，不久打算結婚了。後來他結了婚，母親便和他們夫婦同居，將小店子收束了。當她拍賣店子時，她給我一百塊錢，因為我正要拿來付一架鋼琴的第一次款項。我結婚時她給我的那一架，已經完全壞了。現在我要開始讓娟蓮和碧莉學習。當新鋼琴買來時，我坐下試奏我所知道的幾個老調子時竟一個不會奏了，就是最容易的也不能奏出。

我近來學得怎樣培植花園。屋前已滿種花草，後院子用了一半種蔬菜，留下另外一半，孩子們頑耍。夏季省了不少菜錢。安梯和娟蓮幫我斬草。我的鄰居都很有禮貌，可惜我不能時常和她們談笑，因為我終日都在工作。夏季很容易敷衍過去，因為我不要買煤，不過我還是一極力掙節以備過冬天。

有一年冬天，一切似乎都不幸，似乎沒有人有錢。縫紉的主顧少極了。我要求雜貨店主讓我先取物以後付錢，但是轉眼間我已經欠他三十塊錢了，他便不許我再除取。當我查看帳單時，竟發現但利擅自買了許多東西，如餅干、酸菜、蘋果、栗子、糖菓等等，完全沒有問過我。

的。他喜歡款待別人，我猜或許他是想別人敬重他。我不知道怎麼辦，家裏簡直沒有一文錢了。孩子們打學校回家，我要給他們午餐，我祇得將結婚約指拿到典當舖去當了兩塊錢。好了，第二天我接得一件小女孩的衣裳縫製，我趕忙做好，想得到一些工錢。不料那位太太說道：她現在手頭很窘，可否等下週付工錢給我。那時我手頭祇留了五角錢，我想不出什麼辦法。所以第二天早晨五點鐘便起了床，天氣極冷而且下雪。先一晚我已囑咐安梯給孩子們弄早餐。我說：我當如時回家作午餐。於是我便走到一家報攤上，等候送報貨車來了，問他要五角錢的報紙，他給了我一大捲，我拿着走到車站。那時雪愈下愈大，我用一條毛絨圍巾裹着腦袋以免弄壞了帽子。我站在地底電車站上，一心等候有人買我的報紙。但是我想他們大概沒有看見我，因為天既下雪，我心中又有些害怕，不敢站在當路，所以始終竟沒有賣脫一張報紙。我祇得折回家中，又冷又止不住流淚，遍身都溼了。這最後的三角錢都花掉了！幸而我還留了一些米和一罐牛奶在家中，如是我用米和牛奶作了午餐給孩子們。飯後進城找藍居利先生，在女工頭那兒領了一些女人的短褲縫製，她並先付了我一元工資。

安梯是第一個在公立小學校畢業的，因為但利留了兩次班，同時安梯又跳了班。安梯祇有十二歲，但是他比實足年齡看得要大些。

我買了一套深藍色的衣服給他，在畢業禮時穿，給他做了一件新的白襯衫，還買了新鞋新襪。在衣襟上插上一朵小白花。我另外獎他一枝自來水筆，筆上有兩道金圈。我有兩張入座券，所以母親和我一塊去了。孩子們都很可愛，所有的女孩都穿白色衣裳，所有的男孩都穿深藍色，安梯顯得非常漂亮。

首先孩子們一塊唱歌，接着校長讀聖經，接着一個女孩唸她自己的文章，接着又一女孩奏鋼琴，接着又一男孩奏凡阿林，接着便是校長長篇演說，他告訴孩子們說他們現在是到了生命的門口，自己千萬不可躲避自己的責任。他又說現在我們給獎了，頭獎是一位年輕的男孩，關於他，我們簡直不知道應當怎樣稱贊，總而言之，他將來一定有一個光明燦爛的前途，爲人羣謀福利。威廉士安梯請你站到前面來。

安悌頗驚奇，忙跨過孩子們的前面，臉上紅紅的。於是校長拿着一個小金獎牌掛在他的衣襟上，並且說了一些話，大意是講他不僅志氣高遠，同時他的能力也足以達其願望。若是諸位看看四周的牆壁，諸位便可看見他所作的許多圖畫和圖案，是何等的準確而且富有美術意味！還有那牆上的許多精緻的裝飾，也都是這位青年人的成績。他是這些裝飾的設計師，在他的鼓勵之下，他的同班十分熱心地幫助他完成了這困難的工作。他不是一個尋常的工頭，必須事事完美他才稱心滿意。臨了我便祝他一生都要事事完美才稱心滿意。當我出來時，我不由自主竟流淚了。但是我很快樂很得意。安悌立刻到我身邊，將獎牌給我，我吻他，他也任我吻了。

我們回家後，但利說：哼！我不信這東西能值得五塊錢！

我和安悌討論他以後打算怎樣，我說也許他去學畫招牌比較好，因為他不是圖畫很好嗎？但是安悌說：不，他要升中學，也許還想升大學，因為他的志願不僅僅在學繪畫而已，他自己也講不出他究竟想要什麼，不過他若是他沒有充分的教育，他便不能成一個大人。我說：但是，安悌，我不知道我們打那裏有這筆錢呀？他答道：他可以每早晨挨戶送麵包，那

麼一星期可得兩塊錢。此外，媽媽！他又說道：我好不好下午也找得事情做！我忍不住笑了說，若是你進中學，那麼午後你得讀書呀！

中學要下半年九月才招新生，所以安梯除了早晨幫人送麵包外，午後還送報紙，每週可得三塊半錢。他給我三塊錢，我讓他留下五角錢自己使用。

他在自己房門上加一把鎖，遇着閒暇時候，便自己鎖在房子裏，不讓但利進去。我問他幹些什麼，他也不肯告訴我。他做了一隻大木箱，箱上也有鎖，他將他所做的東西一古腦兒都裝在大木箱內。他老是問我要各種奇奇怪怪的東西，例如問我有沒有金色的花邊哪，有沒有一塊紫色的綢哪，又常常在我的針線盒內找各種零碎布塊，他似乎還在紙上畫些什麼，因為我見他出來更換繪畫用的水。

有一天，他說，若是我告訴其他人，他便將他做的東西給我看。我說可以。他便拿出一大堆傀儡的畫片給我看，所畫的都是些「玻璃鞋」那類故事上的人物，畫得很有趣，是用許多好看的彩色繪成的。於是他又打開那隻木箱，裏面竟放滿了傀儡，做得和畫上的一樣，他們有各種可笑的面龐，手足，並且還帶有一大堆線。他告訴我他祇要拉動這些線，便能使

這些傀儡走路，跳舞，行禮，以及做各種各色的動作。他說他們是些木偶，他將他自圖書館借來的一本書給我看，由那書中他學會怎樣製作木偶的。他又告訴我他是用了一些報紙和膠水製成了面貌和手足。並說明他怎樣將這些碎布粘上製成了衣裳。件件都做得十分整齊而且漂亮。他說他要為他們做一座戲台，他問我可否許他去角樓上工作。我允許了他，並且在窗前清出了一大塊空地給他。但是不久孩子們終於曉得木偶這回事了，因為安悌把那本書借出得太久了，圖書館的人責備他，他祇得講出是什麼原因，他們便要看這些木偶。當他拿去給他們看時，他們使用了一隻盒子裝起陳列，加上一張卡片，上面寫着「木偶，威廉士安悌作，年十二歲半。」給一位富人看見了，忙捐了一百元與圖書館添購書籍，因為他說現在可看見圖書館是怎樣有助於年輕人了。

安悌製好戲台後，便在後院裏表演給同街的孩子們看，他告訴碧莉怎樣幫助他，每人收票價二分，表演了三次，共得了兩塊錢。

安悌和碧莉很要好。他喜歡告訴她，他將來長大了打算做些什麼。她也喜歡將她將來想做的許多偉大事業告訴他。有一時期，孩子們都如癡如狂的愛馬毛做成的約指。男孩們

爭着在馬尾上拔下毛來做。安梯做了個很漂亮的給碧莉，還做了一個手釧。

可是但利和碧莉老是講不來。對於但利我簡直毫無辦法可想。真不懂爲什麼安梯的舉動老是對的，而但利的舉動老是錯的。當我問他爲什麼不也上上圖書館，學學做東西。他便笑着說，他是要做個真正的男子，不要像安梯的女人氣。有時晚間他在外面直鬧到十一點鐘。我覺得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在街上頑得這樣晚不見得是對的舉動。此外他又時常吵着要錢。有時他也做一些零碎差事，可是他的工資必據爲己有。有一次，木街的警察走來。拿着許多五分錢一分錢一角錢的散幣，對我說道：這些是我從一個賭錢的攤上得來的，你的孩子也在內，我想給還你，也許有些用處罷。他時常賭錢，我有幾次見他在外面煤氣燈下，喊道：快躲開！警察來了。等到警察走來時，他們通通跑光了。有時他們打紙牌賭錢。常常有一些做母親的走來對我說，請你將但利留在家裏罷，因爲他會把所有的孩子教壞了。

若是我訓誡但利時，他老是回答我一句舊話道：媽媽，不要耽心我，有一天我會有許多錢的。我知道怎樣便可得到許多錢，你等着做老太太罷。

他的談吐老是那樣粗鄙不堪。有一次當碧莉和娟蓮打他面前走過時，我聽見他忽然

安靜了，說道：「喂！你們這些人，快閉住你們那張臭嘴罷，你不見我的妹妹們在那兒聽嗎？誰敢在我的妹妹面前說出什麼話時，我便會打他的嘴巴。可是碧莉冷笑道：「呵，但利，不必裝腔做勢了。」

但是娟蓮始終很好，安安靜靜而且怕人家注視她。她在學校很好，能按步升班，雖然她並不大聰明。她在家裏幫我許許多多忙。她能獨自一個做全家早飯。有時助我縫紉。她能做出很精緻的鈕扣眼兒，能在縫衣機上縫出直直的線條，祇要我已做好了初步。

碧莉不像但利那樣使我操心，但是我始終不能了解她。她不像娟蓮那樣有恆心地幫助我。她祇遇着偶然高興的時候便做做事，如清潔地洞哪，擦乾淨鍋子爐子的底哪，擦亮水槽上的水管哪，洗蒸氣爐哪等等。她討厭縫紉。但是她對於閱書却有如醉如癡的嗜好。她不像安憐愛看關於製造物件的書，她祇看故事。她在一個公共圖書館借書，館員祇許她兩天借出一本，恐怕她要損傷她的目力，而且勸她多作戶外活動。所以她便在街角的一家教會圖書館借，又在學校圖書館借，有時她一天竟唸了兩本書。她吃飯時看書，在學校裏也看書，因此發生麻煩。她的教師說她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可是非常難纏，她們說她很率直，好回

嘴，老是提到她自己的權利。

碧莉也很愛奏鋼琴，但是她要我改聘她的教師，因為她不高興像娟蓮一樣彈那些呆板調子如 The Maiden's Prayer 之類。她要求我為她另聘一位教師。新聘教師是猶太人名西門，他教她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聽去似乎完全不成曲調。他的薪金較娟蓮的教師高一倍，但是當我告訴他我無法籌得這樣多時，他允許將薪金減低，因為他說碧莉是一個天才學生。碧莉終日彈一些東西她叫牠為 Sonatas，娟蓮却能奏一些好聽的調子給我聽。

但是雖然如此，碧莉心中却似乎總較其他孩子為抑鬱，我想大概是因為她太易於感傷罷。

每早晨九點鐘左右，照例有一個盲者走學校經過，去教堂祈禱。孩子們很喜歡為他引路，雖然他並不需要任何人幫助而能自己前進。好了！但利每遇遲到時，他便託辭說：因為他引盲者去祈禱的緣故。有一次，教員明明知道是另一個孩子引盲者去的，所以她便將但利領到校長跟前，他還是說他引盲者去祈禱的，校長便命他回頭，整個早晨罰他坐在課堂前面，並在胸前掛了一張紙，上面寫着「說謊者。」

我不懂我們恰巧住在學校對面，而孩子們何故老是遲到，有一天，我的確看見碧莉走過街上學校去時，恰巧那盲者來了，她忙跑到他跟前，拿着他的手，我見盲者對她笑笑，她陪着他走過兩條街到教堂去了。我那時正在掃走廊，我見她回頭再上學校時，剛剛跨進草場，九點鐘的鈴聲便響了，我知道她又遲到。

到了午飯時候，碧莉回來了，樣子怪難看，哽哽咽咽地啼哭着，話多說不出來。我安慰她，問她是爲了什麼？她說當她告訴教師關於盲者的事時，教師送她到校長那兒，他笑，教師也笑，於是他們叫她站在課堂前面，掛一個「說謊者」的招牌，並說她和但利一樣。

碧莉對於說謊一層，很有趣味，假如她說了謊話時，祇管是一件絕小毫無關係的事，她過後必定要對我說：媽媽，我先說的不是真情形，關於我課後我說留在學校的事，實際上我是和露綺思到公園去了。有時祇管事隔一星期了，她還是要跑來講個清楚——彷彿那樣使她終日不安一般。所以我曉得她現在是怎樣的難受，因爲人家竟叫她「說謊者」。她不肯用午飯，哭哭啼啼地，我便讓她留在家中，整下午她的臉子都是熱烘烘地。半夜還時時驚醒，哽哽咽咽，我拍她安睡。她發狠道：從此以後決不上學校了，決不去了，決不去了。

次日早晨我去見她的教師。我告訴她昨兒我的確見着碧莉的舉動，並且告訴她碧莉害病了。她說她很抱歉，她一定在感謝節那天讓碧莉表演故事，讓她一抒胸中抑鬱，並當衆剖明一切。但是她又說道：雖然如此，你千萬不可太認真了，因為碧莉頂會裝模作樣。我不大明白她的意思，不過當我告訴碧莉關於感謝節日表演故事的一節時，她似乎舒服了些。

她所表演的是一段清教徒登陸和嚴肅枯寂的海岸的故事。她要求我替她製一套清教徒的服裝，她將她書本上的圖畫給我看，我便用了一塊舊灰色衣裏爲她改製了一件衣，長拖及地，並製了一條白圍裙一塊白頭巾和一頂小帽。碧莉說：教師不知道她是化裝，起先她很生氣，但是後來她笑了說：碧莉，你真是叫我沒法對付。

一五·

第二年，母親患肺炎，我和占美的妻盡力調護，但是她終於死了。喪禮完後，餘下兩百塊錢，占美和我各人拿了一百。我大約用了二十五元專買黑色衣裳，因為母親定喜歡我爲她穿黑色。她曾對我生氣，因爲我沒有爲傅南穿黑色，除了一套喪禮時用的以外，餘下的錢我

爲娟蓮碧莉割去了扁桃腺，爲但利製了畢業禮的衣服。

但利畢業時，已十五歲，較其他孩子年長，不過他並不十分高大。他要我在自來水筆之外，還爲他買一口本級的紀念針。我都照給了，但是不到幾星期，他說他通通遺失了。我問但利他現在打算作什麼？他說他想進中學。我很高興，因爲我想假如但利能受良好教育，他還是不失爲一良好兒童。他畢業時正是一月的時候，我心中頗爲安慰，這樣他在假期中，大概不致轉移他升中學的志向。

不過但利說他要進城內的斯德溫孫中學，他說祇有那裏還像個樣兒。我說：但利，可是那樣要許多車費呀。但利答道：若是不許他進城內的中學，他便不升中學了。但利現在也如安梯一般，有一份送報的差事，每星期可得一塊錢。所以我便說道：你可用那個去作車費。可是但利道：不，他要拿來作零用，他和同學的一塊兒走，不能像個窮光蛋。他說我應當每天給他二角五分錢，一角錢作車費，一角五分作午餐費。我說：我可爲他做好一份精美的午餐帶去學校吃。他忙喊道：不知道我怎麼想得出來，難道叫他坐在地底電車上帶着一包午餐不成？後來我想了一下還是件件都依了他，因爲我很高興他進中學。他說他打算學了當司帳。

員。

但利進中學後大約兩週左右，便開始問我要些夾肉麵包，還要一個蘋果，因為他說他在學校食堂，一角五分錢吃不飽。但利每晚非到六點鐘不回家，他說因為他在學校忙功課，所以他不必帶書回家來。晚飯後他出外送報紙，有時要弄到十一點甚至十二點才回家。假如我查問他上那兒去了，他便回道：呵，還不是和同學們頑。

安悌很用功，我想一個十四歲的孩子這樣用功實在不見得很相宜，但是安悌說他不在乎。他早晨和我一樣六點鐘起床，替我生火爐後便出外推麵包車送各種麵包，送完後按時入校。我叫他不要再送報紙了，可是他不肯，所以午後他還是送報紙。晚間還要做功課，很少有空閒時間做東西了。祇有一次，他對於汽船很感興趣，他買了許多關於汽船的雜誌，繪了許多製造汽船的圖，什麼地方安置機器，什麼地方作睡房，以及種種船上需要的東西。但是他將那張圖給我看時，我不大瞭解，我想大概你必須先懂得那方面的學問才能明瞭罷。他說他想學習怎樣繪藍色的建築圖。我要他去請教校中的一位教師。他果然去問了，並且將他所繪的汽船圖給他看。那天回家時，他高興得跳起來說，魯賓孫先生——那是他的圖

畫教師——說他將來必成一位建築師。我問他什麼是建築師？他解釋道：就是在人家想建築房屋時，爲他作計劃圖樣的人。他說他正希望作到一個這樣的人，因爲他並不是祇想繪出漂亮的東西，他實在還想能照圖建築出來。

我始終不大瞭解他所說的，所以他便請魯賓孫先生來我家見我。魯賓孫先生果真來了。他說安梯將來必成一位了不得的建築師，因爲他具有很好的實際數學方面的腦力，同時又有美術天才。他又說安梯在中學應當專門學習這方面的功課，以爲將來之準備。他又說現在正是美國應當有她自己的建築格式的時候了。此外他還說了許多話，關於美國應當怎樣發展她自己的特有文化，因爲美國本具有她自己的特有文明，他發現安梯具有偉大的創造力和勇氣，所以他想將他自己的理想講給他聽。庶幾乎美國不致永遠步哥特式(Gothic)及文藝復興式(Renaissance)的後塵，而能創造出美國式的特殊建築。安梯靜靜地聽他說，臉上腓紅，眼裏射出光彩，我可以看出他是快樂極了，因此我也很快樂。我祇覺得魯賓孫先生所說種種似乎比我所能瞭解的還要重大得多，也比一切日常所發生的事情重大得多，或許就是世界上人人和我一樣努力工作，努力忍苦，所想做到的事罷。

我說我必盡力務使安悌能入大學。魯賓孫先生說他打算訓練他去參加考試，讓他得到哥崙比亞大學的免費學額，並且若是安悌還需要金錢時，他很願意借給他，因為他是孑然一身無所罣慮，他覺得現在他所有的雄心似乎他自己都沒有什麼希望做到，同時認為安悌或許能夠做到。

魯賓孫先生去後，安悌跑上角樓，整下午躲在裏面，我猜他是太興奮太高興了，或許還有點兒害羞罷。

有一天早晨，我聽見郵差在我們門口發聲，我走出去時見但利正在關起信箱，對我說道：沒有什麼東西，是一份廣告寄給我的。後來大約過了一星期左右，又發生一次同樣的事情，我因此知道但利在郵差未來之前，從來沒有上學校去。我問但利，你不怕遲到嗎？他回答道：呵，不會的，我的課程表早改了，第一課要到十點鐘開始。後來又有一天下午郵差來了，我去看時，是給我的一封信，信封角上印着斯德溫孫中學秘書室寄。裏面信上寫道：夫人，你的兒子威廉士但利，自二月十二日起未來上課，我們現在決定取消他的學籍，請你命他立即送還所有書籍，否則恕我們將有不很客氣的辦法。我們很抱歉取這樣的態度，不過因為這

是第三次通函與你，以前的始終未得覆書，似乎你並未十分注意此事，所以我們不得不如此，祕書室啓。

那晚但利回家時，我將這封信給他看。他罵道：可鄙的東西！醜態的東西！……還說了許多不堪的話。我說道：但利，你不應當說些這樣的話，你且將這封信的內容解釋給我聽聽。但利邊笑邊答道：這個沒有什麼意義的。必定是弄錯了，別理他。因此我想也許他講的是對的，便將信丟在一邊。可是那晚間我再細細想了一番，決定還是去調查一下較為妥當。

次日我便進城去見祕書，他說，不會弄錯的，但利到校之日總共不過兩星期，在那時期之中，他給全校一種很不好的印象，所有的教師都埋怨他，其中一位教師責他欺騙，當他斥責他時，但利竟伸手打那教師，以後便再也不來學校了。現在學校祇要他送還所有的書籍，否則便要我賠償四塊錢。

那時距但利上學之日已經有兩個半月了。

在回家的途中我簡直氣悶已極，唉！我真不能再忍，真不能再忍了！我究竟應當怎樣對待但利呢？我究竟應當怎樣對待他呢？我恨得吐不過氣來，心中祇想痛哭一場，又不能在地

底電車上當衆而哭，所以等到回家後，便將自己鎖在浴室內，讓女孩們見不着我，我好盡情痛哭一番，稍抒胸中鬱悶。但是在我胸中，和喉間還是壓了一塊大石一般，異常傷痛。我覺得世界上沒有人能幫助我，也沒有人注意到我和孩子們的將來，我雖十分需要別人幫忙，可是有誰關心我們的生死存亡呢？我不懂自己爲什麼會這樣努力爲孩子們工作。這樣日夜爲孩子們操心？我真想不出這理由來。我不懂爲什麼霎那間他們便長成了四個不相同的人，實際上他們都是我身體的一部份呀！當我懷着他們時，我每半小時要喝一次蘇打水，隨時要上廁所，而他們出世以後，他們也不過是我生命史上所發生的一些事情而已。現在他們雖然還都在我眼前，可是他們已經完全不是我的一部分了。他們是四個人，和我一樣，各有他們自己的生命，各有他們生命上的一切。我回顧自己的身軀，我不明白他們之所自來？以及我身軀之與威廉士安梯，威廉士但利，威廉士媚蓮，威廉士碧莉有什麼關係？我祇覺得是被利用了，我不明白我生所爲者何？我想我正如一架縫衣機，不知道是誰在踏動那踏脚板，也不知道是在縫製什麼，祇是努力縫紉，不管爲了什麼呀。

那晚我叫但利來客廳，我很懇切的對他道：但利！請你說一次老實話罷！但利！請你說呀！

我很想幫助你，我願爲你吃盡苦頭，但利好好說出罷！也許我能幫助你得到你所需要的。

於是但利說道，這幾月來每天早晨他都是去公園頑耍，在一家馬克餐館中用午飯，而最近一嚮他也沒有買午餐了，一切食物都在家中拿去的。午後多半消磨於雜耍戲場內，或影戲院內。我問到他的書籍，他說作五角錢賣掉了。我告訴他現在我得賠償四塊錢。

我告訴但利我是怎樣的艱苦，旁人的母親怎樣有丈夫幫助，而我却要單獨一人來撐持。我又讓他明白他是怎樣的待我不好，使我爲難。我想他也許有點過意不去罷，因爲他從袋中取出兩塊錢，並且說道：媽媽，這個你拿去罷，可以幫你付一點書費。我告訴你我一定要去找份工作，我一定好好去幹，我一定將所賺的錢通通給你。

現在我想關於但利已不成問題了。他果真在一家地產公司當了一位小店員。當他第一晚回來時，他說很喜歡那兒。我讓他穿了他的畢業禮服去做事使他高興。他一星期可得五塊半錢。第一星期他給我三塊錢。第二星期他說他要還一個同伴的帳，所以祇給一塊錢。從此以後他或給我兩塊錢，或一塊錢或完全沒有，或則甚至在一週之中還問我要一塊錢。

六月中碧莉與娟蓮同時畢業，因爲碧莉跳級兩次而娟蓮却是循序讀完的。娟蓮已十

三歲半，碧莉十二歲半。我不知道她們現在應當怎麼辦？娟蓮說他打算進中學的速寫與打字，的三年速成班。可是碧莉說她將來想升大學，所以她要讀正式的中學課程，不過她想要像安梯一樣祇費三年便讀完牠。那年夏季碧莉在午後爲人看顧嬰孩，我幫她集下所得的報酬，使他進中學時能製幾件新衣裳。娟蓮留在家中幫助我不少。

但利在整個夏天都很安心的在做事，起先工資加到六元一星期，後來又加到六元半，他一直都很努力。

一六·

我很高興他們又選舉威爾遜做總統，因爲我實在不願意想到有戰爭。那年安梯在中學畢業，魯賓孫先生幫助他讀書去應免費學額的考試。安梯得了第一名，並且同時還考得州政府的補助學額，每年補助一百金，共補助四年。他將中學的四年課程作三年修完，而年齡還祇十六歲。他常常都是很疲倦的樣兒，我勸他不要用功太過。但是他說他要如此，因爲我也是整天操心。他想早日出來建築美麗的房屋，賺到許多錢。暑假中他在位建築師那

兒做事，將薪金全交給我，我通通爲他保存起來，因他進大學時要很大一筆書籍費和儀器費。後來他進了大學後，午後還在一家藥舖做事，午飯時又在飲冰室做事，每星期可得十塊錢。他給我五元供我使用。我很高興，因爲現在戰事終究發生了，百物騰貴，我很需要多點進款。

樓上住的老年人死了，他的妻搬去與她的姊妹同住，因此我寫信給藍居利先生，請問他我現在應取租值若干出租樓上房屋。因爲我知道各處的房租都已漲高了。現在我們住宅的周圍很少有單獨一家居住的小住宅了，因爲他們都將牠拆卸了改建高大樓房。有時我簡直有些不相信這波斯派克路便是當年我初搬來布朗克斯時的波斯派克路，因爲現在那些美麗的房屋，草地，狗，樹，路中的青草，都已經通通不見了。眼前所見的都是些電影院哪，舖店哪，以及許許多多大樓房。

藍居利先生說我現在可收租值四十五元了，我不大肯信，可是當我貼出招租字的第一天便有一對年輕夫婦承租了。他們並說油漆棧棚都歸他們自理。我很高興，因爲棧棚一次要花七十塊錢左右，我現在正是拮据非常。藍居利先生說我還是照從前一樣祇要付二

十二元押款，並且幾年之後我便不必再付了，因為那筆押款已經快要繳納清楚其餘的錢我可以通通留下來。他又說這所屋子現在已漲高了一倍價值，再過十年後必比我所付的漲高四倍或五倍，所以叫我沒有得他的同意時千萬不要賣掉，以免上當。

百物一天一天騰貴，生活一天一天困難。煤的價值漲得這樣高，我真想不用就好。每當帳單拿來時總比我所希望的數目高得多。碧莉說我必須把縫紉的工資提高，於是女孩們便幫我做藍居利公司的穿珠子的工作。娟蓮還幫我做兵士們用的毛絨衣和襪子。可是碧莉不肯做，因為她說她不相信戰爭。我沒有閑時去想這些，我現在比較從前更忙碌，雖然進款比較優裕一些。

我猜多半的原因是爲了但利。

但利大約繼續做了八個月事，有一天，他忽然跑回來說他被公司辭退了，因為買賣不好，但是他做事的地方遣人來告訴我，因為他們發覺了但利偷竊店中各種小物件，幾月以來他差不多每星期要偷去四塊錢的郵票，他們特來告訴我，因為他們想我應當有種辦法對付這件事，否則他終久有一天必被逮入獄的。但利一生有職業的時期就此終結了。

距我們所住約兩條街遠近的花悅斯街，新近設了一座彈子房，但利差不多整天都在那兒混。有一晚將近十二點鐘了，我想我倒要看看爲什麼他老守在那兒並且順便叫他回家，因爲已經是十二點鐘了。他還不過是十七歲的孩子，我不敢說他留在外面這樣晚是對的。

彈子房的窗牖差不多一直到頂都油了綠色，所以外面人不能看見裏面，不過因爲現在是夏天，門是開着的，所以我便決定站在外面看看究竟有什麼東西能使但利頑得這樣晚。我見許多男人和男孩圍了一個圓圈站着，有些在打彈子。他們都除去了外衣背心和領子，而領扣却還留在扣眼裏。袖子都捲得高高地，有些是穿的吊帶褲。

在房的中央有一張綠色的桌，桌上低低地懸了一盞綠色的玻璃燈。天花板上懸下一塊小小的四方東西，這些人不時將手中的棍子去上面擦擦，使棍子的一端變成綠色。當他們開始一局時，他們取出一塊有三條邊的東西擱在桌上，將球都圍在三角裏面，然後將那三角拿開，便開始去碰散這一些球。牆上有一塊黑板記錄分數。他們之中有些是和但利一樣的年輕孩子，有些比較年長，有些更年長些。凸着肚子，紅着臉兒，人人都吸煙，空氣異常混

濁。雖然門是開着的，那濃煙還是繚繞在桌上低垂的燈下。他們老是對地上吐痰，吐後又用自己的鞋去擦擦。我聽他們談話，都是一味吹牛。除開少數不開口的以外，人人都在誇耀自己怎樣聰明。有些涉及女人的，我真不愛聽。他們說到他們怎樣便可得到女人，以及當他們單獨和女人在一塊時幹些什麼事。但是多數誇談還是關於愚弄他人賺錢的事。有一人說他怎樣擱了一張厚紙在公用電話內使別人所有退回來的錢拿不出來，然後他便走去取出那張紙，沒收所有的銀錢。另一人說他怎樣假冒別人的姓氏去一家百貨公司定購衣服。另一人說他怎樣借賽馬賺錢，因為他認識其中一位騎者。但利說他怎樣在店中偷竊郵票，怎樣人家幾月來都不曾發覺，引起大家都笑。我想但利自以為簡直是個英雄了。大家都說他們知道什麼地方有許多容易到手的錢，祇要一遇機會，便可以做到，並且要盡情拿取，這便是富人們之所以有汽車，有華服，有嬌妻妾之故。於是但利大為興奮，喊道：你們這些人等着罷！看我有一天一定有一輛比煤油大王還要闊氣一點的車，那時我便讓你們盡情享樂。於是他們又是一陣狂笑，但利說儘你們去笑，總之我是比較聰明能幹些，就是你們這些人湊攏起來也敵不過我，將來我要給你們看的。

警察從對面來了，我趕緊靠牆站住，使他不能見到我。當他走進房中時，大家都裝着十分正經的樣兒，微微含笑，似乎他們彼此都很要好一般，不過他們終於有點傻頭傻腦，似乎都在自言自語說，不要給別人看出你是怕警察呀，快裝作你毫不在意的樣兒。一會兒警察走了，他們又大聲談笑起來，又說了一些關於他們怎樣聰明的故事。

我不能多站一刻了，我不懂是爲什麼，不過我心中爲他們擔憂罷了。他們各人心中實在都有些害怕，不過都要使別人以爲他是胆大。他們各人並不覺得自己真是怎樣好，不過又都想要使別人以爲他了不得。我不懂爲什麼使我想哭，正如孩子們小時將神話當作真事使我想哭一樣。這彈子房中的成人和青年正如小孩一樣，不能分別什麼是真實。他們都充滿了幻想，以爲生活是如他們所想像的，而不能看出實際生活究竟是怎樣的情形。

這時裏面恰好出來一個人，我便請他去叫但利，但利怒沖沖的跑來對我說：叫我立刻回家去，否則他便不回來了，因爲他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小嬰兒，我沒有權利來監視他，他會自己照顧他自己。

我祇得獨自一人回去，但利直頑到早晨兩點鐘才回家。

以後他老是這樣的，有時甚至要到天將明了才回家，若是我查問他時，他就回道：閉着你的嘴罷！或者道：別管我！第二天便要睡到午後才起床梳洗，我常常問他那一天可找份事情做做？他老答道：時局不好。其實時局並不見得不好，許多人都因為戰事的關係，更易找得工作而賺錢。

他時常問我要錢，他說我難道希望他進城去像個窮措大不成。因此我常常要爲他添製衣裳襯衣鞋和領帶等等。他每早晨起床必說道：媽媽，給我一塊錢。若是我說我一個多餘的錢也沒有了，他便要叫起來發出種種怪聲，使我不能不給他。他常說難道我要他去城裏找差事，袋兒裏一分錢都不帶不成。這樣混了兩年，但利依然不稍改變。

女孩子很好，祇碧莉偶然給我一些麻煩，她酷愛看書，我時時擔心她的目力。她像安悌一樣很用功，不過要瞧她是否感興趣罷了。學校裏的功課她覺得很容易，可是她加入了許多辯論會文學會之類，耗去了她大半的時間，她常常因爲一些不公平的事而十分興奮，她對我說了許多關於公平正義的話。她將她在辯論會的演說稿讀給我聽，都是關於識字測驗，八小時制，及茹蔬主義的。從前她有四個月的時間信仰素食，使我麻煩透了，每餐要特別

爲她烹調食物，因爲我即使祇攔了一點肉汁在蔬菜裏，她也要拒絕不吃的。所以我要爲她另外作蔬菜，與別人的完全分開。她常常因爲戰事問題在學校鬧亂子，因爲她在班上反對戰爭使教師生氣。

有一次，又發生了一次大亂子。因爲那時有許多婦女求選舉權的，在總統府前遊行，執着婦女要投票的標語。碧莉跑到她們的辦事處，要求許她加入隊中，可是她們說她年齡太幼，她因此氣極了。碧莉老是覺得件事使她感傷。

有一天，碧莉跑回家來，頭髮剪短了，簡直和男子一樣，因爲她的髮本是捲曲的，這時捲得更高。我問她爲什麼要是這樣，她說這是表示她解放。

不久，戰事結束了。因爲有一個名單葡的人被繫入獄，碧莉便終日在街頭演說。碧莉本來很漂亮，有黑而捲曲的髮，和黑的眼睛，所以當她演說時，有許多粗鄙的人說：呵！你這小妮子！你這漂亮的小妮子！我聽了這些話，便叫她不要再去幹了。可是碧莉說她不能讓任何流氓干涉她的「求自由及人類大同」的工作。她已經獻身於這種主義，所以她必服從主義。而不服從我，我不能管到她。

有一次，我們談到凱特姨母的格西。碧莉道：「呵！母親，你很可愛，不過你的見解真窄狹！碧莉現在老叫我母親，因為她說比較叫媽媽來得文雅些。她要媚蓮也改口，但是媚蓮說她不能，因為那樣叫很不自然的，所以媚蓮仍叫我媽媽。碧莉說：母親，你真是見解窄狹，你祇是因為格西和人私奔了，又沒有和那人結婚呀，假如格西掉轉來是那男的，你一定不會常常提起她來當一個可怕的例子講了。」

我很怕聽碧莉說這樣的話。因為她不知道她是講些什麼，我忙提醒她，她却笑起來說：「呵！我不明白嗎？你有沒有見過這本書？今年我們班上打算拿來表演，我是選擇委員之一，這書中所說的都是真理。我看那本書時，書名 *Damaged Goods*（譯者按：此劇主旨在表明婚前之貞操並非圓滿婚姻之主要條件。）」

第二天，碧莉打學校回來，哭喪着臉說，委員會都認可演這本劇，但是當她們給教師看時，有的教師笑笑，有些却生氣。碧莉說，無論如何她們要表演這個，因為裏面所講的都是真理。所以第二天她便發起一個辯論組，與另一組辯論她們是否應演此劇，但是教師們不許她們舉行這場辯論會。碧莉恨道：「好！我們便到街上去辯論，後來果真在街上辯論了。報紙上

紛紛登載這件事實，都帶着譏刺的筆調，似乎故意與碧莉爲難一般。碧莉氣了個發昏道：他們都不能領略這情形之嚴重，須知她是新時代一分子，當然應該傳佈真理來保護她和別人。但是當她將這篇話來對新聞記者說時，他們都把牠改成了開頑笑的口調，因此碧莉氣得哭道：當討論原則時，他們實在不應當取這種態度。

學校終於不許她們表演 *Damaged Goods*，碧莉因此辭職。後來由教師另外選了一個劇本，描寫一個年輕男人和一個年輕女人都被敦請了赴一個瘋人院的跳舞會。那男人以爲這女人是個瘋子，這女人也以爲那男人是一個瘋子，他們彼此都害怕對方，但是後來鬧清楚了，彼此才放下一顆心。她們都說除了碧莉以外，誰也不能擔任這女主角，因此他們請求她來表演。碧莉說雖然她覺得這劇情毫無意識，但是她要盡忠於班會，所以還是應允了。我很高興她去擔任，因爲我知道她每次演劇都感到很興味，她已經被人家譏笑得很傷心，尤其某報的諷刺畫，畫了一些小木偶在表演 *Damaged Goods*。

到了畢業禮那天，碧莉在演說比賽中得了第一，講的是關於孩子們的痛苦。她描寫許多年幼的孩子在工廠及礦洞裏工作，既沒有充分的食物充飢，也沒有充分的衣服禦寒，終

於因肺病而致死了，碧莉說得非常動人，引得人人流淚。

但是有一件事使我很驚心的，便是碧莉恨極了但利，他們久已不交談了，因為有一次他們爭鬥得很利害，但利打了她。每當但利在屋子裏時，碧莉便走出去。她常對我說道：但利真是一個流氓，你應當趕他出去。但是我答道：但利是我的孩子，正和你們一樣的。我想她這樣痛恨他，是因為他時時給我麻煩罷。大概是這緣因，因為在有些方面碧莉很像但利，她不看清事實本身是怎樣的，祇以為事實是如她所想像的那樣，而不幸但利時時打破了她的迷夢。每逢她聽見但利問我要錢時，她必趕快走出房外，臉色鐵青，眼睛兇得可怕。

有時碧莉打學校回家時，恰好但利才起床，或者正如平日一樣彎腰曲臂伏在桌上喝咖啡，她見了一定要很很地釘着他，使我心如針刺。因為我可看出她是痛恨他到了極點，並且是很傷她的心，使她彷彿想哭一般。

有一夜但利回家，我猜他必定喝得爛醉了，嘔吐得滿客廳滿屋子都是骯髒東西，累得我來洗抹。碧莉氣得喊道：我一定要殺死他！我一定要殺死他！一頭倒在床上便嗚嗚咽咽號哭起來，一直等我放但利睡了，我們大家都睡了時，我還聽見娟蓮夜中起床倒水給她喝。

有一次，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但利染了一種惡疾，安悌不讓我衣服侍他。安悌自己搬到角樓上居住，並叫我將一切但利用過的東西用沸水煮過，成日成夜我都在給他送熱水和衣裳。碧莉似乎很明白這事，她說等他好了一點後，假如他仍留在這屋裏的話，我便一定出去。我很憂心，因為我知道但利的病是由不規矩染來的，一定是和壞女人幹了些什麼，我又恐怕安悌一人不能照顧得十分周到。我時時聽得但利哼叫，似乎他很感若痛。可是安悌不許我進去。碧莉終日在滿屋子走來走去，滿肚子恨氣，彷彿要把她自己的心吃掉一般。她的眼睛一天一天深陷了，眼下加了一個一個的大黑圈。她的臉上表示她是在極力忍受些什麼，也許是我不能明白的。

一七·

兩女孩同時在中學畢業，因為碧莉如她所說的作三年修畢了。可是她用了不少苦功。娟蓮不過十六歲，我不願意她便去謀職業，但是她說她學商業課程目的便是爲此，所以她便在一家印刷店中找了一份差事，當速記及打字員。那家店子很小，祇有店主和一個

助手娟蓮雖是新手，可是她得十塊錢一星期。她將薪金都給我，我拿車費給她。她在家中用午飯。我每週爲她存三塊錢到銀行中。隔了不久，娟蓮說她很稱心，因爲她的店主很和藹，沒有一點刁難。遇着工作清閒時，他常讓她五點鐘便回家不必一定到五點半鐘。三個月後她的薪金加到十一元一星期。她說她的店主對她說他很喜歡她，因爲她既幽媚貞靜，做事又極精細。

碧莉進了一個不需納費的大學。並在大學附近的婦女俱樂部中兼充侍者，早晨上課之前她要去俱樂部照料早餐，晚間又要去照料晚餐；因此她回家時總是十分疲倦。我勸她不要去做這差事了。她答道：家裏總得有人來彌補但利呀。她說得這樣傷心，我真不能置答。

碧莉這樣恨但利真是使人害怕。我覺得很不好，因爲我常以爲但利不久便會改過的。我老在想怎樣使他找得一份職業，事情便解決了。時光真是如飛而逝，但利現在竟已經二十歲了。我想碧莉之所以出此，是因爲她不忍見我這般辛勞。但是我現在已較前好多了——我現在早晨老在七點鐘才起床，有時甚至七點半鐘。並且現在也已經有人早上爲我生

火爐了。

碧莉進大學一年後，她說：媽媽！我祇想怎樣能賺得一些錢就好，我想試試寫點故事，我將來想成一位作家，所以我現在便來開始罷。因此她果然寫了一篇故事，唱蓮爲她用打字機抄寫出來。在未寄出之前，碧莉拿來先給我看，內容是描寫一個女子，她有高尚的理想，服務於平民俱樂部。有一位富人愛上了她，她讓他明白她所做的一切，因此那富人便將家財全數捐出，建築了一座平民居，聘請這位女子爲經理，他們倆便一心幫助他人以享其餘年。我覺得她描寫平民的居處一段十分悲慘動人。碧莉問我這故事好不好？我說不錯，這故事很有趣。她便將稿件寄給星期六晚報，以後在家便不時跑到信箱旁去看，她老說着她現在可得到兩百塊錢或者三百塊錢，或者甚至五百塊錢也料不定。她說媽媽，我一定全數給你。

但是一星期後，那稿件退還了。碧莉很失望，過了一會她說道：是她弄錯了，不應當送給那家報館的，因爲他們夠不上了解牠。所以這次她却寄給大西洋月刊了。寄出後又終日守着信箱，不料那稿件依舊退了轉來。

碧莉異常懊惱，嘆道：我實在不能成個作家，我簡直一件事也會做不成了！我不如自殺罷！我說：碧莉你現在不過十七歲的小女孩，爲何便說些這樣頹喪的話？但是她對於此事終究感到十分不快，因爲她已經全告訴校中的女同學了。因此我便去買了許多東西給她，並打算爲她製件衣裳。起先她說她不要這件衣，她決不要我縫製，但是當我將牠掛起來端詳式樣時，她又跑來說祇怕太長了些；於是便穿起來看，並且告訴我什麼地方得修改。後來衣裳製成時，她很喜歡穿。

關於孩子們有一件事，使我很快樂，便是碧莉和安悌非常友愛。他們彼此都如膠似漆的相投。不久安悌爲碧莉在書店中找了一份差事，使碧莉不致如以前之辛苦，而且還有多量的書任她讀閱。

許多時候安悌都是笑容滿面的對着碧莉，不過有時他們也會爭鬥起來。但是我想他們是喜歡那樣，因爲他們常常互相辯論。安悌快有二十歲了，明年便可畢業，但是他看去彷彿有二十五歲一般，我想也許是他用功太苦罷。

安悌常說：碧莉，你不要把理想看得太呆，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有理由的，否則便不會

存在。於是他詳細對她解釋，怎樣她所有的着急和擔憂決不會使世界改變。他說世界是何等的複雜呀，若是你將一件事改變好了，也許其他的事便會更糟。不過雖然如此，他們談到戰爭時，安悌却表同情於碧莉。他說：因為我是一個建設家，所以我頂恨人家的建樹被毀於這種無意識的戰爭。可是碧莉，你却完全是個感情用事者，你祇會躲避痛苦和困難，因為你根本不承認牠們之存在。碧莉每聽得安悌說她是感情用事者時便要生氣，必定回答道：假如有人真正顧到實際，而使世界比較完美，讓我們都比較快樂些時，你便說，他們是感情用事者了。

有時他們爭鬥時吵得很兇，但是雖然如此，他們也常彼此靜聽對方發言。有時他們談到將來想做些什麼事。安悌每當說到他將來的志願以及他要建築些什麼東西時，他簡直像換了一個人一般，眼內放光，臉子火熱，使我聯想到當我剛生了一個嬰孩時的感覺。

安悌說：碧莉，你具有六種天才，不過都是情緒方面的。你永遠莫想成功任何事，除非你承認生命中有痛苦。有一次他又說道：天可憐見你能將你那些情緒方面的天才稍微集中注意一下罷，不要專站在街頭巷口演說經濟方面的不良現象了，若是你能使你自己

去建樹一些真正的美，你必能有許多成就。碧莉聽了又生氣，說他所講的一切都是幾千年前的老古董，難怪個人主義者與瞭解社會的人要發生爭端了。

他們可以照這樣鬧下去，一兩點鐘甚至幾點鐘還不停息。娟蓮呢，她老是那樣嬌羞的，她不懂爲什麼他們值得這樣興奮，她常常靜靜悄悄地送一些茶給他們喝，或者送些餅干牛油麵包之類。而他們也就喝着吃着，毫沒有留心那是娟蓮送給他們的。好在娟蓮也不在意，她是那樣做，因爲她心中願意。

一八

當那時候，娟蓮一直很穩重地在店中服務，安安靜靜地自己也覺得很舒適。她現在在科白先生處已經服務了兩年，每週的薪金已加到十五元，她加入了女青年會，每星期二到會中游泳，還加入了那兒的一個烹調社。有時她便和那兒相識的女友出外頑耍。

有一次，娟蓮陪我到都城戲院看電影，我從沒有上過那樣考究的地方。當音樂起奏的時候，我老在回想從前的事，那時每週某處店舖中有電影時，我常攜孩子們去看，我自己祇

要花五分錢，兩個孩子共花五分錢。孩子們常在那兒睡熟了，但利常爲我讀上面的字幕，因爲印得太小了。我的眼力不能見到，我想也許是因爲終日縫紉之故罷，使我的眼睛變成那樣。現在我坐在这壯麗堂皇的都城戲院中。我又嗅到那種奇怪的味道——那種小店舖中看電影時也有的味道。是一種煙霧濛濛的東西，噴在空氣中發生的怪氣味。我想起那時每當戲快完結，看客都將散盡時，祇有但利不肯回家，一定要看到最後一幕爲止。場中甚至祇留下五六個人，鋼琴老在那兒叮冬叮冬催眠似的將一個舊調子奏來奏去。有一次，但利和我看一劇名爲奈何橋的電影，內容講到有一座橋，如果走過橋的另一端，便是一座監獄。我忍不住眼淚撲漱漱的下來，但利也不能繼續讀出那字幕了，因爲他也在哽哽噎噎地。那時座中已空無幾人，四周黑漆漆地，鋼琴聲是那樣的沉悶欲睡，勉強拖到放映完畢。那是距但利後來被殺於電椅上二十年前的事，後來他被殺的那天，我耳中又聽到這一切聲音——那鋼琴慢吞吞地拖到影片完結，座中所剩下的五六個看客懶懶的打發上站起來。記得那時外面很冷，我們回家去要在這朔風凜冽中走過十來條街，精神疲倦不堪，昏昏欲睡。滿心想去獲得些少快樂的，不料歸途竟這樣悲戚可憐！寒冷！

可是現在我却坐在這兒，靜聽這悅耳的歌曲，奏者差不多有六十人，而且他們各自所奏不同。

娟蓮還是她那副安安靜靜胆小的樣子。有時碧莉望着她說：娟蓮，我想你若不是一個安琪兒，便是一個傻子。娟蓮從沒有什麼不快樂，她不像碧莉那樣滿心是計劃，她專愛忙忙碌碌做些小事情，她幫碧莉清理物件一如做自己的事一樣，因為碧莉是不整潔的。有一次她為碧莉補襪。碧莉對她道：娟蓮，當你補襪時，你有什麼感想？娟蓮抬頭望着她說：沒有什麼，我祇是休息罷了。碧莉說：真是浪費時間來補補綴綴，我們應當留出時間來運用我們的才智才對。娟蓮道：但是我沒有什麼才智呀！碧莉聽了，忙跑到她身邊吻她，並且說道：對！對！真是沒有什麼才智。你將來長大了正如媽媽一樣的漂亮可愛，你所覺得痛苦的，祇是討厭像我這樣的人罷了。

娟蓮近來長變了許多，她已經十八歲了，身體變得圓潤潤地不似以前的長瘦，似乎更漂亮了些。有一天，她下工回家，對我說道：科白先生——娟蓮的店主——要我問你，是否許他有時陪我去頑頑？科白先生前途正大有發展，現在他的店中已經有兩個人幫忙，不

似以前祇有一人了。

我給他一封短柬，要娟蓮轉交他，問他可否於星期四日來我家中晚餐。他也請娟蓮轉致一封回柬給我，說他很高興來。

所以到了星期四那天，我將屋子從頂到底大大清掃一番，將客廳裏的縫衣機蓋好，卸窗簾來洗乾淨，還有桌布餐布通通洗熨過，將桌子擺在飯廳內。但利已有一週不會回家了。所以我知道他今晚不會回家晚餐。但利現在常常這樣在外流蕩，有時甚至兩星期不回家。

娟蓮很早就回來了，洗浴後換上我幫他做的一件新藍色綢衣。她穿藍色非常漂亮，正如我穿藍色好看一樣。近來許多女孩剪短了她們的頭髮，但是娟蓮沒有剪。她雖很隨意的梳起來，讓牠繞在後頸上，可是很美麗。當她穿衣時，碧莉老在取笑她說：寒酸的作工。女孩要應酬她的關主人了。娟蓮辯道：他並不闊綽，他祇是在努力經營事業罷了，他每星期自己不過得薪金三十五元。他也不對我擺出東家的架子。於是碧莉又取笑她說：那麼講你們是在戀愛了，究竟味道是怎樣？娟蓮漲得滿臉通紅說：碧莉，不要瞎三話四，我是沒有戀愛，不過因

爲科白先生待我很好，人又很有趣，我禁不住欽佩他罷了，我還不配談什麼戀愛。安悌聽了插嘴說：碧莉，你放過娟蓮罷，你應當想到你固然是有腦筋，可是娟蓮却有本領，而在女人方面，後者還比較重要些。碧莉勃然大怒，他們便爭鬪辯論起來。碧莉道：別以爲你是個候補的第三流建築師便冒充你懂得一切社會問題，現在的女人已拋棄了她們的本領，大家都要來做建築師了，終久有一天要把你氣得筆直挺硬！安悌笑道：無奈世界上有許多的娟蓮——比你碧莉多了許多呀！你這年輕的姑娘，等到將來你在生物的需要上明白了你的地位時，祇恐怕你也要感到煩惱了。這時門鈴忽然響起來，科白先生來了，他們才停止爭辯。

我一見科白先生便很喜歡他，因爲他很穩重的樣子。他是一個真正的勞力者——你看他的手雖然是已經洗過了，可是在指甲和指紋中間，仍可見到墨水的痕跡。他的臉色異常和藹，使你覺得放心依靠他。

我做了一頓很好的晚餐，有雞，紅蘿蔔，青豆，紅薯，以及用冰淇淋鋪面的桃子派（Peach pie with ice cream on top）還有咖啡。娟蓮幫我做派，後來科白先生稱讚那派味好，我忙告訴他是娟蓮做的。科白先生說，他也住在布朗克斯，靠近富得漢街。他和他的母親同

住，父親早已死了。他說那兒也是正在建築房屋，現在他們的住宅已經漲高了許多價值。我告訴他我們這兒也是一樣。他說他相信我必定有一天可賣得二萬五千塊錢，因為別人會需要這塊地來建築大樓房。

晚餐後，科白先生問我可否許他陪娟蓮去看電影。我允許了他。等他們去了後，碧莉大聲道：「呵！他真是一個大饅頭！」安梯問：「爲什麼？」碧莉說：「他真笨，你不聽見他說共產黨要把女人國家化嗎？」安梯道：「好呀！就算你沒有罵錯，請問你又待怎樣？他不需要腦筋，因為他整天忙於做事，他便是所謂的國家的棟樑。」碧莉叫道：「呵呀！你使我背痛！因此他們都忍不住笑了。」安梯又接着說道：「好妹妹，假如你根本不承認人類及生活的現狀，那麼你不久一定要受到很大的打擊，瞧着罷。」碧莉道：「不，我決不承認生活的現狀，我要盡力使生活能比較美麗些，否則還有什麼趣味呢。」

後來安梯說他要到角樓上有一點事情，於是他便上樓去了。現在他將角樓弄得有條有理，成了他的住房，晚間睡覺也在那兒了。他裝了一塊黑板在房中，時常將些數目字弄來弄去。有時又畫些字母如A, B, X, Y, 等以及種種奇奇怪怪的符號。他又自製了一塊繪畫板，

將他的建築圖樣繪在上面，那圖樣完全不像我平日所見過的，都是一些直立的，高聳的，而且似乎還被咬掉了許多地方一般。有點像你用孩子們頑的積木造成的屋子，恐怕還沒有那麼好看。

安悌終日用功研究。他在藍色紙上繪白色線條的圖，已可以賺錢。他對我說：母親，這不過是一種雜差罷了，但是能使你少作點苦工，少坐在那縫衣機旁一點，也不見得是完全無益的事。祇要他能做得到時，他一星期總給我五塊錢或十塊錢。他要我將衣裳送給人家洗，我依了他，不過還是由我自己熨。我說：安悌，我並不覺得怎樣勞苦，我比較從前已經閒散多了。安悌道：母親，我不懂你有沒有想到你現在還不過四十歲呀！你正是一位青年太太，爲什麼不應當在生活方面找尋一點新鮮興趣呢？我答道：安悌！你們這些孩子已够我歡樂的了。安悌，你要知道當我是女孩兒的時候，我並沒有想到生活會有這樣複雜，後來當你們都是小嬰孩時，我也從沒想到你們會有長大成人的一天，我簡直始終是莫明其妙，不過我覺得很有趣而已。安悌忙跑到我身邊吻我說：母親，你不要擔憂罷，我永遠不會忘了你待我的種種，終我一生我將永遠銘刻在我的心中。呵！安悌！

驟然間！我們聽見屋外人聲鼎沸，——許多男人和男孩的呼喝聲，號叫聲，有些人喊道：這便是那狗娘養的住的所在了。於是我便聽見他們走上走廊前面的木台階，大聲吆喝道：好了！你這天理不容的東西！接着便聽見有件重東西掉在走廊上。我趕忙跑到門口，碧莉跟着出來，安悌也跟着出來，當我們打開門時，祇見一羣人正跑下台階到了街心。安悌道：究竟是撞了什麼鬼？忽然碧莉大叫道：這不是但利嗎？她便暈倒在地上了。

安悌抱起她走上走廊，她已在他的手臂上甦醒轉來，又哭又笑的說：但利！但利！他混身是血呀！我正在走廊上彎着腰湊近但利，廳上的燈光射出來，我見他口中還在流血，襯衫已染得通紅，縮成一團的倒在那兒。我和安悌將他抬進屋子，放他睡在床上，他開始哼起來，滿臉都是創口——頭上還有一條大創口，一隻眼睛腫得胡桃一般，嘴唇也通通是創口而且腫了。安悌說：快取點水來！碧莉忙跑到浴室中。我喊道：拿那個白盆子來，那是乾淨的。安悌爲但利洗乾淨臉上的血漬，但利便睜開了他的另一隻眼睛。我喊道：碧莉，快去叫位醫生來！可是但利聽見了幾乎打床上跳起來說：做做好事罷！不要去叫醫生。說完便倒在床上哭着哼着。我和安悌幫他除下衣裳，見他遍體都是青紅紫綠，背上更有一條駭人的大創口，襯衫已

深深地嵌在肉裏面了！我要去請醫生來，唉呀！這狼狽樣子，知道他究竟傷了骨骼沒有呀？可是安悌說：還是不請好罷，但利他自己知道的。於是我們便幫他洗乾淨所有創口，我又幫他擱了一條冷手巾在眼上，頭上札好紉布。我從沒有見過任何人的身體弄得像但利這樣的。我心中傷痛極了。我眼前驟然見他還是一個小嬰孩，我正在幫他換尿布幫他擦粉，遍吻他的全身，呵！他的身體多柔軟！多紅潤！多甜蜜呵！我覺得現在這個遍體鱗傷的人似乎和我二十年前曾吻過的那個小嬰孩毫無關係了。

安悌給但利喝了一點東西使他安睡，一會兒他便睡熟了。安悌說他今晚便在但利房中陪着他。碧莉在樓下廚房中，她的臉色臘黃，似乎非常難過。雙手緊緊相握，指甲幾乎要陷入肉中，彷彿永遠不能分開來了一般。她滿屋中踱來踱去，踱來踱去，喉間哽哽噎噎地不像是哭泣，祇像是想哭而哭不出來。口中不斷地說道：我不能忍了！呵！我真不能忍了！我不能！我不能！……後來她停了脚步，安悌讓她坐在廚中桌子旁邊，但是她還在搖搖幌幌地作出那種可怕的乾噎聲。她說道：安悌，爲什麼他們不殺了他？爲什麼我們大家要爲他這樣受苦？真是沒有理由！他無益於世界上任何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使人煩惱而已。

安悌很柔和地和她談着，使她安靜了些，便陪她上她的房子，也給她喝了一點東西讓
她安眠。

正在此時，我聽見娟蓮和科白先生回來了。娟蓮驚呼道：「媽媽！你似乎很驚慌的樣兒，發生了什麼事？」我答道：「沒有什麼，因為剛才一羣痞棍在街上吵吵鬧鬧，使我們大家都吃了一點驚罷了。我便爲他們煮了一些茶，並給他們一些餅乾和點心。」科白先生臨去時對我說：「他不日要請我和娟蓮去訪他和他的母親。於是我便送娟蓮就寢，回頭又走到但利房中，見他睡得很好。」

我下去洗杯盤，安悌坐在我旁邊，後來我也坐下來，我忍不住流淚。安悌道：「不要這樣，母親！請你不要這樣。」我說道：「咳！安悌，我究竟應當怎麼辦呢？我究竟應當怎麼辦呢？但利不是還不到二十二歲嗎？我真不知道我們有什麼辦法幫助他？」安悌道：「母親！我也是一樣不知道呀，不過我想你應當從此以後不許他再上我們的門。」我道：「安悌，我不忍那樣做呵！我如何能忍心，他是我的孩子，正如你們一樣，即使他是一個匪黨，我也不忍看待他不同。」安悌，我真做不出手，這個並不是我的錯，我實在是沒有辦法呀。」安悌道：「母親，我知道，你也沒有想到養育出

我來會是這樣，而養育出他來會是那樣的。我道：安悌，你能爲他在什麼地方找點差事嗎？安悌撫摸着我的頭髮說道：但利已經六年沒有幹過一點事了。

我一想，真不錯，但利是已經六年沒有職業了。這六年之中他究竟幹了些什麼呢？我十分疲倦，似乎我的精神上已遍佈了創痕而在流血——似乎我的精神上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一個再大沒有的打擊！

一九·

近來科白先生時常陪娟蓮出外，我知道我不必擔心，因爲娟蓮的性情是和我一樣的。但是我却有些擔心科白先生，我恐怕他一旦聽見但利是個這樣的流痞時，他會不願意和娟蓮出去了。

有一個星期日，我們到科白先生家中午餐。自傅南死後我還是第一次享受人家的服侍以及吃人家做的飯。科白太夫人是一位矮小而肥圓的婦人。她待我和娟蓮非常和藹。她領我參觀她的屋子，她有許多精緻的繡貨，使我記起從前我也繡過許多東西，不過多年以

來，沒有動手了。因為我整天都忙於縫衣服。她說，她真佩服我，因為我在丈夫死後，竟能撫養這些孩子成人。她覺得娟蓮每講到我的時候，態度很好，可見娟蓮真是個好女孩。說她的丈夫才死去三年，他也是一個印刷師，不過他老是在別人處幫忙，薪金倒很優裕，從來不使她有些兒不滿，祇偶然愛頑頑牌，以致她想買一張地毯或者杯盤之類都不可能，因為他把錢都輸光了。她也有兩個女孩，都已結婚，有一個並已有了三個孩子，她將照片都拿來給我看了。她真是嫺雅可親，而且談鋒很好，我很高興。因為我假如和人家交誼淺時，我是沒有多少話說的，而多年以來我也簡直毫無友朋來往。但是我心中老在想若是她知道了但利的一切時，她會說什麼話呢？

科白先生和娟蓮出去了，他有許多朋友，有些有汽車，他們常一塊出去頑耍。娟蓮從前回家會告訴我，怎樣有些女孩在衆目睽睽之下讓男人吻她們，有時有些男人喝酒，但是她說科白先生從沒有要吻她而且也不喝酒。

等他們回來後，我們用了一頓冷晚餐，有火腿，番薯生菜，派和咖啡，味道都很可口。娟蓮幫助科白太夫人安排桌椅。餐後又幫她洗滌杯碟。我看出科白太夫人極喜歡她。我更加擔

心，假如科白先生和他的母親知道了但利的行爲時會怎樣呢？

那年春天很可愛！我不懂爲什麼我覺得牠那般可愛，也許是我現在不似以前那麼忙，比較有多一點時間來欣賞牠罷，花兒都已含苞待放，宇宙間驟然換上了綠色。我早就培植了菜園，因爲天氣很暖。我記得我種了生菜，因爲那年春天我想試種一樣新鮮東西。我近來起床較晏，有時竟睡到快九點鐘。娟蓮碧莉和安梯有時便自己弄早餐。但利近來也在家中，不過他是和平日在家一樣，必要睡到午後才起床。他現在另外結識了城內一班朋友，終日都在地蘭洗街的一家飯館中。碧莉通通知道她說：那條街是在城東邊。碧莉每星期有兩晚在城內那兒的平民俱樂部做事。此外還在一塊地方學跳舞。有一次，她們在城內演劇時，她也是演員之一。

碧莉祇差一年左右就在大學畢業了。以後她打算在中學教授英文。她現在也較以前更美了。圓圓地，健康地，有紅潤的雙頰和微黑的皮膚，以及黑而捲曲的頭髮。看去更像凱特姨母的格西做女孩時的樣子。有一次，她跑去找醫生幫她在耳上穿了窟窿，於是買了一付金耳環，她說她要打扮得像個吉卜賽人。

娟蓮很端嫺美麗，我看出她是和科白先生戀愛了，因為她常常藉題來談到他。有一次，她在花園中幫助我種一株新玫瑰樹，因為我們已有的一株已經凍死了。娟蓮對我說道：媽媽，我若是和科白先生結婚，你覺得對不對？她一邊說臉上已羞得通紅。接着又道：我是指假如他向我求婚的話。我答道：呵！娟蓮！你還這般小，你還不過十八歲呀，不要談到結婚的問題。但是我口中雖這樣說，心裏已知道她的意思，是虛及假如科白先生知道了但利的行爲時，不知他將怎樣講。可是我不願意討論這個問題。娟蓮不理我的答辭，仍繼續說道：但是你覺得這樣對嗎？我心裏想了一下，也覺得或許當現在娟蓮和科白先生情愛還不十分深切的時候，作一結束也好罷；我便說道：娟蓮我懂你的意思是指但利的事，我也想也許我們應當告訴他。娟蓮點點頭說：我也是這樣想。我又說道：可是他並沒有向你求婚呀。娟蓮道：正是，否則便難辦了。我告訴你——艾第（科白先生之名，譯者註）下星期六午後會和我一道回家，你好不好有意無意的提到但利——你請他幫忙想辦法，這樣我看是個很好的法子。順便告訴他了。若是他聽了感到不安，而不願意和一個有但利這樣的人的家庭聯婚時，他便可以輕輕放過，而我也一定可以看得出來。那時我便另外找別的差事，一切便都解決了。娟蓮

雖如此說，我仍很擔憂，因為我明白，那麼一來時，一切並不能都解決的。

因此在星期六午後，我對科白先生說：「呵！先生！我希望你能指教我關於我的兒子的事。於是我便將但利的一切行爲告訴他，怎樣他已有六年沒有職業，怎樣我知道他的行爲是不對的，怎樣近幾年來我時常見有警察在我的屋子左近徘徊，我敢說那一定是爲了但利，怎樣他有一次被人毆打，怎樣現在又加入了城內的一個無聊的團體。科白先生靜靜地聽我說完，然後答道：爲什麼你不趕他出去？接着又道：許多時候，在一個很良好的家庭中，會產生像這樣的不成材的子弟，我覺得唯一的辦法是讓他出去碰壁，假如他自己想碰的話，你不應讓他使你擔憂，所以最好不要令他再入家門一步。我默然無語，因爲這些話我早已都聽過了。但是科白先生又繼續說道：威廉士夫人，現在我要和你討論到正問題上了，這問題便是關於娟蓮和我的。威廉士夫人！你知道我很希望和娟蓮結婚，可是我不知道你是否願意？他是這樣出我不意的問來，使我仿如被棒擊了一般，我便答道：你可以向娟蓮去說：他又道：威廉士夫人！你知道我簡直狂戀着她，她是那樣可愛！那樣溫柔！那樣美麗！呵！我真愛她極了。我笑道：好呀，你最好對她自己去說！於是我便趕到花園中叫娟蓮進去，她滿臉羞得通

紅，我讓他們兩個在那兒。

一會兒娟蓮趕到園中來見我，兩頰紅泛桃花，我看出她是十分興奮，她簡直如同跳舞一般對我說道：你猜得着嗎？當我問他我有一個像但利這樣的哥哥，你還願意和我結婚嗎？他却笑着說道：我不是和你的哥哥結婚，我是和你結婚呀！不過我希望我和你的母親能因此更加親密。

我十分快樂，因為我不必再擔憂但利之破壞娟蓮的幸福，並使她抑鬱了。

此後娟蓮常常和科白先生往來，我覺得真是有趣得很，因為不久以前娟蓮還是穿着短裙上學校的小女孩，一轉眼間她便要結婚了。

110

五月的最後一星期安悌便要參與考試了，他現在終日埋頭用功，我很難見着他，他老是躲在角樓上，除開吃飯時才肯下來。有時半夜我還聽見他下樓到廚房取咖啡。安悌不大談到他在校中的情形，不過我知道他已做了兩次班長。他常常去看魯賓孫先生，有時他需

錢用時也會向他借過。

到了考試的那一週，安悌簡直是通宵不眠。他說祇要他能得到較好的積分時，他便可以在一家公司中獲得一個位置。他說那是美國最進步的一家公司，唯有那兒才能給他機會試行他的理想。那幾星期我非常爲他擔心，因爲他簡直像一爐火般終日燒得太甚了，後來他過了考試，脾氣很大，我們都不敢和他談笑。

以後當他等候揭曉時情形更糟了。我想他簡直會要發狂，因爲他老在說他敢斷定他是做錯了。但是過了三天後，安悌跑回來一把抱住我，吻着我，喊着說他得了全班第一。

到了安悌行畢業禮的那天，我將自己的積蓄請科白先生幫同我去買一隻真金表贈給安悌，我們找到了一隻很可愛的，價值四十元。我祇在裏面寫了，「母親贈，一九二二。」幾個字，我帶了娟蓮和碧莉去參加典禮。科白先生給娟蓮休假一日。

所有的父親母親都到了。人人都十分興奮！快樂！驕傲！我簡直有些不敢相信我有一個兒子在這樣一所偉大的大學畢業了！在座的人都是很闊綽的樣兒，碧莉娟蓮和我都覺得有些慚赧，所以我們不敢像他們一樣談談笑笑，祇靜悄悄地坐在那兒。一會兒演說完畢，接

着頒發獎品。頭獎是赫利門紀念獎金，有五百塊錢。得獎者便是安悌。大家拍掌歡呼，我喜歡得流淚，因此我坐着不敢動，恐怕給人見了不好意思。碧莉和媚蓮却很興奮地和別人一齊站起來，碧莉對坐在她旁邊的一位夫人說：那是我們的哥哥。因此大家都扭轉身軀望着我們。接着頒發學位。安悌的學位後面還附帶了幾個拉丁字，旁人告訴我，是表示成績優良的意思。

於是所有畢業學生都跑到他們的親屬跟前，大家互相接吻。安悌跑到我跟前緊緊地抱着我，我也緊緊地抱着他，簡直不想讓他走開了。接着大家都到外面草地上，許多人跑來見我們和我們握手。安悌領了他的幾位教授來見我，其中有一位說：你有個這樣好的兒子得意嗎？安悌很敏捷的回答道：先生！我很得意有個這樣好的母親。引得大家都笑了。那天早晨一切東西似乎都很美麗，太陽射在綠油油的草地上，四圍的房屋都是那般幽雅，所有的畢業生穿着他們的黑色學士長袍，戴着黑色帽子。所有的家屬都穿着漂亮美麗的衣裳。一切都是喜氣盈盈地，使人感到人生的樂趣，感到奮鬥的樂趣。我不知其所以然的手中已堆滿了鮮花。許多陌生人紛紛對我說：安悌真是了不得。碧莉和媚蓮穿了她們的新衣裳站在

那兒真似出水芙蓉一般。我注視着他們三人個個都是那般年青英俊。安梯呢，體格修偉，溫文爾雅，能自知生活中所需的一切，而且能恰由其道而得之。碧莉呢，非常活潑，進取而懼怕苦痛。娟蓮呢，對於生活總是十分樂觀的。我覺得人生真是不可思議。彷彿生活已經是直打我身體中經過，我覺得牠真是很美麗而且有價值。我回頭看看自己的手足和身軀，我想到他們都是由我而生，不覺全身都因為我們目前所發生的一切而高興得沸騰起來了。

我們回去時雇了一輛營業汽車，這還是我生平第一次坐汽車，除掉第五街的公共汽車之外。我微微有點害怕。我們談到安梯怎樣用他的五百塊錢。他說：我打算給媽媽一半，讓她到鄉間去消夏。此外我想為碧莉買一本她最心愛的大書，為娟蓮買一隻銀手袋，餘下的自己製幾套新衣，買點書籍儀器，然後去城內華士特公司找個位置。他們現在一定聘用我了，因為我從前和他們談到時，他們說過祇要我能得到較好的畢業成績時便不成問題。但是最要緊的事還是讓媽媽可以稍得休息。

我說道：呵！安梯！留下這筆錢罷！我不需要牠，我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我不能拋下你們。安梯道：呵！但是我會幫你找一個好所在。碧莉、娟蓮和我也會自己照料屋子。我不能說什

麼話了，因為我素來都是為孩子們操心的，而現在却變了孩子們來為我操心，使我感到一種從未嘗過的味道。

當晚我們大家坐在廚房內用晚餐，喝着茶，嚼着夾肉麵包，一邊還在繼續談論安悌畢業的事情，忽然聽見但利走上樓去，口中叫道：喂！滿屋子的鬼都到那裏去了？我忙答道：我們都在廚房內。但利又叫道：你難道要我帶着我的新娘到廚房裏來嗎？接着便聽見一陣女子的笑聲。我忙從座中跳起來跑到樓上，安悌和娟蓮也跟着上來，可是碧莉仍坐在廚房不動，臉色非常難看，彷彿她驟然感到一種劇痛一般。

但利坐在客廳內，穿了一身新衣裳；旁邊坐着一個高大個兒，生的一副大臉龐。但利的膝上還坐着一個女子。但利對我道：來見見我的妻。於是她便從他的膝上跳下來，我和她握手問好，她也和我問好，並脫下她的帽。接着我便介紹她認識安悌和娟蓮。

她的髮是純粹黃色的，近頭部的比較深一點。她的模樣非常可笑，因為她祇塗了許多粉在鼻和嘴的周圍，旁的部分却和碧莉的皮膚一樣黑。雙頰和唇間敷滿了胭脂膏。身上穿着一件紅衣，鑲了金色的花邊。帽沿也鑲了金色的花邊，不過快要變成黑色了。她的眼大而

黑，表情非常可笑，彷彿她老不懂你所說的話一般，作出那種莫明其妙的態度。加以她的下唇厚而下垂，看去簡直像瘋人院中的孩子。從前我和母親住在第三街附近時，隔着一條街便是瘋人院，那兒專收留低能而且心智方面有問題的小孩。

我問道：你的妻叫什麼名字？但利道：她名羅蘭雪蒂。那大臉龐的高大個兒接着說道：我便是雪蒂的哥哥。說完他又轉身對安悌和娟蓮道：請恕我！我想單獨和威廉士夫人說幾句話。安悌和娟蓮聽了便走下樓去。我叫但利和雪蒂暫時退到外面走廊上，因為我記得碧莉的臉色。

威廉士夫人！你聽我說，我們大家都經過了一番很為難的時候，但是現在我很高興，因為一切都不成問題了。於是他便將此事的顛末從頭至尾講給我聽。

但利第一次見雪蒂是在一個跳舞場裏，那時她正在和她的女友跳舞，但利走去分開她們，要雪蒂和他伴舞，以後他們時常相見，什麼事都幹過，有一次，但利帶她去開旅館，又常常帶她去跳舞。後來羅蘭夫人（雪蒂之嫂譯者注）說，她看雪蒂近來的舉動，決定她是懷孕了，因為她自己現在正有身孕，所以她知道一切。羅蘭先生聽了這話，便去問雪蒂，雪蒂一

字不瞞的通通告訴了他。那天午後，但利到他家中，他便要但利娶她。但利起初本想置之不理，可是羅蘭先生說，假如他不娶她，便要把他拘捕起來，因為雪蒂現在還祇十六歲。他聽了這話才立刻到法庭登記結婚了。

接着羅蘭先生又說：夫人！現在我告訴你，我打算怎樣幫助他們，我知道但利很久沒有職業了，我現在正開設一家營業汽車公司，已有四輛汽車，生意還不惡，我願意給但利一輛車作為結婚禮物，因為我很喜歡雪蒂，希望她能過得舒適些，這樣他一星期想弄四五十塊錢是很容易的。不過目前還有一個困難，便是他們的住處問題。

我滿心想着的便是但利會有一個嬰孩了？但利會有一個嬰孩了！因此我毫不遲疑的答道：他們可以住在這兒。我們近來差不多完全在廚房吃飯，我祇要將飯廳敷上一層新壁紙，陳設得像間臥房，便可以讓他們暫住，慢慢等但利自立家庭。我又道：加之雪蒂若是懷孕的話，她更需要有我幫助她。

於是我便下樓，將羅蘭先生所說的話，以及我所說的話，通通告訴了安梯娣達和碧莉。碧莉陡然站起來喊道：你的意思是告訴我他會帶了她住在這裏嗎？我說是的。碧莉氣得發

昏道好！現在你不僅有一個蠢東西在你跟前，還變出兩個來了！我勸她道：呵！碧莉，不要這樣。但利現在有了一輛營業汽車，他已打算好好做事，而且他現在已成了家，一切都會變好的。碧莉道：是的，一切都會變好！我們家中不希罕什麼盲目孩子！我知道但利有了你時，他永遠不會做事的，他會吮你的血，現在更好，又來了一個幫手了！我說道：碧莉，不要這樣，我敢說我這次決沒有做錯，但利已成了家，他一定會改過自新的。他的內兄又成全他的事業，不久他便可賺得很多錢，便可以獨立門戶了。碧莉不答，作出種種怪聲，過了一會忽然又問道：那兒有錢來修理飯廳？我道：呵！我打算用安梯應許我的錢。碧莉聽了更生氣，話也說不出來了，聲音哽塞而粗厲的叫道：不要給她這筆錢！安梯！不要給她這筆錢！我忙轉身對安梯說道：呵！安梯！我不願到鄉下去和一堆陌生人居住，我現在並不十分勞苦了，而且我還有雪蒂幫我分任家事，呵！我要是怎樣幫助但利上進，我相信現在一切都好了，但利的問題已解決了！

安梯答道：母親，我給你這筆錢，隨你自己愛怎樣使用便是怎樣，我很抱歉我沒有你那般樂觀，但是我願意讓你有機會去盡你的力量幫助但利，那麼你以後便不致抱怨你自己了。明兒我便去支出這筆錢來交給你。

碧莉跑到樓上她自己房內，乒的一聲將門關上，我知道她又哭了。一切便這樣解決了。

一一一

第二天，我和雪蒂一同上街購買臥房家具。我們買了一套灰色光漆的，計木床一張，精緻的梳粧台一張，精緻的衣櫃一個，還有一張小桌子。牆上敷了一層淺藍色味紙。滿房窗門全油了白色，配上藍色的窗簾。我又做了一塊藍色的被單。梳粧台，衣櫃，和小桌上都做了藍色的抬布。又買了一盞燈，做了一個藍色的燈罩。另外還有一盞較大的桃花心木製的燈，上面便用了一個深紅色的大罩。還買了一張藍色大靠椅。雪蒂道：這房子真漂亮！但利也喝采道：真是了不得！我心中非常高興，因為事事都變好了，我時時在想雪蒂已有了但利的嬰孩！我想像那嬰孩是多麼可愛呀！我們可放他在後園中，那兒的日光充足，我想到我的手臂上不久又有小嬰孩了！真是說不出那種味道！我時常計算我能爲這小嬰孩做許多美麗的東西，真是好笑的很，我竟在碎布包中找出一塊小材料和一些花邊，縫了一件小衣裳，肩開

了一排小小的紐扣眼，我很精細的做那些扣眼兒，做完後自己一想真是有些癡氣，因為這嬰孩還要等六個月才能來呀！於是我便將那件小衣裳擱在縫衣機的抽屜裏了。

但利和雪蒂將他們的東西搬來。我做了一頓午餐款待雪蒂的兄嫂和他們。她的嫂也正懷孕。安悌和娟蓮同在座中，祇碧莉沒來。我真爲碧莉擔憂，近來她的眼下許多黑圈，臉色也黃黃地非常難看。

第二天早晨，我爲但利及雪蒂作了一頓精美的早餐。但利的汽車擱在街角的車房內，羅蘭先生曾對但利說過，叫他在八點鐘時開車出去接那一班店主上工。八點差一刻時，我敲但利的門，喊道：早安！但利晨餐已備好了。但利道：唔！媽媽。一會兒已經八點過一刻了，我又去敲門。但利答道：好呀！媽媽，我正起床。一會兒已到了八點半了，彷彿那天早晨時鐘特別走得快些一般，後來我記起了我當日初初懷孕時，早晨很不舒服的，我便將雪蒂的早餐擱在盤中送給她，心中一想不如將但利的也一塊送去罷，我便將盤子弄得很漂亮，擱了一些金銀花在雞蛋杯內，因爲那花非常鮮豔悅目。我正要開門進但利房中時，恰好碧莉下樓來用早餐，她見我捧着盤子站在那兒，便一聲不響，仍舊轉身上樓，也不用她的早餐一直出門上

學校去了。

我拍拍但利的肩，但利問道：這是什麼？我說：這是雪蒂和你的早餐，你應當起來開你的汽車了。但利答道：唔！把早餐擱在桌上罷。他似乎有些生氣，所以我便出來了。

後來已經九點鐘了，我還沒聽見但利起床，如是我又去敲門喊道：但利！九點鐘了！忽然使我驚得跳了起來，因為但利在裏面大喝道：天老爺！閉住你那張嘴讓老子睡呀！

我坐在廚房內一張椅上，又開始爲但利驚心。後來我將廚房洗抹乾淨後，便走到樓上，因爲我還有兩件衣要縫製。大約到了十二點鐘左右，我才聽見但利和雪蒂在樓下走動，我便下去看他們。但利在房內叫道：媽媽！我們要些熱咖啡，要好而且熱的，還要用些早點。我問道：呵！但利，你用了你的早餐嗎？但利道：什麼早餐？因此我便進去看看，見那早餐還擱在桌上未動，煎蛋和鹹肉都已縮縮而卷曲了，咖啡已經冰冷，瓶中的牛奶已鋪上一層污垢，金銀花早已萎謝在雞蛋杯內。

我將盤子拿出來，另外作了一頓新鮮早餐，可是雪蒂仍舊上床睡了，我祇得將她的一份再用盤子送給她，並問她是否覺得胃中不適？她道：呵！沒有！我兩星期以前是那樣的，但是現

在全好了。她便坐在牀上用了早餐，吃完了才下床穿衣。

我問但利道：汽車怎樣了？

媽媽！你現在是不是操心這輛汽車？老實說罷！我比羅蘭先生內行得多咧，我晚間車出去可以多賺一倍錢。天老爺！你難道希望我早晚都做事嗎？你要曉得人人都是晚間捨得花錢些。我忽然想到也許但利並不會駕駛汽車罷，但是當我問他時，他肚子都幾乎笑破了說：「媽媽！你真是！我開汽車已經開了六年了！說完又笑，並向雪蒂擠眉弄眼，她也向他擠眼睛，並且跑到房內拿出一口金鑲鑽石的扣針來說道：這東西便是但利會駛汽車得來的。我不懂她的意思，但是我不願問，我永遠不願問但利所做的事。」

接着但利又道：好了，我想今天下午我們要去看看戲混混時候，等晚間我再開車出去。媽媽！你有兩塊錢借給我嗎？等我今晚賺了錢時便算還給你。如是我拿了兩塊錢給他，他們便出去了。我幫他們打掃房間，清理衣物，因為雪蒂全不知道物件應擱在什麼地方，她讓牠拋了一屋子。

晚餐時，他們才回家。但利罵道：真是一幕鬼戲！飯後但利道，他想現在應該開車出去了。

他要先送雪蒂進城去訪女友，他又問我要一塊錢買汽油，我給了他。碧莉恰站在旁邊，她便發出一種怪聲。但利聽了陡然回轉身對她道：「哇！你這小賤人，趕快閉住你那張嘴罷，聽見嗎？我忙道：但利，你不要說些這樣的話。但利道：「好呀！告訴她若是她不高興聽，她便不必站在這兒，她也不想她是個什麼東西！」

碧莉氣得飯也沒吃完便跑上樓去了，所以等但利和雪蒂走了後，我便拿了一塊夾肉麵包和一杯牛奶送給她，但是當我敲門時，她一聲不響，我推門一望，滿屋裏黑漆漆地，我忙扭開電燈，見碧莉睡在床上，臉子伏着枕頭，口中嚷道：「出去！媽！出去！我勸她道：碧莉！不要這樣事情好辦呀。可是碧莉連聲嚷着：「出去！出去！出去！我祇得將麵包牛奶放下，走到客廳內，坐在椅上，想明瞭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是我終於不能明瞭，祇覺得一切事都發生得很急促？很迅速！我很想能抓住發生的那些事，想一把握住牠，停止牠，可是我終於做不到，因為牠並不是一件具體東西。」

將近早晨四點鐘了，但利和雪蒂還沒有回家。

碧莉祇差六個月便要畢業了。學期末了時她找了一件差事，打算假中去做，我告訴她最好留下那筆薪金供下年學校中使用。

安梯找到了他希望的工作，每星期薪金三十元。他給我十五元，自己儲蓄十元，以五元作車費和午餐之用。他很少出外，晚飯後便走上角樓用功。不過有時也和碧莉出去聽聽音樂。有一晚，他們請我同去，我覺得很有趣，坐在那通明的電炬之下，還有那一輪明月高掛在天空。但是我也許是過於勞頓罷，坐了一會便覺得昏昏欲睡，本來那兒除了那一輪明月之外也就別無什麼可看的了，對面的汽車又不斷的在那奏樂者的後面跑將過去。所以以後我也沒有再去了。

我想到娟蓮已經定婚，我應當將客廳佈置一下，現在家裏也比較寬裕一點了。所以我便去買了一塊地毯，一套客廳傢具——兩張大椅和一張沙發。那沙發可以打開成一張床，那麼以後也不必將床擺在客廳了。此外還買了一架櫃式留聲機，幾盞燈和一些新窗簾。

我對碧莉說道：現在我們的客廳這般漂亮，你何不也請你的友朋來頑頑？可是碧莉答道：等你將飯廳也佈置好了，我便會請我的朋友來家。我默然，因為我知道對她解釋是毫無補益的。我知道碧莉常和男子出外，因為我常聽見她對他們說再會，當晚聞他們送她回家的時候。以後我留心偵察，不久便發覺，老是那麼一個人的聲音向她道晚安。我想問碧莉一個究竟，可是碧莉完全不告訴我。有一次，我明明聽見她在門口和那男人接吻。

我有一點擔心，因為有一次我聽見碧莉和安悌吵嘴，關於婚姻的問題。她說她永遠不結婚，因為結婚是種奴隸制度。安悌說：那麼假如你的愛人遺棄你時，小孩子又怎麼辦？碧莉聽了十分不高興說，假如她一定要和一個男人訂立婚約才敢相信他時，她便不會要他做丈夫了，至於將來他若果真變得那麼壞時，乾脆不理他便得了。

此事隔了不久，有一天，下午，碧莉忽然跑回家來，我問她怎麼了？是否在辦事房覺得頭痛？她道：不是，是我幾乎結婚了。說完她便跑上自己房裏，我也跟着上去，見她睡在床上，哭得哀哀切切，彷彿心都碎了一般。我便坐在她的床沿，她將頭枕在我膝上，還是痛哭不止，我心中非常難受，因為她簡直如小孩受了傷一般哭得那麼可憐！一直等她哭得不能再哭了！她

才起身在她的錢袋裏掏出一張紙給我，那是一張結婚證書，上面填了威廉士碧莉和格林丹威的名字。

我很溫和的問她道：碧莉，那麼爲什麼你沒有結婚呢？

碧莉如是將事情詳細告訴我。

她說他也和她一樣，本來不相信婚姻制度的，可是他說因爲他母親之故，我們還是舉行一下婚禮比較好些。我對他說：我們不要讓母親站在我們的原則上。他又道，因爲等他到了二十一歲時——祇差兩月了——他可得到他父親的一筆遺產，這事他母親有權制止他的，所以他想到要顧及母親方面。我是始終不願，可是他又道：呵，碧莉，你是否真心愛我？假如你真愛我的話，你應當聽我的主意！母親事實上我的確是愛他，我的確很愛他，愛他勝於世上一切東西。所以今日午後我們便跑去領了一張結婚證書，回頭又租了一所有傢私的屋子，丹威並買了一隻結婚約指給我。我們填好了請求書，領到了結婚證，正打算去行婚禮時，我察覺丹威似乎神色不安的樣子，我問他爲了什麼？他道，碧莉，我告訴你，我們不必真正行婚禮了，因爲我有些朋友在幾星期前剛結婚的，我想他們一定許我拿他們的結婚證書，

我們祇要用藥水改掉上面的墨水簽名，便可拿去給母親看，我們便可不必行婚禮了。

碧莉說到這裏又哭起來，等她止哭了，才繼續說道：

呵！母親，我已經願意推翻自己的原則幫助他，可是他要我這樣幹，却太使我爲難了。我覺得太卑污！太小氣！我本來願意爲他忍受世界上一切苦痛，假如他不必和我經過結婚儀式的話，可是他竟那般胆小，竟不敢在他的母親以及朋友之前和我發生這種真正自由的關係，同時他所要我做的又是那樣卑污惡劣！那樣平凡！唉！母親，我真是不能這樣做，而最難堪的事，便是我想我愛他這般深切，海枯石爛也絲毫不能更改我愛他的心，可是不久，唉！母親，一切都完了！一切美麗的希望都成了幻夢一場！母親！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呵！

我勸她道：碧莉，你祇想想假如等你婚後你才發覺他是這樣的人時，那才真是難堪咧！碧莉道：是的；祇想想！所以我永遠不願結婚，無論如何永遠不願結婚呵！我打算告訴她一些關於傅南和我的工作。但是她吻着我說：母親，你和我，我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你一萬年也不會明白我的。可是我愛你，母親！我愛你。後來我想我們彼此都有些不好意思，因爲我們實在是如此兩人相愛，所以我便讓她一人在那兒，獨自下樓來了。

暑假快完了，但利似乎並不努力汽車的事。他和雪蒂常睡到午後一兩點鐘才起床，而且幾乎天天如是。午後便出去了，到晚間回家吃飯，飯後又開車進城，我知道他們多數時間走去跳舞。有一次，我對雪蒂說：你的身體一天天大了，還是這樣時常跳舞，你以為對胎兒好嗎？她聽了竟大鬧道：我祇有這樣久的青春了，不久小嬰孩出來，我便什麼地方也莫想能去了。有時但利在十一點鐘左右先送雪蒂回家，自己又再坐車進城說是去做買賣了。

有一個星期六午後，碧莉在一點鐘左右放工回家，我正給她安排午餐，恰巧但利和雪蒂也打房內躡出來用早餐。但利的樣子非常難看，他自從被人毆打後，兩腮鼓起如饅頭一般，嘴也給打歪了。加之髮也沒梳，臉也沒有洗，鬚也沒有剃，衣裳也沒換，浴衣既未扣好，睡衣扣子也是披開的，內衣也沒扣，所以胸前的紅毛全露了出來。雪蒂也沒有梳洗換衣，祇穿了一件粉紅色絲質的睡衣，緣邊上有些白色絨毛，那絨毛已經污穢不堪。下面露出一截睡褲，也是粉紅色的，邊緣也已污穢，因為雪蒂矮小，褲管常拖在地上。她走起路來那拖鞋便擊擊

拍拍地，因為她沒有穿好，拔起後跟，而祇將腳趾隨便套上。她也和但利一樣，很疲倦浮腫的樣兒，頭髮沿着面龐垂成一串串，顏色變深了些，而且花花綠綠地，還保留了昨日捲的幾道波紋。她的眼睛較以前更可笑，分得那樣開而且有點彎彎曲曲地。

雪蒂和但利坐到桌前，我想碧莉一定會照平日一樣趕快起身，她平日每見他們進來，自己便趕快走出去。可是這次竟出我意料，她還是很安靜地坐在那兒，眼睛望着盤子。我將湯給她後，便把煮咖啡的壺放在火上，等候將水煮沸，碧莉已喝完了湯，我又將肉和番薯給她。

什麼鬼！我們起來了半天，咖啡還沒有煮好嗎？但利一邊嚷着一邊打椅上站起身來滿屋子踱來踱去。碧莉似乎移了一下她的椅子，可是她沒有說什麼，仍舊慢慢在吃她的東西。我烤了一點麵包，咖啡也煮好了，便將咖啡和麵包送到桌上。

但利喊道：天哪！這便算是我們的早餐嗎？

我道：爲什麼不是？但利！昨兒我給你做了煎餅和香腸，你一點也沒有嘗，你說以後別再做些這樣的鬼東西給我，祇給我一杯牛奶和幾片烤麵包得了。所以今天我祇預備了烤麵

包。

呵呀！天哪！那是昨天呀！你別希望我吃了點這樣的鬼東西便會去做事，聽見沒有？！我對雪蒂說了我帶她來這裏住時，你一定會待她如同皇后一般的，現在你看，弄得還像什麼樣子？他說完了，又站起來滿屋子走來走去。

我不想引起但利和碧莉發生衝突，所以我一聲也沒響，因為我知道但利正在氣頭上，我便走上前去放了幾個雞蛋到鍋內，雪蒂說，她一點也不要吃了，她心中煩燥。正在這當兒，送冰的人走來敲廚房的門，但利恰站在冰箱前面，我不敢讓送冰的進來，因為他一定要叫但利站開些才能把冰擱進去。所以我祇得叫送冰的把冰擱在門外了。

等我回頭時，雞蛋已熟得爛透，我忙拿出送給但利。但利素來愛吃半生熟的雞蛋，我祇得告訴他這雞蛋是已經熟透了的。

但利望着碟子，怒道：我該吃這種鞋子皮嗎？天哪！難道這個狗洞裏連一對像樣的雞蛋都找不出來嗎？他便一把拖起那碟子，走到水漕旁邊，卜通一聲將幾個雞蛋都倒在水漕內，回身將碟子遞給我，說道：再給我煮幾個！我望着碧莉，心中非常害怕，想來一定要鬧亂子了，

可是她却儘望着她的碟子不說一句話。如是我又再煮兩個雞蛋，但利吃了，並喝了一點咖啡。他吃東西不像別人那樣，他老是彎腰曲背的伏在飯菜上面，雙手都擱到桌上。雪蒂也是一樣。但利喝咖啡時，老是喝得咕哩咕哩的響，尤其是燙的時候。今天他喝得比以前更響些，因為他知道碧莉憎惡他。

他吃完了後，便坐得退後一點，從浴衣的袋內抽出一枝烟捲來燃着吸。但利老是愛把烟捲貼住下唇，讓牠垂在嘴上，所以你可以看見那陰溼的地方。就是他說話時，他也是讓那烟捲吊在那兒。我給他一隻烟灰盤，可是他不理，仍舊把烟灰敲在菜碟內。我常叫孩子們不要把烟灰放在菜碟內，因為洗時非常討厭，一盆洗碗水老是弄得很臭，而盛蛋的碟子更加困難些。但是我不願對但利提到烟灰的事，因為我不想引起碧莉注意。可是碧莉也許全都瞧見了，因為她的眼角似乎隨時都在留意但利的一切舉動。我不懂今天她爲什麼還肯坐在那兒，照往常的情形每逢但利的行爲使她生氣時，她早已走開了。

但利已用完了他的早餐，所以我便出去拿那冰塊，因為擱在日光下已漸漸要溶化了，碧莉望望但利，又望望我，見我打算去拿，她便一聲不響地站起來拿着一條毛巾走出門外。

讓我來。母親！她說道：我道：呵！不行，太重了，你一定拿不起的。碧莉道：假如我拿牠覺得太重了時，你拿牠自然也是一樣的。我道：碧莉，可是我是拿慣了的。碧莉不聽，終於捧起那塊冰來，今天的冰塊特別大，因為是星期六，送冰的要到星期一才能再送來。我想也許碧莉是心中很生氣罷，所以她能舉起那冰塊。但利坐在冰箱前面，眼見碧莉捧着那塊大冰進來，他却並不讓開。我心中着急，以為一定有場狠鬥了，可是事實不然，碧莉心平氣和的說道：請你費心移開一下你的椅子，讓我將冰放進箱中。但利也吃了一驚地將椅子移開了些，碧莉便將冰塊放進箱中，然後用毛巾抹乾自己的手，坐下吃她的巧克力布丁。

但利說他打算要和雪蒂在家中逗留一下午，他們有點要緊事情要做。雪蒂也笑着說：不錯，有點很要緊的事。但利又說道，等他們上樓洗面，請我立刻收拾他們的房子。說完他們便跑進房內拿了衣服上樓去了。我便拿了掃帚，拖把抹布等物進去。當我正在打掃時，碧莉也踱進來了，眼睛向四下裏望了一番，便坐在靠椅上注視着我，我將深色窗簾掛起後，祇見滿屋裏零亂不堪，因為但利和雪蒂都沒有收檢，一邊屋角上堆了許多內衣和襪子，另一邊屋角上也堆了許多襯衫和襪子，我把它通通拾起來送到廚房內預備回頭去洗。我將雪

蒂沒有穿的衣裳掛起來，滿屋裏收拾得整整齊齊。雪蒂似乎很喜歡坐在靠椅上或躺在床上讀淺俗雜誌，一邊吃糖，所以地板上堆滿了已扯碎的黃色包糖紙，以及橫七豎八的雜誌。我通通幫她拾起來。然後鋪床。但利和雪蒂老是不脫鞋躺在床上。所以那張漂亮的藍色被單已弄得又髒又縐，而且還有不知多少紙煙燒破的小洞。桌布也燒了許多洞。有時他們還把紙烟擱在梳粧台上，所以木頭也給燒壞了。窗簾扯得歪歪斜斜，我站到椅上把牠弄好。轉眼間這屋子已經有條不紊，了無纖塵了。我聽見但利和雪蒂已下樓來，碧莉和我便出來了。我始終不明白碧莉是何用意，我整理屋子時，她祇坐在旁邊，既不幫我，也不說一句話，等我們出來再到廚房時，她仍舊坐到桌旁，還是不說一句話。一會兒，但利在房內高叫道：「媽媽！給我們一隻茶匙和一小桶水。我便拿了一隻茶匙一小桶水還有一隻玻璃杯送給他們，擱在他們桌上，順手又將但利的浴衣和雪蒂的睡衣褲掛起，將拖鞋拿開些。出來將門關上。碧莉還坐在那兒，此時她的嘴角上忽然露出了一絲笑意，可是那種笑並非一種好意的笑。」

我說我要到市場上去賣點東西預備明天用——今天星期六，人一定很多。明天科白先生會來用午餐，安梯也會回家，我想每人給預備一大塊肉並做一些雅克夏布丁，照媽媽

教我的方法做。如是我便出來了。

將近四點鐘左右我才回家。碧莉已洗乾淨了杯碟，清理了廚房，可是忘了掛起抹碟子的手巾，我將牠掛好，心中想道，碧莉時常忘了這一類的事。我將買回的東西通通解去了紙包，放到冰箱內，見已到了弄晚餐的時候，便去園中摘了一些鮮花擺在桌上。安悌恰巧回家。安悌問道：碧莉呢？我有兩張今晚的戲票，經理給我的。——因為他不能去。我道：她也許出去了，否則便在樓上唸書。安悌道：待我上去看看，問她能不能和我一塊去。

安悌上去了許久，大概是在和碧莉談話。一會兒娟蓮也來了，她和科白先生剛上街回來，興高采烈地告訴我關於他的一切。晚餐已弄好，我打算上樓找碧莉和安悌，可是當我走到樓上時，一個人影兒也找不着，再到角樓上去找了一會，仍然不見他們。

我便叫娟蓮先用晚餐，因為她要再和科白先生到遊藝場去。她說她從來沒有去過，心裏有些害怕，因為據有些女孩說，那裏面有些頑意兒非常奇怪駭人。

後來我聽見安悌回來了，我叫他下樓來，他似乎很神色不安的樣子，我忙問他是怎麼一回事？他道：但利和碧莉兩個鬧了些什麼意見？我道：沒有什麼呀！安悌道：他們是否爭鬥來？

我道：沒有，不過早間碧莉請他讓開一些去放冰塊時，他有點不願意的樣子，後來也沒有說什麼。

好呀！媽媽！碧莉拋下我們了！安悌喊道：

我驚道：拋下我們？你講什麼？你是說她死了嗎？雲那間我覺得混身無力而且懼怕。

安悌道：不是，她離家出走了。

呵呀！安悌！我道：她還不到十九歲，她便有些這樣狂悖的思想！安悌！你一定要立刻找她回來。

安悌道：是呀！我剛才便是去找她。當我讀了她留下的字柬時，我趕緊出去通電話，凡我想到她也許會去的地方，以及她也許已去的地方，我都曾通電話詢問，並留下我的辦公地址給她們的。所以也許下星期一我可以找到她。這兒便是她留下的字柬，給你看看。我接着看時，上面寫道：

假如我還和但利同在一個屋內多留一分鐘時，我便會要自殺，那樣更比我出走要使母親傷心些。安悌！請不要罣念我，我會自己照顧自己的。我已有一百多塊錢的儲蓄，打算另

外再找點事做，等我的儲蓄够用時，我便起程赴歐洲。我的生命中假如不充滿着羅曼司，色彩，美麗，和愛情，我便不需要生存。安悌！我需要生命！有意義的生命！有價值的生命！現在我便去求得她。

我不覺叫道：呵！碧莉！要在生活中找樂趣，恐怕找到的還是祇有死亡呵！

安悌扶我坐下並且勸我道：母親！不要如此。碧莉的確有充分的常識。我敢擔保她決不會有任何不名譽的舉動。也許她出去受點挫折還於她自己有些好處，決不會傷她的。母親！你放心，決不會害她的。

我祇覺得有如折了一隻臂膀或盲了一隻眼睛一般。當我想到碧莉今晚不能睡在她自己床上時，我心中有如刀割。但利雖然常常不在家中睡，可是我知道他總會回來的，這次情形可不同，碧莉是抱定宗旨出走了。我不知道何時才能重見她的面呀！唉！碧莉拋下我了。我道：安悌！我們一定要找她回來，一定的。她怎麼能讀完大學呢？祇差六個月了，她不應當這樣自甘暴棄。安悌！你一定要去找他。好不好？你要把她帶回家來。安悌！她還是個嬰孩，她是我們家裏的嬰孩，我的最小的嬰孩；我們不能讓她這樣跑開的。

安梯盡力安慰我，他說一兩天之內一定要把她找回來。可是不料一隔便是三年！

二四

但利和雪蒂說他們不要用晚飯。後來他們也沒，有像平日一樣出去，他們說打算留在家裏。我覺得很奇怪，爲什麼星期六晚上他們肯留在家中？我沒有對他們提到碧莉，我很早便上床睡了，因爲我很疲倦，並非勞碌過甚，自己也說不出是何緣故。大概可說簡直是活得倦了。

上床許久老睡不着，時時在想碧莉今晚不知睡在何處？有沒有好的晚餐？是否會再回家來？……剛好朦朧睡去時，耳中忽然聽見一種聲音，彷彿是種很淒慘的呼聲，我忙打床上坐起來，心中還以爲是一場惡夢，可是接着又聽見一次，這才聽出是雪蒂的聲音。我趕忙跑下樓梯，祇見雪蒂和衣躺在床上，口中嚷着說：快點！快點！送我到醫院去！

我問但利道：究竟是怎樣了？你對她幹了些什麼事？

但利道：我知道是什麼鬼事？她說她肚子痛，孩子要出來了。

我道：呵！但利，不會的，還祇六個多月呀！

好呀！不要站在這兒傻頭傻腦的查問我，快點穿好衣裳，我們一塊到醫院去。

如是我便趕忙上樓穿衣。但利便出外找他的汽車。雪蒂還在不斷的號叫。安悌和娟蓮也醒了，我叫他們仍舊上床去睡，雪蒂滿床亂滾，枕套也扯碎了，死命的在咬床頭，我祇怕她要死了。桌上擱着兩個瓶子，上面標着「上等燒酒」幾個字，其一已經點滴不存，其他一個還留少許在內。此外還有一個空瓶，瓶上却沒有字條。旁邊便擱着那隻茶匙和水桶，還有一些水留在裏面。

我將雪蒂的睡衣拿了幾條，還有拖鞋，浴衣，牙刷等等都擱到箱中。但利已將汽車開來。我們便一同到醫院去，他們立刻把雪蒂送進產科病房。但利和我在外面靜候。一會兒醫生怒容滿面的跑出來，一直衝到但利跟前，彷彿打算要殺他一般。

醫生大聲喝道：你對你的妻幹了一些什麼事？

但利道：我爲什麼？我沒有幹什麼？她驟然起病的，今天晚間。

醫生怒道：你不必向我撒謊，她已經說出是你勉強她幹的，你說若是他不依的話，你便

要拋棄她。

醫生說完又轉身對我道：你是她的母親嗎？
我道：不是，我是他的母親。醫生對我說話時不似對但利說時那般粗魯。他又問我道：你曉不曉得這回事？我道：我完全不知道。

他道：現在已明明白白地知道她是飲酒過量，不過若祇飲酒並不會致於小產。於是他又轉身問但利道：你曉不曉得你毒殺了你的妻？她是快要死了，這事當然由你負責。

但利聽了心中害怕，忙道：那東西是一個藥房的朋友給我的，他告訴我說決不會傷害她，他曾賭咒說決不會傷害她。

醫生問道：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那顏色是棕的，裝在一個瓶內。他並對我說過不要害怕，決不會害她的。

這事你應當入獄。這簡直是殺人，這嬰孩現在已經是個完人，與三個月之後的她沒有什麼分別，不料被你殺了！——明明白白地被你這個骯髒東西殺了她。

這時看護由裏面走出來，請醫生快點，他便進去了。我們聽見雪蒂在內轉輾呼號，接着又是一聲很悽厲的呼喊，以後便寂然無聞了。

但利說：他要出去吸煙，留下我獨自一個在那兒，看看廳上的鐘，還祇四點半，我不懂爲什麼半夜裏我竟醒得那樣清楚。

一會兒醫生出來對我說：你相信嗎？那孩子竟是活的，一個女孩而且竟是活的。我心中狂喜。他見我滿臉笑容，便又說道：長大是不能長大的，頂多活一兩個鐘頭罷了。我們已給了她幾滴百蘭地，並在努力救護她，可是這可憐的東西沒有什麼希望！我告訴你這真是殺人！真是殺人！接着他又說道：你知道裏面那隻母狗說些什麼，當我告訴她孩子還活時，她竟恨道：呵！這鬼東西！你試想想她經過了這番痛苦還能見到這小東西，應不應當有些高興才對？停了一會兒他又滿心不快的說道：像這一類的事情真使我後悔不應當做醫生。不過也許我們應當高興，他們殺了這可憐的東西罷，這母親的確是個低能，這父親又顯然是個痞棍。你告訴我爲什麼像你這樣的女人會有一個這樣的兒子？我一聲沒響。他又注視着我說：也許是隔代遺傳罷。停了一會他又道：你最好是回去罷！你似乎很倦的樣子！我也很倦了。我因爲心中慌亂，不覺渾身戰慄，所以在我回家之先醫生拿了一點東西給我吃，我又問他這孩子可以生存不？我說祇要她能生存的話，我會小心照護她的，我不會把但利殺她的事記在

心上，可是他答道：我可不這麼想。我又問他雪蒂怎樣了？他說她要臥病很久才能復原，她所受的傷太重了！打胎本是種極危險的事。於是我們互相道別，已經是早上五點鐘了。我走到街上找但利，絲毫不見他的影兒。我便向地底電車站走去。

街上冷清清地，天還沒有光，我心中非常害怕，忽然聽見後面人行道上有一個男子的足音跟着我走，那脚步很是沉重，我想回轉身軀看看他，可是我不敢，祇得緊緊向前走去，那足音愈來愈大，我心中更加吃驚，直到後來，他趕上了我，並且跑過我的前面，我才稍稍放心。我走到車站，買了一張票，售票員正在熟睡，我實在有點不願吵醒他，收票機旁邊的管理員也沒有醒，可是並沒十分睡熟，當我將票丟進去時，他將機柄移上移下的似乎還不能動作自如的樣子。

月台上孤另另地祇我一個，四周寂靜得可怕，我的皮鞋走在石地上發出很大的聲響，我祇得用足尖走路。左等右等電車老是不來，我便走下月台找了一張凳子坐下，可是坐在那兒，連那唯一的收票人也看不見了，我祇好仍舊走回原處。好不容易來了一輛電車，不料却又是另一條路上的，等牠過去了後，車站上更加的冷寂起來，我心中驟然記起自己小的時

候，那時剛剛五歲，媽媽和爸爸帶我逛公園，他們想去划船，可是我害怕，他們便叫我好好坐在一張凳上，等他們回頭來接我，如是他們便坐到划船裏去，留下我獨自個兒，我一直注視着他們的船，不料他們繞到一株樹後，便影兒也不見了，我心中大吃一驚，盡力找尋他們，後來索性站起來，沿湖尋找，心裏慌得了不得，幾乎胆都嚇碎了。忍不住竟哭起來，因為我發覺獨自個伶仃孤苦永遠不會看見他們了！人家見我這樣，都走攏來問道：「什麼事？小女孩你失了伴嗎？」我簡直回答不出來，老是哭着，祇想自己也死了罷，橫豎永遠不會見到爸爸和媽媽了。正在哭得悲哀的時候，媽媽和爸爸已趕到我跟前，我一倒頭便睡在他們懷裏，媽媽抱起我來安慰我，我不放她走，她也不放我走，末後爸爸買了一個大車輪給我推着頑，上面還有一個鈴子，我才高興了。而現在呢，早晨五點鐘，我又獨自個冰清清地站在車站上，碧莉離家出走了！但利殺了他的嬰孩！我心中不覺悚然，不知道以後還要出什麼亂子？人生對於我還有些什麼？我感覺萬分淒涼，我希望我還是個小女孩，爸爸和媽媽伸長了臂膀由月台那邊跑過來，讓我倒在媽媽懷中，再一嘗那種快樂和安全的味道。

電車終於來了，當我坐上去時，車中祇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是位醉漢，醉倒躺在那兒，每

逢停車時他便幾乎滾在地上。有一次，他果然滾在地上了，旁邊坐的另一位男人將他扶起來，坐好，可是一會兒他又躺下了。

我在波斯派克路下車，有一家紙煙店已經開門，我便通電話到醫院中，問但利的嬰孩，他們說還是活的。我心中稍覺舒服。走到家中，已經是早晨六時了，我想不必費事再睡罷，一會兒便要天光了。到了七點鐘時，我再走到外面藥房中通電話給醫院，可是這次他們說道：威廉士小嬰孩半點鐘之前已死了。我便掛上聽筒走回家中。那天是星期日，我知道安梯和娟蓮要晚些才起床，所以我又走出門外散步，直到十點鐘，日光已射到街心，四周還是靜悄悄地。

二五·

第二天早晨三點鐘，我聽見但利跑回來，他似乎很高興的樣子。我問道：你看見雪蒂嗎？他說：當然！你要是看見我帶給她的一束花，那真是無論誰的病房中都找不出那樣大的一束花來。她沒有什麼痛苦，祇是還有些兒不舒服，大概也不利害。咯！看我帶給你的這一束玫

玫瑰花，於是他便掏出一袋錢放在桌上，這裏是一百塊錢，你來數一數。現在誰說我不是好兒子？你應當曉得怎樣待我了。若是你再那樣尋了我鬧，我便不再給你一點東西了。你祇好好地恭恭敬敬地請我就罷。媽！你不懂得我咧！這便是你的毛病。咯！現在你拿去買你想了許久要買的東西罷。看我下次再給你。

我拿起那包錢不敢問但利打那兒來的。我想我首先去買一架洗衣機，但是轉身又一想，不好，還是最好先保留下來，因為你怎麼知道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且待一月之後，平安無事，才好拿去買。

此事發生之後，但利每次回家，便帶了許多東西，自己的新衣服，新襯衫，睡衣，襪，還有一件絲質浴衣，一隻鑲鑽的黑色約指，此外還有雪帶的絲質內衣，外衣，珠手袋，手釧皮外套，等等，他說攔在這兒等雪帶回來看。

碧莉出走後的星期一日，我到電話公司請他們來裝置電話，因為我想假如碧莉遇有急事，需要我時，他可查電話簿的號數，便可立刻找着我。自從裝了電話後，每逢鈴響，我恆以為是碧莉，趕緊走到機旁，可是有時是打錯了號數，有時是安梯說他不回家用晚餐，或者問

我舒服不？

有一次我去接着聽筒時，一個男子的聲音說：喂！是傅南克林但利嗎？我道：你一定弄錯了號數，住在這兒的祇有一個威廉士但利。那晚但利回家後，我想將這事告訴他，因為我覺得那人很可笑，弄對了但利二字，却弄錯了其餘的。不料當我對他說時，他陡然跳起來，對我破口大罵，大大的咒了我一場，我十分不安的走上樓去。正在此時，前門的電鈴忽然響起來，進來了一個人說：我們是來拘捕傅南克林但利又名威廉士但利的。我還未及答話時，但利已站在梯口張看，當他聽了那人的話時他便飛也似的退下去。可是那人冷笑道：不必費力罷，外面已有五個警察，跑去徒然碰在他們的臂膀上，槍柄上。但利聽說祇得規規矩矩地隨了那人出去，外面停着一輛汽車，他們便上車走了。

經過了一番審訊，似乎證據不十分充足，所以祇判了監禁一年半。罪情是關於他開汽車闖入一家絲店行劫。但利入獄之後，某家公司來了一夥人拿了他們的汽車去了，他們說但利曾用此車作為抵押借了他們的錢。

雪蒂出院回家時，已不見了但利，可是她並沒有什麼難過，因為她已被她那些新衣裳

弄得目炫神迷了。她似乎清瘦了些，仍舊一如往日，每天要睡到十二點一點左右，等我侍候她用了早餐，收拾了她的臥房後，她便整下午坐在裏面讀雜誌報紙，吃巧克力，把黃色的包糖紙丟得滿地都是。晚餐後她便上跳舞場。她從沒有向我要過錢，她說她和男人跳舞可以賺錢。

有一次，雪蒂通夜未歸，第二天早晨，忽有一個青年送了她的一封信來，信上說，她有事離城了，請我清檢她的衣物交給來人。那信是她親筆所寫，所以我便照辦了，將她的衣物通通交給了那青年。此後我便沒有再見過雪蒂了。

幸喜我保留了這一百塊錢，所以每星期我可以多少送點給但利。

二六

到了那年的聖誕節，我收到了碧莉一張郵片，我趕忙坐下來看，因為我的手戰慄的了不得。那郵片是老遠的打法國巴黎寄來的。我駭然道：「呵呀！她竟坐着船漂過大洋了，我還在鼓裏哩。我渾身戰戰兢兢地，想到她坐的船別半途沉沒了呀。海水是那麼冰冰冷冷地，假如

她被沉到海底下，那麼四圍不是很多的魚游來游去嗎……想了一會，自己又不覺又笑了，因為她不是早已平平安安地渡過去了嗎？郵片上她祝我們大家聖誕節快樂，新年快樂。她已找了工作，很為適意，不必懸念她。不過却沒有寫明她的居址。我心中想假如地址時，我便要寫信告訴她，但利已經入獄，她可以回家了。此後又過了大約一年光景，我們又收到一張郵片，她要我們在紐約時報的人事欄登一條啓事，說明我們都平安，因為她在那兒隨時可以讀到時報。安梯果真照登了，並說明但利已不在家中。此後我們便常常得到她的郵片，有時每月一次。

二七·

幾年的時光，又輕輕過去了！但利已經出獄，可是他跑去芝加哥，他從來沒有寫過一封信給我，祇有兩次，他要錢時，曾給我電報。一次要二十五元，一次要五十元。我都照他所講的電匯給他了，祇是我寫信給他，寄到他要我匯錢去的旅館時，那些信都被退回了。

娟蓮與科白艾第訂婚後，第二年便結了婚。起初她和他的母親同住，不久娟蓮懷了孕，

科太太人却不幸在此時死了，他們於是賣掉了那屋子，另外在城內一所很輝皇富麗的大廈裏租了三間房。我生平未見過那樣好的大廈。月租一百元。浴室好得了不得，浴盆是嵌在地下的；另一個角落裏還有淋浴，樣樣都是嵌在牆上的，放肥皂的地方哪，放牙刷的地方哪，連掛手紙的圓圈都是嵌好了的。廚房完全白色，牆壁用了半截磁磚。裏面有一個漂亮的地方，白色大冰箱，一個白色煤氣灶，上面有自燃機器，所以不必要用火柴。洗碗盆和水槽也是白磁的。水漕上的冷熱水管中間另有一管通連，打開時便得適度的溫水。洗碗盆上有雪亮的白色金屬的頂。娉蓮自己又買了一張飯桌，也有同樣雪亮的白色金屬的桌面。還有兩張椅子。她做了藍色格子的窗簾掛在窗上。碗櫃上也掛了藍色格子簾幔，鋪了一塊繡花墊布，上面再擺杯盤刀叉。地上鋪了藍色的牛毛氈。她所有的鑲罐也都是白色起藍格的花紋。所有的鍋鏟都是雪亮的鋁製的。她的廚房真是了不得！

此外她還有一套漂亮的天鵝絨製的客廳傢具，共計三件東西。還有一張書桌；許多美麗的燈盞，和畫片；還有大而厚的地毯；小桌子，和一具兼留聲機的播音機，形式像一件古雅的傢具。

娟蓮和艾第差不多老在廚房用飯，遇有朋友來時，他們才另用一張考究的桌子和四張考究的椅子，他們將牠擺在走廊上。娟蓮說：這樣便不必另外要收拾一間飯廳。

寢室用具一律核桃木製。娟蓮都給牠配上玫瑰花圖案的天鵝絨邊。一盞美麗的燈罩，上面也有玫瑰花圖案。燈是磁製的，上面大約是繪了一些法國女人，她們衣裳上的花邊，看去也好像磁製的，其實却是用了一種料子浸硬所製。

艾第花了許多許多錢，他說無論什麼東西祇要是爲了娟蓮總不算太過的，她真可愛，並且快要有小孩子了。他還請了一個人來幫忙配上各色窗簾。並雇了一個黑女孩早晨幫助娟蓮。娟蓮說：簡直沒有什麼事情給她做，因爲收拾這樣的屋子非常容易。娟蓮將她的衣裳都送到外面去洗，而且包燙，不像我一樣，祇偶然送出去洗洗。

我很高興幫助娟蓮，嬰孩出世後我真快樂極了。他們叫她麗麗，襲用了科白先生母親的名字，後來第二個女孩便襲了我的名字叫她美梨。娟蓮常讓我幫助她照顧小孩，真是有趣味，我又帶小嬰孩了。那孩子很漂亮，皮膚是淺色的，有一對蔚藍的小眼珠，到了十三個月時她已能叫我外祖母。娟蓮很喜歡她，艾第也是一樣，我也是一樣。

現在祇留下安悌一個和我居住了。安悌的事情倒還順手，他很滿意。公司方面也很喜歡用他，不過他們老對他說，在他能實現他的理想之先，他應當多有一點實際經驗。有一次，安悌給我一張畫，是他對於城內的一種設計，照他的計劃時便可有三四條人行道重疊着，同時也有三四條重疊的馬路可以通行汽車。他說經理很賞識他的計劃。他想大約再過十年他必可以做一番事業。安悌又說他們那兒雖號稱是美國最進步的建築公司，裏面却盡是一班老糊塗。

有一次，安悌提了一隻箱子跑回家來說：母親！今晚我請我最好的女友出外吃飯。說完便飛跑上他的臥房，約莫過了一點鐘光景，他又跑下樓來，我簡直有些不認識他了。他穿了一套常禮服，看去非常魁偉英俊，我忍不住忙跑到他跟前，他緊緊地抱着我說，漂亮嗎？母親我笑笑，因為他的確很漂亮。

他告訴我那女友名華士特愛麗絲，是他們公司裏大老板華士特先生的姪女。他說：她真是一位好女子，像月亮那般的漂亮！像月亮那般的聰明！不過這中間有個難題，就是她太富足了，所以我想假如我不能改她的毛病時，唯有自己也趕快害起同樣的毛病來。她的性

情好嗎？我問安悌：安悌笑着敲敲我的下頷說：不錯，她很好。

安悌說：他先請她去吃飯，飯後請她看戲，接着他想再請她去消夜。呵！安悌！我說道：那麼不是要花掉許多錢嗎？他笑着說：差不多一星期的薪金。

他很興奮！很快樂。

但是他又說道：我要努力想想法子一星期可以賺得比四十五塊多些就好。我道：呵！安悌這已經是很好的薪水了，對於一個小孩。安悌道：一個小孩？接着他又道：不要忘了呀！母親！我已經二十四了！我敢說一星期祇有四十五元是距和愛麗絲結婚的路上很遠的。他說話似乎有點鬱鬱不樂。

近來我已不似以前那般苦苦的縫紉了，醫生說我應當休息，因為我久已得了背痛的毛病。我將樓下的房——但利和雪蒂住過的——租給人家了，一星期十二元，另外還有安悌給我的錢，和樓上的房金（我現在已不要再付押金了）所以我也過得很適意，祇有時縫一兩件衣裳應付那些素來待我好的老主顧。

有時安悌事情忙時，我頗感覺寂寞，所以艾第便送了我一具收音機，此後我便不似以

前那般無聊了，因為有具收音機便好似有一大羣人在屋子裏一般。安悌笑我，因為有一次半夜中我把他叫醒來告訴他說我的確聽到倫敦了。他說他很高興我能有以消遣。

但是雖然如此，我仍時常記望着碧莉和但利。我常常想假如碧莉忽然打這門口走進來，該多麼有趣！我又時常擔心她，以為她正生病正需要我。安悌要我賣掉這屋子搬到一所大廈裏面去，因為他說那樣可以省事得多。可是我不肯——但利和碧莉不久便會回來的，我要保留這屋子等他們回家。

安悌自從那次請華士特愛麗絲吃飯以後，更顯出憂鬱的樣子，彷彿身體也消瘦了些。我問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說他很想和她結婚，他曾求過她，可是她說要等他每星期有一百元收入時才肯嫁他。

母親！你知道嗎，她說她很愛我，不過她又說婦女的天性是希望有個那樣的男子能够有力保護她的小孩的。現在怎麼辦呢？母親！她對我說：我知道你是很有造就的，可是我希望你做到相當的地步時再談罷。

隔了不久，有一天，安悌非常興奮的跑回家來說：呵！母親！這次真是我的好機會到了！紐

約市將舉行一個很大的競賽，想在華盛頓街口計劃建起一座巨大的旅館來，這計劃已經向我們公司裏徵求，華士特先生召集了我們年青的全體職員去試擬，他說公司裏正想加一位新東主，現在正是一個好方法讓他們可決定選進何人，你知道我目下在公司裏不過任些雜務，假如這次我能將他們視爲「我的荒誕的理想」證明並不荒誕而的確是不僅美麗且能實行時，那就什麼也迎刃而解了！無論什麼什麼——愛麗絲！股東！名譽！

接着安悌又說了一大堆關於他所謂的美國派建築的話，可是我告訴他我根本不懂。於是星期日那天，他便陪我進城，走到我畢生未曾到過的地方，差不多靠近海邊了，他領我走進一所偉大的屋子裏，我猜大約有四十層樓房。於是他指着我們從屋頂上看得見的那些建築叫我，他說：母親！那些都不過是剛有端倪而已，算是有了這種理想，可是還不够胆量，讓他們看看我腦袋中的東西罷！

我一看那些建築都和平日安悌時常畫的一樣這兒挖了一塊，那兒挖了一塊的。當時我站在那樣高的屋頂上低頭向下一望，祇見兩邊人行道上的人都小得如螻蛄一般，心中不覺駭然！想到下面每一個小黑點，都曾經過一番懷胎，生產，和保護提攜的工夫，現在打這

上面望起來，他們不過是一大堆小黑點罷了！我登時覺得我一生所作所爲實在是太渺小了！我將這種感想略示意於安梯，他便對我說道：你看那邊！我順着他所指的望去，祇見一所將要落成的屋子，比其他一切都要偉麗堂皇，巍然高聳，雪白放光，似乎他有種什麼力量，使我望着牠時，自然感到快樂，在那屋頂上，正有一大羣小黑點在努力工作想完成牠。安梯說道：母親！你要知道人類從來沒有他所創造的東西偉大人類的心都是污穢的，幸而他有着美麗的想像，而且他有時能將他的想像實現，到後來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幹了些什麼，祇好說所做的是無窮無極罷了，最奇怪的就是在這些污穢軀體中會有美麗的東西產生出來，而人類從來不會有他的想像那樣偉大。母親！這便是我苟且生存的唯一理由了。——去建設去收集那些比我自身重要得多的美麗！偉大和莊嚴！

歸途中我們除開談了些瑣屑家常外，沒有討論什麼。此後大約有六個星期中，我很少和安梯見面，因為他現在終日在公司做事，從事他的計劃，有時他在城內一直要弄到早晨兩點鐘。

有時我獨自一個像這樣留在屋子裏時，我常會半夜醒來，想到孩子們，想到但利和碧

莉，而想不出我對他們到底做錯了什麼，我擔心他們也許肚餓，寒冷，不快樂，或生病。有一次，我讀到監獄中怎樣毆打囚徒的一篇文字，我擔心但利，恐怕他又入獄而在受人虐待。像這樣想到孩子們時，我便不能再入睡。有時聽見安梯回家，我便立刻起床幫他做些夾肉麵包和咖啡，自己也用一些，有時安梯非常疲倦而憂鬱，但是有時又興高彩烈地使我也覺得高興一些，所以我也如他一樣對於這次競賽的事感到興奮。

後來他的計劃完成了，可是他沒有給我，他說等實際建築完成了後再請我欣賞，我含笑點頭，那天安梯將他的計劃送呈經理時，我終日盼望他回家，終於他帶着異常的疲乏和失望回來了！他說他們完全沒有注意牠。第二天又是一樣，第三天又是一樣，他回家後異常暴躁心煩，不知對自己應當怎麼辦。

我看他是非常疲倦了，何況又得了重傷風，鼻塞咳嗽，而且發高熱，我叫他告假，可是他說他一定要去，因為今天是最後一天呈遞計劃圖樣去競賽了。所以他無論如何還是去了，雖然他實在已是不能支持。大約到了早晨十一點鐘左右我正在市場上買菜，忽然看見安梯飛也似的向我跟前跑來，一把抱住我喊道：呵！母親！我的計劃中選了！不久我便可以和他

們合股和愛麗絲結婚！我真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了！我忙問道：你的傷風怎樣了？安悌！你的傷風怎樣了？他瞪着眼兒望着我，卜通一聲便暈倒在地上。

一位男人幫我抬他回家，我去找了醫生來，安悌的傷風非常厲害我放他上床安睡，給他喝了一些熱梅子茶讓他發汗，並吃了一點瀉藥，然後給他覆上幾層厚氈，等出足了汗時，我又用酒精給他遍身擦過，他便睡着了。醒來後發熱已經全退。

安悌病了將近一週才能再到公司做事，現在他要靜候下月的消息，看究竟是他的計劃最後中選還是其他公司的有希望。等到末後終於是他的獲了首選。

他們立刻便開始建築，六個月之後新旅館已全部竣工，開幕時打算舉行盛大的開幕典禮，安悌自然會去，他也要我一塊去，所以要我買一套漂亮的晚服，他給我一百元購辦一切，可是我畢生未曾購過一件衣裳，不知道應當怎麼辦，安悌如是說：這樣罷，星期六午後我請華士特愛麗絲來家，她便可幫助你，同你一道去買你所要的東西。

她真是一位很修長的姑娘，和安悌差不多一樣高，而安悌在男子中實在也算很高的了。當她除下帽時，她的髮簡直和男子的一樣，一抹向後梳得光光滑滑地，祇不過她的耳上

還有一對耳環，長幾垂肩。她塗了許多口脣膏。她還吸香烟。安悌說：現在的女子差不多都是了。

後來安悌退出房外，讓我們兩個談話。她問我道：安悌真是世界上頂了不得的人物，你以為對不對？我簡直愛極了他，可是你別告訴他。我想我和你兩個將來關於帶小孩的事恐怕會要吵嘴，當我不讓你抱小安悌時，也許你會轉身對我說，你不看見嗎？年輕的奶奶！我已經帶過四個了。你告訴我，你覺得尿布應當用四方的還是用三角的？我擔心我不能和安悌結婚，假如你是個使用三角尿布者，因為和婆婆不對，結果總是要離婚的。她烟燦流利的繼續談這類話談了一大堆，可是心坎中富有熱誠，我很歡喜她，如是我告訴她我不會干涉她們的小寶寶，因為他們是那樣的有趣，我決不會侵佔了她們的快樂，而且假如他高興告訴我怎樣使用四方尿布，肯讓我試做一次時，我頂願意做一個學生。後來她告訴我安悌已將我的一切通通講給她聽過了，所以她未見我之前，對我早已有深刻印象。

後來我們一同進城，到了一家我從未到過的大公司——我以前到過的，要算藍居利最大了。我們買了一襲綠色絲質衣，完全無袖，也沒有前胸和後背。我說：我怎麼能穿這樣的！

愛麗絲說我可以穿，因為我有一對皓臂和美的背脊。你不是很美嗎？她說：可是我還是要她請他們在前後加上了一塊花邊。我還不喜歡那顆大鑽石鈕扣，可是愛麗絲一定叫我留下。她說誰叫我做天才兒的母親，這是應受的罰。接着她又幫我買了一些金色鞋襪，和一件絲質襯衫，還有一條窄窄的綠色絨帶，束在髮上用來陪襯衣裳。

星期二晚是大宴會的日子，愛麗絲坐了她叔父的汽車來我家，帶了許多鮮花給我用，而且領了一個女人來給我梳髮，可是她幫我梳了後使我很難為情，愛麗絲笑個不了說：好罷，就照你的意思梳過罷！可是你一定要讓我幫你束上這條髮帶。接着這女人又修理我的指甲，安悌興奮之極，可是他極力裝作沒事的樣兒。

我們大家都坐了愛麗絲叔父的汽車進城，當我們下車時，眼前驟然一亮，使我吃了一驚。愛麗絲恨道：這些碰鬼的攝影師！她如是讓我快些走進裏面去。那兒是一間大廳，數千百盞燈光照耀得人眼花撩亂，中央擺滿了桌椅，桌上陳設着各種杯盤，玻璃器皿，和銀器，在另一端還有一張更大的桌擺在一個很大的鮮花羅幕之下，那兒便是我們的座位——安悌，愛麗絲和我。從那時起我便覺得頭腦昏昏地不大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祇見一些人演說哪！

攝影！安梯差不多老站在那兒攝影，而愛麗絲老在罵着說：這些鬼攝影師！我簡直一點東西也吃不下，耳中祇聽見許多聲音，笑哪！說哪！許多人對我說了一大堆話，我不懂祇好笑笑。後來愛麗絲說我應付得很恰當。我的頭痛的了不得。末後大家起身繞屋一周，參觀這所旅館，可是我所見的盡是一些燈光哪！人哪！游泳池哪！許許多多的飯廳哪！一間健身房哪！一間蒸氣浴室哪！以及模範公寓哪！吸煙室哪！新式電影場哪！電氣冰箱哪！大如花園的廚房哪！升降機哪！牆上水管中流出的冰水哪！不是白色而是彩色的浴房哪！電氣總開關哪！使我目眩神迷。還有不計其數的屋頂，彷彿有一打兩打以上，有一屋頂是一個網球場，有一個是座飯廳，有一個是座花園，有一個是兒童遊戲場，場內有秋千沙土以及各種玩具。有些屋頂是屬私人用的或屬公寓的，暫時便空着在那兒，有人想動手佈置牠，種些蔬菜，有人便取笑說：那麼肥胖的便可藉鋤草來活動身軀了。引得大家都笑起來。還有一個屋頂是手球場。還有一個屋頂，上面扯着布蓬，下面種着花草，是個跳舞場。我覺得整個屋子都是一些屋頂，幾乎每層必有一個。好容易才算看完了，我們便一直回家，等愛麗絲幫我卸去衣履後倒頭便睡着了。我所得的印象便是人人都說安梯是怎樣的聰明，尤其是年齡還這樣輕。

第二天早晨，安悌說他不必上公司去，因為他們有個董事會舉行，他要靜候消息，看公司怎樣待遇他。他又道：母親！我打算陪你進城去看我的建築——便說是我的第一個產兒罷。

呵！安悌！我問道：就是說那些屋頂嗎？

安悌笑了說，我祇領你去看看外表。我們祇要安安靜靜地坐在華盛頓公園內的凳子上，不必要你前進一步或上一層屋頂。所以我才稍為放心。

我們坐公共汽車進城，可是當我們經過那所旅館時，安悌要我閉着眼睛，他說他要我在驟然之間看到整個的屋宇。一直到下了汽車後他還要我把眼望着地下，直待他請我坐在一張凳上後才對我說：現在可以睜開眼睛了。我開眼一望，起先看不見什麼，祇見有一大堆白色和彩色的東西冉冉上升，霎那間我便覺得自己已成了一位長身玉立美麗非凡而且十分偉大的婦人。仔細再看時，才看出在那大白石塊之間原來還夾有許多淺色的磚塊；牠們裝置的形式使人看去，覺得老在冉冉上升永無已時。接着我又明白了為什麼有這許多屋頂，因為安悌在各個地方挖去了許多小塊，挖去一塊便成功了一個屋頂。整個建築漸

漸地加高，漸漸地變小，彷彿直入雲霄一般。

我對安梯說：我覺得這真是世界最美麗的建築了！安梯說：你真是這樣想嗎？我說：真的。他道：你記得你昨晚不喜歡牠嗎？我道：那是因為許多人在吵鬧；便是你所謂的他們都够不上來欣賞這種大建築。接着安梯又道：這還不過是一個開端而已，他希望以後還有更美麗的產生。他說我們這一代不過建築美國文化的根基而已，這一代的建築家不過是找出了創造美國派建築的一條道路而已。他說他得生於一個這樣青年有爲的國家真是幸福，否則他一定還在抄襲數千百年傳統下來的腐化的文藝復興式，羅馬式，哥特式；須知生活方式早已不是文藝復興，哥特或羅馬的時代了，假如還要照樣抄來應用，那真是一種頹廢無用的現象。謝謝上帝！總算我們能開始有表示我們自己時代的建築出來滿足我們自己的文化需要。母親！你知道像這樣建築一所旅館祇不過是種私人的企業罷了，我希望我在費許多光陰建築許多旅館，公司，公寓，得着華士特先生所謂的「實在的經驗」之後，那麼，母親！你看罷，終久有一天，我必受政府的委託，來建築博物院哪！大學校哪！以及各種各色的房屋，也許整段街道都會由我計畫，那些東西都將爲後代建築的楷模，那時我便將顯示他們建

築究竟是什麼樣子了。我望着安悌，見他滿面光彩照人，冉冉升入雲表，有如他的建築一般。歸途仍坐公共汽車，我不斷的想到但利，而不明白爲什麼但利是個破壞者而安悌是個建築者？爲什麼但利不能也成個建設者？——不一定便是建築房舍，卽建設生命如醫生之類的人物。我所能明白的祇有一件，便是我愛但利如同愛安悌一樣。

二八·

安悌如願以償在公司裏做了一位東主，年齡還祇二十五歲，薪金每週七十五元，分紅二千元。可是他要將這筆錢轉入公司，因爲他要許多錢作他的股本，他簽了許多支票都是轉錢入公司的，所以他的實際收入每週仍祇四十五元，其餘的一概要拿去代支票。愛麗絲走來看我說她非常快樂，她選中了一個勝利者。她又道：你能不佩服我的聰明嗎？爲我們將來的孩子們打算得這樣十分周全。

多數的雜誌都登載了文章講到安悌和他的建築和他的理想，——時報、婦女雜誌、和星期日報的副刊也是一樣。上面登有建築的照片，安悌的照片，在安悌的照片下面寫着

「威廉士·安梯，年青的建築天才。」

有一個星期日，當我們正在用早餐時，但利忽然走進廚房，坐在桌旁，一聲不響。我也一句話說不出來，因為我的呼吸似乎驟然停頓了一般。接着但利似乎將腿伸到桌下，將手插進口袋中說道：真是我們閩家都上了報了，我這個樣子像不像個天才的老哥呢？說着他便扯出一張報紙來，那上面登載了一段關於一個男子名倫鄧但利的鬧大亂子的新聞。但利道：這人就是我。

安梯很安閒地站起來，靠在但利的椅旁說：聽我講！但利聽我說些什麼？因為以後你便沒有機會再聽了。我告訴你假如你使母親有一點兒不快樂時，你當心那便是請你出這大門的時候。你可以在此睡覺，在此吃飯，可是你得讓母親獨自清清靜靜地。還有一點——假如你想在我跟前要什麼花樣時，我便立刻通知附近的警察，將你驟然離開芝加哥的原因告訴他。我希望你聽清楚我所講的每個字。

但利默然不語，縮回了伸在桌下的腿，身子微微坐得直一些，然後說道：安梯：你曉得我並沒懷惡意，不過是開開頑笑罷了，祇是我過的盡是一些碰鬼的日子，而我眼見你這樣受

人家捧心裏想你也許可以幫我一些。天哪！你看我難道像個大建築家的哥哥嗎？你也不希望人家說你漠視家人呀！我所望的不過幾件像樣的衣服，一個乾淨床鋪，一點飯食而已。天哪！你曉不曉得我打芝加哥一直走回來的。媽的！這條鬼路！

但利的確很倦的樣子，他沒有帶領子，也沒有領帶，襯衫污穢不堪，而且破爛，衣上也無紐扣，鞋底沿邊都已裂口。他實在應當立刻洗浴修髮和剃鬚。他的眼眶紅紅地濕濕地，他的臉較前更爲清瘦。我簡直想哭起來，我實在不忍看他那樣兒。

如是安悌給我一些錢，讓我給但利買衣服。第二天但利上街，回頭時樣兒看去要好多了，換了一套新衣，一件潔淨的新襯衫，一雙新鞋，剪了髮，剃了鬚。以後他仍時常上街一如往日，可是對我從不再出一句惡言，我想大概是因為安悌發過話的緣故。他也沒有再向我要過一次錢。我很高興他能重返家門，這樣我至少知道他是豐衣足食居處得所。過了許久以後，他的樣兒較前豐滿了許多。

但利回家不過一月左右，便到了聖誕節的時候了。我收到碧莉一封信說她也將回來，當晚安悌回家時我把信拿給他看，他歡喜得直跳起來說：母親！我想她一定長得很高了，她

現在將有二十三歲了，和愛麗絲一樣。

我將滿屋子都用冬青和綠葉佈置起來，將舊日女孩們房中用的老傢具搬出，請愛麗絲幫我擺設，她便將房的中央安放了一張小榻，上面鋪着美麗的氈單以及椅墊；此外另有一個紅色衣櫃。安悌又計畫了一個新式書架兩邊都連在牀上，頂上另有一條遮蓋打牀上跨過。這書架正如他的建築一樣，是這兒挖去一塊，那兒挖去一塊的。愛麗絲又將牆上掛了一些日本風景畫，買了兩塊小地毯，幾盞很樸素的燈，一些磁製的小動物，又掛上布簾，房子四圍充滿了小的耀眼東西，看去真是幽雅極了，起初我還不大相信會有這樣好，因為她所應用的都是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我叫安悌和愛麗絲在聖誕日去船上迎接碧莉，因為我要在家預備午餐。

我只覺得那天早晨過得真慢，彷彿老過不完似的，但是後來終於過去了。我聽見他們已經回家，經過屋旁的走廊正向廚房走來，我呆呆地站着一步也走不動，簡直連圍裙都不知道除了；可是當我見着碧莉走進廚房門口時，我也顧不及了，她直撲到我懷中，我們互相笑着吻着，笑着吻着，我們簡直歡喜得連氣多吐不過來，直到後來彼此稍微定了些後；我

定睛一看幾乎有些不認識碧莉了，彷彿是因為她比較更美了一些，也許是因為她穿了法國式的服裝罷。她那樣兒很有些像愛麗絲。她也塗着很厚的口紅，我們大家都忍不住笑，因為我的臉上被她吻過以致滿臉都是口紅。她也戴着很長大的耳環。她的頭髮仍向後梳，不過現在留長了些。碧莉最愛是那樣，每逢人家留長髮時她便要剪短，逢人家剪短時她便要留長。她的談吐也略為不同了，她的聲調也似乎較前圓潤些，深沉些，老成些了。身材也似乎發育得更豐滿了一點。

假如我們閤家能重聚一堂用聖誕節飯那真是何等的美滿！可是安悌一定不許但利加入，娉蓮也不能來，因為她又已懷孕，產期就快到了。

總算還有安悌碧莉愛麗絲和我共同用膳。我們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鬧着。碧莉告訴我們怎樣她首先在巴黎一所辦事處服務，後來便在一家報館做事。愛麗絲到過歐洲多次，她們兩人便談天說地，從威尼斯、柏比永、亞不路息、索梭托、不魯塞爾、夫賴堡、奧柏藍麥、高提羅爾、維馬等直談到尼母、波城、塞維爾、亞等等地方，都是我不知道的。我問碧莉她獨個兒跑這許多地方難道不害怕嗎？可是她說她並不是老只一個人。碧莉又說道：現在我已撞遍了

江湖，打算回家來寫一篇偉大的美國小說，也許寫一本戲劇也說不定。總而言之是非常了不得的。

安悌笑着問道：現在你的過激主義呢？碧莉說：你不必操心罷，我還是如以前一樣的過激，也許更要甚一點。

安悌又道：那麼關於丈夫的問題呢？你還相信男子是完善無缺的嗎？

假如你是指我結婚沒有的話，那我的確還沒有。我還是將我自己的身軀看作我的私有財產，我仍舊以為假若你不能信賴一個男子做你孩子的父親時，你便不必將生命寄託於他。

愛麗絲笑着說：只要安悌打這裏走到街角上我便會信不過他。假如他和另一個年輕妖媚的女人來往時，我便要叫他付給我一筆很大的贍養費，必使他囊無餘錢請不起他的姑娘吃一次巧克力西餅，你真是將價格實在貶得太低了，使我們毫無辦法。

碧莉也笑道：我學了一件乖，便是不要把正經意見看得過於認真，那麼便不致於太懊喪。也許我對於有些問題的熱誠，已隨着我的青春而消逝了，可是對於性的問題我却仍保

保持着以前一樣的態度。不過我擔心也許有一天也會變成幻想罷！她說這話時臉色異常嚴肅。

於是安悌又問道：那麼你承認你有些理想是虛幻了。

碧莉却答道：安悌，我很餓了。一會兒她們又開始取笑。碧莉道：大哥！雖然我極力裝着沒事的樣兒，不讓你們這些小資產階級來刻薄，可是問題還是多着呢！

後來碧莉又說到她怎樣在巴黎她訂的紐約導報的星期副刊上看見安悌的照片，引起了她的思鄉病，她才決計回家來看看他那所寶貝建築。

直到大家都飽餐暢談以後，我們便起身引碧莉去看她的新房子，她非常稱心滿意說：我想我應當取消找小旅館的心思了，住在這兒這般舒適。

愛麗絲和安悌走到客廳，祇留下碧莉和我兩人相對。

碧莉立刻問道：但利和雪蒂呢？

於是我告訴她雪蒂已經走了。

嬰兒呢？

嬰兒死了。

但利呢？

碧莉！他還在這兒！呵！我的碧莉寶寶！我想當時我很興奮來不及思索，我便懇求碧莉不要把但利擱在心上，因為他現在不過是在家歇宿，每天差不多祇吃一頓晚餐，而且安悌已叫但利應允，以後不許走到她所在的任何房中。我又告訴她但利在獄中，在芝加哥，已經過了許久的辛苦日子，並且他現在從不向我聒絮，從不向我要錢了。我自己現在也不似以前之勞苦了，接着我又告訴她關於娟蓮的消息，她已結婚，生了一個孩子，不久第二個便要出世了。碧莉又問了我許多關於娟蓮的話，後來她說她今晚想去看看她。

我對碧莉道：可是我要你在這兒陪着我。

便是這樣罷。母親她說：天曉得那地底電車是什麼味道。

所以那晚我睡得非常舒服，終夜未醒一次，因為我知道四個孩子都在什麼地方。

不久碧莉便在銀行中找了一份差事，寫關於股票的文章，名爲宣傳工作。她在副經理的辦公室做事，因爲他是管這部分的。

那差事是在星期二找得的，到了星期六下午，她回家對我道：副經理請我明天進城，幫他做一點事，我不懂他爲什麼星期日午後要找我，真使我滿腹狐疑。

我不放心這件事，所以她去後我終日心神不寧。到了五點半鐘時她打電話給我說，她不回家晚餐了。十一點鐘左右，她又打電話給我說，她今晚不回家了，可是不必望心，她是在行中通晚做事。

我還是擔憂，不能將心放下，又指不出究竟是怕什麼，不過心神異常不寧罷了。我相信在同等情形之下，碧莉不會幹凱特姨母的女兒格西，或雪蒂一類的行爲；可是我相信假如有人對她遊說，使她覺得她所幹的事是非常正當而且高尚時，她便會做得出那類的事。

星期一我整天盼望碧莉回家，末後她回來了，她非常快樂，簡直喜得跳起來。我先給她晚餐，等她上樓後，我也跟着上去，杯盤都擱着沒洗，不待我開口問她，她已經滿心想告訴我，祇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罷了。

呵！母親！她說：我又戀愛了，不過這次情形完全不同。當我星期日進城時，赫特門先生請我到他的私人辦公室，立刻對我說道，他初次見我時，便覺得我超卓不凡，所以他便聘用我了。母親！許多男子都愛那麼說，所以我很替他害臊，我想也許我表示出來了，我對他說：假如這是他聘用我的理由，我便打算回家。他見我這樣，忙道：請不要走，千萬不要走，我一個人實在太寂寞了！好呀！我頂討厭這種涎皮涎臉的樣兒，所以我便開門出來，不料他一把拖住我的手說：請你稍坐一會兒，好不好？我們正正經經談話，我決不再撞你一下。你可以告訴我關於你在歐洲的經歷嗎？

我便略講了一些，當我告訴他，有一個時期，我想從事寫作時，他似乎十分興奮的樣兒，說：真的！你應當寫作！你應當！你應當！你具有這種腦力，這種個性，你實在應當有你的機會！我告訴你，我深知創作的天才被挫折的味道，我也曾一度夢想做一個羅俄第二，可是我的父親十分固執，我便祇得從事商業了，這種苦痛，從來沒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情。我也曾賣過兩篇短篇小說，可是所得甚微，引起我父親的訕笑。我常想到我要在銀行事業上獲一筆大資財，那時我便止息林下，從事我的寫作。可是，母親呀！他不幸那時又結婚了，並且有了一個女

孩，而他的妻不幸又是個非常冷酷無情的人。他已將他財產的大半簽了她的名字，而現在她唯一的心思便是要他賺錢！賺錢！讓她在社會上交際時，可有充分的汽車別墅以及這一類的笨東西！他感覺自己簡直成了一個踏磨的囚徒，終日要雙足不停的來供應他妻的無厭的要求。不料現在在他畢生事業之中竟第一次遇着有人能了解他的地位，他滿心的希望，便是要來刷新他的觀念，重建他的智慧生活。他說他以前所遇的都是一些假正經——呆板平凡的婦人。不過他初次見我便知道我不是那一類。

母親！你想想我聽了一位經紀人說出這篇話來該是如何的驚佩，我登時神經震動，有如冷水澆背一般，赫特門先生等我慢慢鎮靜下來，接着我們便談了一整下午。他說他要盡力之所能立刻將我撤職，同時便要立刻聘請我來幫助他寫作。不過他說目下唯一的問題便是他的妻十分浪費，而她又握着他的經濟權，所以我想他也許要稍遲才能實現他的計畫。他說幸而他還有些私人投機事業，祇等有好消息時，他便可以如願以償。

他又對我說，請你不要懷疑我所追求的是你的肉體，那可錯了，須知是你的靈敏的腦力，你的誠摯的熱腸，以及你那大無畏的精神！假如你明白了我畢生的遭遇都是毫無實際，

毫無真誠，毫無與人類的真正接觸時，我敢對你說，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作這種有智慧的談話。

我略吐出一點我的理想，以及我在巴黎的生活，以及拉丁區的趣事。他說：我都聽人說過，不過當我到巴黎時，我的妻迫我終日坐在旅館內。所以我所見的巴黎，祇是那些巴黎咖啡店，和我的銀行支票簿而已。他又說。也許有一天我們兩人能同去，那時我便可指導他。

接着我們又談到男女間的問題。我告訴他我相信假如戀愛是很真摯深刻時，實在不必需要什麼結婚儀式，他和我同意，他說他的婚姻真是自取之咎，他和他的妻歷年來從未交換過一點意見，或情感，他說智慧和精神的結合，是不需要一張結婚證書來包裹的。

談得很晚了，赫特門先生便問我可否留在城內和他一塊用晚膳，他說他的妻已赴友人的家宴，毫不顧及他一人之寂寞。我應允他，便一同走到布綠維特餐館。我們繼續談話，不覺很相投契。晚飯後赫特門先生問我願不願意和他同赴長島的海灘？我說：這樣冷天，他說，不錯，他頂愛看海，尤其是現在人跡稀少的時候。

我覺得這種想頭很新奇，便決定同去。呵！母親！我真高興我去了，那夜月明如晝，我們沿

着沙灘行走，月光照耀着海面，寒氣侵入肌膚，使人頓覺心神一爽，那海潮奔騰澎湃，我們不覺愈偎愈緊貼着。赫特門先生說他一生從未有過這樣的快樂，母親呵！我也從未有過呢！

我們沿海走了大約一個鐘頭，他忽然問我道，假如我許他吻我一下，那真是他莫大的幸福。母親！我便讓他吻了！此後我已明白我是愛了他，我簡直覺得他是一個青年的男孩，而且他需要我的幫助。

當然今天在外面辦公室中我們沒有講什麼話，除開談公事以外，可是後來有了機會，他又請我到他的私人辦公室，呵！母親！我簡直覺得我不忍一刻與他相離了。

這樣便使碧莉十分快樂，而以爲萬事皆無問題了！不過我心中覺得有些不對，覺得碧莉是一步步地向煩惱之中走去，我試試對她說了一些不可過於相信人家的話，可是我不善於措辭，不能充分表示出我所要講的，尤其是她的信心使她覺得前途那樣光明燦爛，那樣快樂。但是我終於覺得我是對的。不過因爲我覺得我是理直氣壯故此未免有些使她難堪，我心中過意不去，所以我終於祇能將話說完了而不能將理由講得透澈，而碧莉對於我所想告訴她的話，始終未曾措意。

III.

此事經過許久後，碧莉的確是非常快樂。赫特門先生說她的工作很好，已推薦將她升職。碧莉說：銀行行長桑卜生先生說赫特門先生的舉薦算是這一次有理由。現在她每週可得四十元。不過赫特門先生時常請她上各處體面的地方，所以她時常要買新衣裳，以致薪金所餘也就有限了。他們常常到長島去，因為在那兒開旅館的人是赫特門先生的朋友。

很快的又到了春天，安悌仍舊努力在做事。愛麗絲時常來看我。娟蓮因為丈夫家庭小孩的緣故非常忙碌。碧莉也很快樂很忙碌。但利的行止很安靜從來不討我麻煩。

我也很快樂，不過有一件事，有一天早晨，我正在補綴男孩們的襪子，但利的一雙祇見着一隻，我想其他一隻也許在他的抽屜中，我便上樓去找尋，但利還睡得沉沉的，他素來是這樣會睡，所以我也沒去吵醒他，我平日將他的襪子手巾衣領領帶等通通放在衣櫃的第一個小抽屜中，我便打開牠，不料其中赫然有手槍一枝擱在衣物上面，使我大吃一驚，那是一枝很大的手槍，槍身雪亮，祇握柄處是黑色。我駭得全身都戰慄起來，生平還是第一次

看見真槍。我趕緊關上抽屜，沒心思找那隻襪子了，返身一直下樓，整個早晨都心神不安，不能再事補綴或做任何事，祇在滿屋子躑來躑去，又跑到園中散散步，思量我對於這枝槍應當怎麼辦。

午後二時左右，但利才起牀，我決定去問問他，現在安梯已吩咐過他，我知道他不会惡言傷我，所以我對他說道：但利！今晨我走去開你的抽屜，想找一隻襪……

所以你看見我的槍了，是不是一枝小手槍對嗎？

呵！但利！爲什麼你要一枝槍？

媽！你爲這個擔心嗎？我當然有枝槍，你知道嗎，我現在是一個守夜的，城內的守夜的，所以我有枝槍，我有執照可以拿給你看，現在存在我做事的地方。這不過是一枝小槍，怕什麼！

我一方面覺得稍爲放心一點，但另一方面却又不然，我無法忘記槍是能殺人的，我不能想到有人被殺，而不想到一切養育嬰兒及教育費用以及所有照顧操心等等麻煩。

天氣漸漸溫暖，的確是春天來了。有一晚，碧莉跑回家來說，赫特門先生覺得不十分舒

服，打算請幾個星期或者一個月的春假到維金尼亞去；她自己也覺得不很舒服，想要休息。她問我以為她是否上當了，因為那件事已經遲了三天，而且身體有點發冷。我對她說也許是那麼一回事。她說：不錯，我也懷疑。星期六日赫特門先生到維金尼亞去了，碧莉更覺不適，那件事至今未來，她說她想要開始要生病了。又過了一星期，我便要她去找一個醫生，醫生說：誰也不敢這樣早就斷定，不過照她的症狀看來大約是無庸置疑的。

碧莉很高興，她說她要寫信給格瑞特（赫特門之名，譯者註）看他怎麼講。呵！我希望他也和我一樣高興，是嗎？母親！現在正是我應有小孩的時候了，我已將近二十四歲，缺乏那種經驗實在算不得一個完人。

可是我更擔憂！

不久碧莉便收到一封回信，她拿來給我看，上面措辭頗為冷酷，他說他希望她是講實話而不是一種借題，不過總而言之，他送她一張一百元的支票，讓她可以做她要做的事，而不要再向他需索，因為他曉得有些醫生還不要這樣多。

碧莉讀信之後，頗為駭詫，我知道這封信是怎樣地傷她的心。有一次，我見人家一個小

嬰孩，那時的感覺大概和碧莉現在接了這封信差不多了。

呵！母親！我決不做這種事。碧莉道：決不！我決不！那小東西不是活跳跳地在等着嗎？我覺得這簡直是謀殺他，正如把他抓來手中扼死一樣。

我見碧莉是這樣說，我非常高興，因為我想起了雪蒂，我不能想像碧莉也做這種事，而弄得像雪蒂一樣。

碧莉有一小篋在牠的衣櫃中，那是一隻稻梗所製的扁平小篋，有一次，安悌裝滿了糖送給我的。我將她轉給了碧莉，因為她說她想拿來保存她與赫特門先生一同去看戲或聽音樂會時的戲單，裏面還有他的一雙手套，她說她瞞着他拿來的，因為她想要他一點東西留紀念。

現在碧莉便將信和支票都放在這小篋中了，另外她又寄了一封信給赫特門先生，三天之後收到了回信，這次他比較有禮一點，信上說他很抱歉前兒的信使她煩惱，不過他會有過許許多多的經驗，不幸那些經驗使他發覺了多數女人都是在剝削男人，但是他知道她當然不是那種女人，她會給他許多快樂，可是他現在要求她不要使他不快，因為假如

她有了這個小孩，勢必使他名譽掃地，所以他要求她去找一個可靠的醫生。他將醫生的姓名住址都告訴了她，而且說她可以留下那一百元自用，這醫生可將帳單寄給他。他又說她最好告假一週，然後最好在他處另謀職業，因為此事使他非常困窘。

這封信較之前封更使碧莉不安，因為措辭如此委婉，使她不知究竟應當怎麼辦。她猶豫了幾天才下決心，便又寫了一封信給赫特門先生，說她願意爲他赴湯蹈火，決不想使他不快，可是她不能殘殺這嬰孩。她決不因此嬰孩來向他絮聒，也決不告知他人，祇要他能幫助她到嬰孩出生之後，待她身體恢復爲止，那時她便可另謀職業。

好了，不久她便收到一封可怕的回信，他想她簡直是想詐他的錢，他曉得她是種什麼人，因此他對她實在什麼也不能相信，他又怎樣能相信這是他的嬰孩呢？

碧莉整整哭了一天，也沒有上辦事處，老躺在她的榻上，也沒有下樓用午餐和晚餐。她的臉色黃黃地，本來她平日若有不安或憂鬱時便是這個樣兒，兩眼深陷，毫無光彩，默默地不發一言。

可是次日早晨她似乎快樂些。

她問我道：母親！你覺得怎樣？我想祇有靜候格瑞特回來，因為與人家當面談時總比較容易將事實弄明白些，在信件上爭論常常總是鬧得不好的，所以我祇有靜心等，我想。

三二

到了赫特門先生回來的天了，碧莉十分興奮，懷孕的事現在已經確定，她時常覺得非常快樂，她說，現在一切都不成問題了，因為她可以向格瑞特當面說明。

那天我熱望碧莉回家，因為我想知道事情是怎樣的結果。我中心志不寧，以致將蔬菜碟也失手掉下，那是安悌新近買給我的一套之中的，我不知道還能否配得着同樣的一個，所有的椰菜花都倒在地上了，我祇得開了一罐青豆，其實安悌並不愛吃青豆。

我猜事情決沒有在辦事處圓滿解決，當碧莉開始向我傾訴詳情時，她那副神情真是頹喪極了。

她說當赫特門先生回來時，他非常高興，他站在她的桌旁說：我已約好了一位重要的主顧梁夫人，我不願讓她久候，假如她來時，可立刻請她到我的私人辦公室，這人是我在南

方遇的，我想勸她存款到我們行中來。

碧莉聽了一想，她最好去告訴司電話的女子，她是兼管外人出入的。她說：假如有梁夫人其人來時，你可不必要她等，讓她立刻進赫特門先生的私人辦公室，因為她是一位重要的主顧。不料司電話的女子聽了却笑道：嘿！赫特門先生又是頑他的老戲法了。他近來似乎很安靜，我們久已沒聽見這類把戲了。你知道嗎？威廉士小姐！多數女子都說是爲了你的緣故，可是我不謂然——你不是那種人！你是太孤潔了，我常常對她們說。我想大約是他的夫人使他所畏懼罷，他的確是很怕她，不過也沒有什麼奇怪，因為她握了他的經濟全權。你有沒有見過她？她真了不得！人人都說她多久便要和他離婚，祇是她恐怕招人物議罷了。他們有一個女兒已和一個闊佬定了婚。他這套戲法老是翻來翻去。當桑先生——銀行的行長——聽了他這些舉動時，他簡直氣得要拆屋頂。前兒他們關於此事會大吵過一次，我聽見桑先生說，假如赫特門先生不將他私人辦公室內那張小榻移出去時，他便親自動手來扔掉他的。因爲赫特門先生不但他個人爲大衆所訕笑，使銀行也間接受影響。後來赫特門先生答應從此洗手不幹了。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向你頑過這一套？司電話的女子問碧莉說：我想他在他的私人辦公室內大約對行中任何女子都會盡力獻過一番殷勤。我在這兒三年了，我非常明白被誘惑者結局如何，她們老是上當的。我却能獨個兒專心做事快快樂樂。他有時也並不一定想幹壞事——許多時候，他所希望的不過是接接吻，撫撫摸摸。這些女子們老是將在那兒所遇見的情形，和盤告訴他人，大家當作笑話講，這也是桑先生恨他這種舉動的另一原因。桑先生說：我們行中人員的更動較其他任何銀行都多些，可說間接便是經濟上的損失。哼！你瞧他不要氣炸了肺，假如他又聽見了這位重要的新主顧！

碧莉如是接口說道：她要回她的辦公桌了。她說她當時簡直不知道怎樣走過這回到她的桌前的，因為她當時似乎沒有了腿一般。等她恰好坐下時，梁夫人便進來了。碧莉說她是一個很高大的婦人，像釘一樣的硬，不過非常美。她穿了一件獺皮大衣，滿身都是鑽石，老含着笑意，露出她的牙來。碧莉說還不是那副樣兒，因為她的嘴唇非常薄而且硬。

梁夫人和赫特門先生在內直等到十二點半鐘左右，然後兩人才一同出去用午膳。午後兩點半鐘時，赫特門先生一個人回來，一邊走進行中，口內一邊哼着小調。

他站在碧莉桌旁說：現在沒有那裏難過了嗎？是不是？碧莉道：什麼沒有那樣難過？他知道的就是關於醫生的事。如是碧莉告訴他，她並沒有去找醫生。

呵！那麼你還是根本弄錯了，是不是？赫特門先生說：可是碧莉道不，她決沒弄錯，她的確已懷孕兩月了。赫特門先生聽了非常吃驚，便叫她進裏面去，他要和她談話。

碧莉說在室中她過了畢生最難堪的半個鐘頭。起先他向她威嚇，接着他又在她身旁走來走去，吻着她，後來他又向她乞憐，以致流淚，他用盡種種方法要她去請醫生，可是碧莉說，假如她在這場可怕的經歷之下，沒有一點像樣的美麗的收穫，她祇有自殺了，因為她覺得自己簡直像個糞坑。後來赫特門先生見無法動她分毫，便恨道，假如她不肯立刻去找醫生，便最好立刻離開銀行，永遠不要再親近他。歇了一會又說道，假如她肯做個好女子，他必幫她在別的銀行中另找差事，不然，他便要使她在別的銀行中永遠找不着差事。所以碧莉便跨出了他的辦公室，取了她的衣帽回家。

我道：但是碧莉你到什麼地方去了這許久？現在已經六點鐘了。她癡癡地望着我，仿佛害了病似的說：我不知道！也許我是走回來的罷，我想。

我不忍看碧莉受這種重大的挫折。她打電話給銀行說，她因神經錯亂，不能再來。他們寫了一封很客氣的信給她，說他們非常惋惜。並且將應給她的薪金送來了。現在碧莉一無所事，日日思量她所遭遇的一切——關於她怎樣狂戀着赫特門先生，以及他如何使她名譽掃地，以及她現在將生小孩，以及她的前途怎樣辦……一天一天過去，她的舉動就如瘋狂者一般，差不多終日臥在牀上，有時又痛哭一場，身體更加消瘦了。我告訴她這樣很不利於嬰孩的，假如她不吃東西也不運動。可是她說她不在乎，因此我真着急起來。以前她對於懷孕這事是很快樂的，可是現在呢，她老是說假如她有充分的勇氣時，她一定自殺並殺了這嬰孩。看着碧莉那副模樣，真是使人痛心，以前她從沒有這樣作踐自己的。有時她偶然起牀在園中散散步，或者便癡坐在廚房內，仿佛死了的人一般。呵！我真害怕，過着這種可怖的日子！眼見着碧莉受了這種苦痛而她还自尋煩惱。我想大約因為她以前太堅信不疑了，所以這樣傷她的心。她從沒心思唸書，老是慘痛不堪的樣兒。我看她簡直是滿腔痛苦，希望痛苦停止傷害她，可又不知道應當怎麼辦，也不去管應當怎麼辦。就是這樣一月一月的拖下去，更我駭然於心，覺得實非任何人所能忍受！

安悌這些日子很少在家，他常在城內愛麗絲家中晚餐，晚間多半在公司中做事，所以他不大清楚近來家中的情形。祇有一次，他曾說過碧莉實在應當休息，因為她的眼下有許多黑圈。有一個星期日午後一點鐘左右，那時已是七月了，安悌在園中等候碧莉下來午餐，當她來了時，他不覺驚呼道：「呵呀！碧莉！你的腹部是怎麼了？碧莉站着不動，望望自己，作出一種苦笑說：「是的！先生！這是我的嬰兒！不是先生！我並不是說也許。」她一邊說一邊想跳舞起來，不料蹣了一下，安悌趕緊站起來用手臂抱住她，碧莉不覺放聲痛哭！安悌癡癡地站着，眼內含了一泡眼淚，臉上呆呆地，等她住了哭，然後兩人同坐在凳上。我走進屋裏去，因為我想也許祇有他們兩人相對時，碧莉會向他盡情傾訴一番，他們素來很相友愛，也許現在他能指示她怎麼辦，而且能勸慰她使她不致如此抑鬱。

我聽見但利正在他房內起牀，因為窗門洞開的緣故。我想我不如幫他預備一些咖啡。碧莉將她與赫特門先生之間發生的種種事情從頭至尾和盤告訴了安悌。安悌說：我希望你沒有撕毀那些信件就好。碧莉說，沒有，都保存在她手中。他說：這樣便好，這便是我們需要的充分證據。碧莉問道：什麼證據？他說：自然是給律師的。碧莉聽了跳起來說：「那可不

行！那還了得嗎？安悌！你把我當什麼人看待！她說她簡直再也沒想到做這樣卑鄙的事情。

可是安悌要碧莉上去把那些信拿來，因為他要看看怎樣能歸罪於他。碧莉便上樓取了那小稻梗盒，安悌將信細細察閱一遍，然後說道：我拿了這些信去給我一個朋友——他是一位律師，然後我們便知道應當怎麼辦。

可是碧莉連聲喊道：不！不！不！我決不幹這種事！真是下賤不堪！齷齪不堪！

呵！的確是不堪！安悌答道：但是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要幹的。你不必擔心，別人一點也不會知道，因為整個問題可由律師與赫特門先生當面解決。

碧莉仍舊堅執道：還我這些信，我決不答應做這種事。安悌如是回答道：好！那麼打算怎麼辦呢？

呵！我打算死。碧莉道：祇是現在這嬰兒在腹中蹴我，所以我想看看有一個嬰兒究竟是什麼味道。

安悌又道：好！假如你不要那痞棍幫助你，你總需要有人來幫助你呀。請問你那兒來的錢進醫院請醫生以及開支你現在的日用，你原來也是和但利一樣靠母親度日的！你

以及你的原則呢？你真是一個感情用事者，徒然使母親和你的孩子吃虧，假若你想將孩子帶得像樣的話，也許在以後一兩年之間你還是不能謀職業，你想難道赫特門先生的浪漫舉動應當叫母親來負責嗎？

碧莉說待她想想，如是安悌道：總之目前待我先把這稻梗篋給我的律師朋友看看再說。

如是她們又談到整個問題，談到碧莉正在看的一本書，書名家之起源。安悌說：當然你這本書是不錯的，我並不贊成那主張「家庭是純爲要保證財產的傳授而起」的那種說法，可是既有了財產，你又怎麼辦呢？碧莉小寶寶！你既不願認清生理方面的事實，也不願認清社會方面的情形，須知你不能一面養育小孩，同時又負經濟的責任。碧莉異常興奮的說道：不錯！從前的女人都是那麼做的，可是她本人可不是洗碗的機器，和包尿布的工人，她要證明她能有一個小孩，甚至半打小孩，而她能養育他們，並不須要一個丈夫來幫忙。

如是安悌又問道：那麼小孩怎樣呢？他們的權利是應有父有母的。任何教育家都會對你這樣說。你以前告訴我們的「那些你在巴黎遇見的神仙似的人」不都是犯的這個毛

病嗎？母親太多而父親不夠！

碧莉道：我不和你多辯了，但是你去告訴你那律師朋友，我所要赫特門先生幫忙的，不過祇要能維持到我可以再找工作時為止。母親她是喜歡有一個嬰孩在此的，我可以找人幫她做其他的工作。那時我們再來和安悌先生討論家庭問題。

好了，碧莉小寶寶！不要再氣悶了，那是沒有什麼用的，你以後切記對於男人要有一種懷疑的態度。

安悌！我將事情告訴你後，我的確覺得舒服多了。我不知道爲什麼我不能將這光明燦爛的時光，弄得更好一點，來寫寫我鬧了許久要寫的文章。

於是他們一同起身進來用飯。安悌用手臂圍在碧莉肩上，她似乎很快樂的樣兒。我很高興她通告訴了安悌。

正在此時，我聽見但利又在樓上走動有聲，我忽然發覺當碧莉和安悌談話這樣久的時間內，但利何以寂然無聲，所以我猜他一定是竊聽了，我心上如同壓了一塊大石，講不出是爲什麼，不過我不想但利知道碧莉的事，而現在我敢說他通知道了，因爲他房中的窗

正對着園子，而他們又恰在他的窗下說話。可是現在我還有什麼辦法呢？後來我一想，罷罷！但利知道了又有何傷！

不過從此以後，我看出但利又開始如以前一樣對碧莉故作不堪的舉動，也沒有什麼你能確實指出的行爲，不過對她老扮出種種鬼臉，仿佛是在譏笑她一般。有一次，她和安悌爭論一些關於她的理想的問題，但利却站在旁邊冷笑，也沒有人問他笑些什麼，不過當他們討論得那般正經時，他的笑聲聽來實在可怕。從此以後，我常留心使但利和碧莉離開些。

三三二

星期末了時，安悌跑回家來，當他們在廚中用飯時，他告訴碧莉說，他的朋友——那位律師——說，這宗案子非常好辦，因為法律有一條載着「爲父親者應養育其子女，至子女十六歲時爲止。」碧莉聽了忙道，她不需要那樣，因為她不希罕他照料孩子的任何事，她祇要得到一筆錢付醫生付醫院以及在她未能謀到職業之前够她的日用開支便了。照她的計算大約有兩千塊錢足夠。安悌和她爭辯說她至少應當要一萬五千元。可是碧莉連聲

道：不！不！不！假如我做了這種事，我必定終身都覺無顏見人。這簡直是敲詐！不！我祇要够我開支到我另謀得職業爲止，我便心滿意足了。安悌如是答道：好罷！我便請我的朋友去見見你的銀行家愛人，回頭報告你結果怎樣罷。

後來我走出廚房打算到園中去摘些生菜作晚餐之用，驟然看見但利也在園中，正站在廚房窗牖之間的牆脚下，我心中一驚，知道他一定又竊聽去了。我不懂他爲什麼對於碧莉以及碧莉所發生的事情這樣關心？當他看見了我時，他便移開了脚步說道：真是一個頂好的黃昏，是不是？媽說完他便繞着走廊上他的房裏去了。我心中大不舒服，想不出爲什麼但利這樣熱心竊聽。

第二個星期二晚間，安悌回家來說道：碧莉！這兒我幫你得了一點東西，於是他便取出一張二千元的支票給碧莉看，一邊又道：我不和你爭辯了，碧莉！不過我總覺得你真是太笨。還有一點，他要收回他的信件，並且要你簽字寫明你以後不再向他有任何其他要求，但是據我們的律師說，這個對於他並沒有什麼利益，因爲無論他用任何解決方法，都能卸除他這十六年之間的責任。現在你看，碧莉，這小東西整個兒都依靠你了。碧莉道：好！他可以收回

他的信，而且他可有我的名譽擔保，以後不僅他，就是他家庭裏的任何人，都永遠不會聽到這小嬰孩的消息，我也永遠不再問他要一個錢。

安悌道：我知道你現在以為你的名譽擔保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像你這樣的感情用事者都是如此。信送不送回去都由你自己作主，現在一古腦兒都還給你，最好用掛號寄去，取回一張收條。

如是安悌把稻梗盒遞給碧莉，我心想但利一定又在什麼地方竊聽，果然不出所料，一會兒，我便聽見他在他房中移動一張椅子而且關上窗戶，接着便下樓來用晚餐出去了。

那晚上我們決定要開始來預備這小嬰孩的東西。碧莉說：我們明兒要出去存這張支票以及上舖子買東西，上郵局將赫特門先生的信件掛號付郵。

第二天早晨，我聽見碧莉在十點鐘時起牀，近來她起牀都很遲，因為腹部大而且重了。接着我聽見但利也在他房中走動，但利從沒有在一兩點鐘之前起牀的，所以我不懂是什麼緣故，便上樓去看看，恰好等我走到梯頂時，我瞧見但利跨進碧莉房中，我便站住了沒動。

你要做什麼？碧莉對但利說：

唔！我正在想我要二萬五千塊錢。但利說：碧莉冷笑道：原來是這樣，難怪你這樣大清早走來找我！但利道：不錯，這便是我大清早來找你的原因。碧莉道：你是瘋了還是做夢？趕快出去！仍舊去睡你的覺罷！我並沒瘋也不做夢，因為這兒便是我的二萬五千塊錢。但利一面說一面伸出他的手來，可是碧莉更快一點，一把便抓住了那小稻梗盒藏在她的背後。

碧莉！你聽我說，快別這樣發蠢，你把他那些信給我，我便在二萬五千內給你五千，給媽五千，我們大家便都過快活日子了。

碧莉氣得挺硬筆直，滿臉通紅，眼內冒火，勃然大喝道：

你這下作流氓，趕快離開這兒，不要讓我做出什麼不好的舉動來！但利也大怒，兩肩聳得高高地回道：你叫那個下作流氓？碧莉說：當然是叫你，因為我不幸不是一個痞棍，找不出相當有力的字來形容你！

你這下賤的小娼婦！你想你自己是個什麼東西！你不過是個空有一張巧嘴的下流東西！看看你自己——也不想想你打那兒來的那張肚皮趕快閉住你那張臭嘴，把東西遞給我，趁我還沒有一拳打上來。

碧莉氣個半死，話多說不上來，聲嘶喉塞的叫道：趕快出去！天呀！趕快出去！

沒有那些信到手，我便進地獄也不離開。

你永遠別想得到牠，永遠別想。

我不能得到？！假如你以為我會讓你站在那兒抓住我的二萬五千塊錢而不給我時，那你真是在發癲了。於是但利撲上前一把拖住了碧莉的肩，把她推倒在牀上，可是那稻梗盒壓在她底下。我大聲叫道：但利！但利！讓碧莉一點罷！——這胎兒，這胎兒，你會傷害這胎兒！可是他們不聽見我所說的，因為他們在牀上正打得非常厲害，接着一切事情便都驟然發生了。當事情發生時，我呆呆地站在那兒，雙脚都似釘住了一般，喉間像梗着一塊石頭，正如我有時做夢，夢見有強盜進了屋子，我叫不出聲也跑不開一樣，目前正是那種情形。

但利和碧莉在牀上打作一團，後來但利搶着了那稻梗盒，便用力將碧莉推倒在牀上，自己跳起來跑到門口，但是碧莉也如閃電一般快的打牀上跳起來，雙手伸開，擋住他的去路，但利用力想摔開她，她却抓住了他的頭髮，但利打她的臉和胸，而稻梗盒便掉在地上了，碧莉忙鬆了但利的頭髮想去拾起來，而接着——

我不知道，我想也許我真不知道當時的事情究竟是怎樣發生的，祇聽得一聲刺耳的爆炸聲，碧莉便倒在地下，但利搶着了那稻梗盒飛也似的跑出走廊，恰好和一位跑進來的警察撞了個滿懷，但利的一隻手上還拿着槍，另一隻手上握着那稻梗盒，警察忙打落了手中的槍，吹起警笛，便有一大羣人蜂擁進來，但利將警察一推，警察倒在路旁，他提起脚步逃跑，忽然乒的一聲，他也倒在地上了，他想用力掙扎起來，可是隨又倒下，便有人大聲喊道，着在他腿上了！接着另一個警察上前把他捉住，接着又來了許多警察和一輛警廳汽車，一輛救傷車，拘着但利去了，他們便轉身去看碧莉。

我手中捧住了碧莉的創傷而死了的面孔！同時手中也捧住了我自己創傷而死了的心！

三三三。

我打電話給安梯和娟蓮。街上一大羣的人走過，注視着我們的屋子。有人按着門鈴並想推開我撞進屋裏來。他說他是一家報館來的，可是我沒有放他進來。我將百葉窗放下，並

關好所有的門和窗牖。我看見外面有一個人正在對這屋子攝影。

我讓安悌打廚房的門進來，他渾身戰戰兢兢，雙手冰冷，臉色灰白，當他看見我時，彷彿突然放鬆了似的，一把倒在我懷中呻吟着，哭泣着。

我和他一同上樓，碧莉躺在她牀上，有布密密地掩蓋了她的全身，醫生將她安置的，但是後來驗屍員罵我，因為他們說我們不應移動牠。

安悌將布輕輕揭起，便看見了碧莉的面龐，他不覺便跪在牀邊，碧莉碧莉碧莉的痛哭起來，彷彿心都碎了，我不忍見他哭得這般淒慘，我如是走到他身邊，撫摸着他的頭髮，他站起來，雙手緊緊將我抱住，我們兩個站在那兒相對痛哭，我簡直分不出那是他的哭聲，那是我的哭聲，因為在那時我們之間彷彿祇有一個身軀！一條心腸！一雙淚眼！不過他的哭聲更為可憐，因為他的哭比較年輕而且從來沒有哭慣！

那晚誰也不會想到上牀睡覺。娟蓮回家去了，因為小孩的關係。不過艾第却留在這兒。我們大家商議辦理葬事。安悌整夜都緊緊地靠着我，到了早晨三點鐘左右，他似乎比較舒服了些，我便開始和他商量善後的辦法。

但利的問題；怎樣對付新聞記者的問題；爲但利聘請律師的問題；以及爲但利的事所需要的錢的問題；真是千頭萬緒。安悌在廚中踱來踱去，口中不斷的念着：這些新聞記者！這些新聞記者！呵！母親！他忽然說道：這是我的末日到了！所有我的事業我的雄心都完了！愛麗絲也完了！我的所有的建築也完了！我問道：爲什麼，安悌！他道：母親，報紙上已久沒有這類醜事作新聞材料了。現在那些信通通落在警察手中，也許紐約所有的報館已經爭先在排印，整個的故事必將改頭換面給他們寫得淫穢不堪，華士特先生必因此叫我辭職，還有誰再給我以發展的機會？我所有的創造，所有的力量，通通完了，完了！什麼都完了！碧莉！愛麗絲！工作完了！

後來我心中得了一個計較，我說：安悌！別人怎麼知道你是他的兄弟？

安悌站着木然不動冷冷地說道：爲什麼！自然他們會知道的。我說：假如你現在立刻跑開去，他們怎麼會知道，我不告訴任何人自然沒有人能清楚這件事。

可是我也曾上過報紙的。

我道：不錯，安悌！可是那已是幾年前的事了，況且威廉士又是個極普通的姓，你記不記

得當時你對所有報館留下的通訊處，多數還是公司的地址，而不是家中。呵！安悌：我們決定是這樣做，你現在立刻出走罷！趕快！

但是母親呀！我不能便是這樣離開你，碧莉和但利的一切都正在你的手中，這是不能的事。

可是你一定要是這樣做。安悌！呵！安悌！我求你離開我罷！假如你現在走開了，我知道至少還有你一個是沒有問題的。安悌！你記得有一次你會告訴我，你對於你的事業有怎樣的感覺嗎？——你記得我會告訴你那便是我有了孩子時一樣的感覺嗎？——安悌！請你保存那件事——那麼我便知道你終身會有那種感覺，那種建設和創造的感覺。呵！安悌！請你走罷！讓我心中能有這點兒東西保留罷！假如你不是這樣的話，我心中還有什麼呢？什麼都沒有了，所有這許多年的辛苦備嘗，盡將付之流水呵！

但是他還是不肯，我們爭辯了許久，末後他說我所講的也許有理，不過我要他做的事實在太殘忍了。

我們走到樓上碧莉房中，安悌與她作最後的分別，我們坐在那兒，這是我們大家相聚

的最後一次了，碧莉和安悌和我。

安悌，碧莉和我。碧莉已經死了！我也不知道何時能與安悌再見面。安悌和我緊貼着坐着，大家默默無言，不過有時安悌記起了關於他和碧莉小孩時代的事情時，他便告訴我，例如成績報告單的事哪，盲人的事哪。他忍不住哭着說：呵！母親我不能像這樣走開的呵！我不能！終我之身她是永遠銘刻在我心中的！母親：終我之身，當夜靜昏黑時，當寂寞淒清時，當困苦艱難時，她便會在我心中出現。母親！正如她在世時一樣，彷彿她還是小女孩，彷彿漸漸長大，彷彿她進中學，彷彿她打歐洲回來，總之，她是永遠在我心上的。我怎能忍受呵！母親我怎能呵！尤其是當我不快樂或懼怕時，她會在我心上出現呵！母親！假如她的確死了也罷，可是她並不是母親！她在我的心中還是好好地活跳跳地呵！

因此我便告訴安悌說，當年傅南死時，我也是這樣的，年復一年，都忘不了他，可是現在我却很少想起他了。我又說：安悌！你的年齡將來漸漸長大，等你有了小孩在抱，也許你會告訴他們關於碧莉姑母的事，但是沒有多久，那所講的人便不是她自己而祇是留在你腦中的一些記憶了，記憶愈深刻，愈足消滅她的本身。安悌！她的確便會在你腦中漸漸沖淡了，你

瞧罷！

時候不早了，我恐怕安梯又要改變他的初心。

如是我便說道：現在你可以走了，你現在趕快走，現在你是建築師威廉士安梯，你沒有兄弟！沒有姊妹！沒有母親！沒有父親！記着罷！

我回頭想到我自己，我現在也沒有兒子了！可是我沒有敢對安梯說。

如是他和碧莉吻別，我們便走下廚房，我給他一些咖啡。當他喝着時，我便上樓將他所有的衣服裝在箱內，提下樓來，另外又拿了一隻箱將他所有的紙張圖樣裝好。

門口有一個警察在那兒，所以我決定叫安梯打鄰家門口出去，或者寧肯爬過幾層籬笆走遠一些，再到街上。我們將那些箱子推過籬笆，安梯和我兩人相對，四面黑漆漆地，我想大約還是清晨四點鐘左右。我們不知道要講些什麼話，安梯不覺失聲痛哭，抱住我說道：母親！我不能離開你，將這所有的慘劇交給你一個人！我一定要幫助你！可是我答道：請你走罷！安梯！請你不要再提起這些話，請你讓我三十年的辛勞多少有點安慰！安梯如是說：好母親！我一定要使你安慰！我將盡力向前幹去，我將為美而建設！為愛你而建設！

我告訴他以後可用另一姓名寫信給我，同時我若能遇到無人注意信封上的名字時，便會寫信給他，寄到公司來，不過我想我是隨時受人偵伺的。如是我和他吻別，叫他放快樂些！不要想念碧莉和但利。他說道：不，他永遠不能，他永遠不能忘掉那當年費了無窮心血培植的兩條生命，而竟這樣無謂的犧牲了。我聽他是這樣講，心中不覺一酸，趕忙道：有人在注意我們，安梯便爬過籬笆，仿佛被籬笆掛住了什麼似的，一隻腳懸在我這邊，靠近我的臉，我吻着它，心中忽然想拖他回來，因為我感覺十分孤凄無助，他的褲腳口通通被我的眼淚弄濕了。

三四

接着過了許多天可怕的日子，報館的人員哪，檢察官派來的人員哪，殯儀館的人員哪，以及各種檢查員，救世軍，和愛看熱鬧的人，以及絡繹不絕的攝影人。可是後來科白艾第在私家偵探處找得一個人把守着門口，如是非有事的人，便一概禁止出入了。

所有報紙都登載了但利和碧莉的事，以及那些信，祇有些小報將碧莉和赫特門先生

的事寫得完全與事實不符，使我很難堪，因為事實上並沒有弄到那樣。這種報紙真是頂無聊，因為他們刊印了我們的照片，而照片上並不是我們；此外還畫了許多圖畫也是毫無根據的，滿紙都是一些謊話。起先我非常憤恨，但是日子久了，也就淡然置之了，因為我還有無數的事務要我計畫思量。

我們在星期日安葬了碧莉，看熱鬧的人真多得可怕，我希望他們讓我們清靜點罷。

葬事完畢後，有一個但利的黨羽走來見我，問我打算怎樣請律師，他說我最好聘請他們時常請的那位律師。我問艾第的意見。他說：不，我們要聘請一位頂高明的律師。於是他便進城一轉，回頭對我道：沒有辦法，索酬太高了。我問他要多少？他說：幾千幾千塊錢！我便打電話進城問藍居利先生可否讓我來訪他，可是老藍居利先生已多久不到公司裏了，因為他中了風，所以他的兒子便來見我。我告訴他，我現在要出售這所屋子，他便和艾第商量，最後決定小藍居利先生出資兩萬元買了。同時他讓我將一切事情都了結後再搬出去。日後藍居利先生將此居拆卸了重建一座公寓。好！現在我本也不必這所屋子了，便要了還有誰來住在裏面！

不久案子開審，我莫明其妙，祇是檢察官叫我說出一切但利的律師所不要我說出的話。

但利的律師說，但利是害了精神病，所以他對於自己的行為實在不能負責。他叫我起立說出但利從小長大時種種偷竊的舉動。可是法官又叫我說出抽屜中發見手槍的事。法庭上的人都待我很好，沒有人給我難堪，祇有那些小報時時在拍照。檢察官待我更為溫和，他扶我在證人席上起立，說話極為和藹，不過他要我說出一切但利的律師不許我說的話。當我坐下時，仿佛人人都在流淚飲泣，當時情形，我差不多完全知道了，因為我對於他們所說的話，幾乎完全不懂。

但利始終不曾起立說話，他的模樣非常難看，臉色灰白，自從當日想逃跑時被警察打傷了腿後，至今還是跛的。我知道他的飲食很優良，不過他的一位朋友說，他們無法把他的煙斗送給他。我說難道獄中不許他吸煙嗎？他笑道：可是不是但利要吸的那種烟呀！我說：那麼他是不是非常不安？他說：不錯，不過漸漸過慣了，他自己講近來晚間已不似以前出汗之多，飯量也比較好了些。在審判的時期內但利始終未對我或任何人談過話，老是縮作一堆。

坐在那兒。

晚間我不能入睡時，我便想到但利也是獨個兒孤寂地，他也許不能入睡而正在出汗罷，因為他不能得到他要吸的烟斗；我擔心他或者會死，或者便躺在那兒氣都不敢出，因為他也許非常怕他自己會要死。有時我覺得自己也不能忍受，彷彿自己也就快死了。但是當我要去看他時，他又不叫我去。

一點希望都沒有了，他們判他犯了最重的謀殺罪，定期十二月十日行刑，便是三個星期之後！

這三個星期，我簡直不知道是怎樣過的，因為我彷彿在這幾星期中是死了一般。

律師盡力辦理上訴以及種種手續，可是都歸無效。我覺得很為奇怪他們要是這樣去營救但利，因為在我心中，我是不希望但利得救的。我不想他受苦，可是不懂所有這些上訴以及法律的手續，為什麼人人都不是自己真心覺得應當這樣做，而是習慣上以為對於一個殺人犯非是這樣做做不行的。檢察官方面，覺得他的分內是應當將但利放在電椅上。我們的律師方面，則以為他的分內是應當將但利打電椅上救出來。我覺得他們兩個正

如安悌從前所做的偶人一樣，祇有動作而毫無理由的。我想到這兒時，我想到但利殺了碧莉以及她的嬰兒，自然他們要禁止他再殺其他任何人，不過我希望他們不要採取殺他的手段呵！

就是這樣一星期一星期的過去，使我覺得非常可怕，一方面但利已被送入死囚牢中，一方面我留在自己家內，以前我們家內會充滿過勃勃的生氣，而現在呢，所有的祇是死罷了！我現在住在廚房中，是但利和碧莉和安悌和娟蓮都曾住過的。現在我祇作自己一人的飯食，除了有時娟蓮能抽出她料理孩子的餘暇來看看我時，便要為她作一份。但利呢，在那兒一天一天與死神接近了！我呢？在這兒也一天一天的與死神接近了。

十二月九號，我走到死囚牢中去看但利，他們搬了一張椅子放在他的牢門外給我坐，可是但利不坐近我身邊來，他躺在他的牀上彷彿他已經死了一樣。

如是我便坐在外面靜靜地望着他，好一陣，他才慢吞吞地起身走到我面前說：喂！媽！我也站起來道：喂！但利！他又道：你好嗎？媽！我說：我好！但利！你好嗎？他說：我很好。接着他又道：關於這件案子他們敲了你多少錢？我說：賣屋子得來的通通花光了！可是但利，不要想那些罷！

他默默地站著不發一言，我也默默無言，好一會，他又道：媽！我說：什麼事？但利！他說：我不怕，媽！我說：但利，那麼我很快樂。他又道：這些鬼報紙希望我倒台，他們真是該死！我怎麼會倒台？媽！你看罷！我說是的，但利！忽然間我發現但利的頭髮不似以前那般紅了，差不多可說已不是紅的而是淺棕色的。我想這是怎麼了？或許他在日光下多站站頭髮可以變成紅色罷，因為我頂喜歡紅色頭髮，我剛要對他說時，忽然記起太陽是永遠見不着但利的頭髮了！祇有地能見到呵！我不禁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觸，不知道但利會發生什麼變故？我中心中一切似乎都片片粉碎了！再也站不住，看守人走來催促我們說我們可以分別了！我便道：但利！再會！他也道：媽！再會！我又道：再會！但利！心中忽然覺得但利是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和我毫無關係似的，可是他確是我的第一個嬰兒呵！

我走出來心中一陣劇痛，他們扶我到一間房躺下，我哭個不休，仿佛自從碧莉葬後我還沒有哭過，我覺得我簡直不能再哭了，因為我的身體我的胸中我的腿我的頭都佈滿了創傷！愈哭愈覺痛楚，我真是忍受不了！我想但利死後我也會死了！

那天我在歸途中，不斷的自言自語說：但利死後，我也會死了！我也會死了！

我回紐約而艾第赴監獄中，因為他要將但利領回來安葬，娟蓮又離不了孩子們，所以那天晚間祇留下我獨自一人在家。我終夜枯座廚下，有時將手放在廚房桌上假寐一忽兒。我又上樓去了一轉，在碧莉房中坐了一會。我不大清楚那晚腦中有些什麼感覺，仿佛腦子已不屬於我似的，祇是一具機器自己在進行他要想的思想，一時想到碧莉的胎兒不知究竟是男是女？一時想到傅南的葬禮我們坐馬車而碧莉的葬禮却是坐汽車；一時想到我這幾十年來與家人音問斷絕，不知占美怎樣了？他從未寫過信給我。又想起從前娟蓮出疹子接着但利也出疹子，我都沒送他們進醫院，因為我沒有一個錢。又想到假如傅南不死時，情形也許不同些，不知道傅南對於目前事情會怎麼辦？又想到我常常記着傅南還是一個青年，可是現在應當和我一樣老了，頭髮灰白，或許也一樣的背痛罷！我現在差不多快到五十年！傅南待我真好！真和藹！又想到我打算賣報紙的那個可怕的早晨，以及我們訂婚典禮；現在角樓上我還保存了兩本吉布生女人的照片，是當年所收的賀禮。又想到我會要搬家了。將來搬家時對於角樓上那許多東西怎麼收拾。又想到我到那兒去過活？我將怎樣過活？又想到不久聖誕節便快到了，娟蓮的新生嬰孩還是過第一個聖誕節，我必須記着買點東西

給他們。又想到傅南的事情，碧莉的事情，以及但利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希望他在死之前一日不要像那樣咒罵，可是我也講不出爲什麼他不要咒罵，假如他因咒罵而快樂時，那麼他還是咒罵也好罷，或許那樣能使他覺得他還是生存着。又想到安悌不知現在那兒？不知他在想些什麼？又想起碧莉曾有一次說她決定不再上學校了，因爲她們說她講謊話。

整夜我的腦子都在自己轉動，傅南，母親，占美，但利，安悌，娟蓮，碧莉，雪蒂，愛麗絲，艾第，以及娟蓮的小孩，終夜之中他們都在我的腦中活動；彷彿他們都穿了釘鞋似的，他們在我腦中走來走去時，那釘子不斷的在壓着我的頭。

到了早晨，我打算上娟蓮家中去看看她的小孩，因爲害怕我獨自一個再多留一會兒我的腦子會要片片碎裂了，同時我覺得發熱，也許吻吻小嬰孩的頭髮可以清涼一點兒，而不會像現在這樣要發狂了。

我罩上一個大而密的面網，可是當我走出外面時，許多人都在那兒等着瞧我，於是我便請警察幫我雇一輛營業汽車，他應允了。

在途中汽車走到了一條大路口時，因車多擁擠，我們便暫停在一輛電車旁邊，我抬頭

向前一望，便有一個女子靠車窗坐着，她手中正展開了一張小報，我不禁慘然大號，因為在第一張上面印了一個大「死」字，以及但利坐在電椅上的一張照片，我悲哭不已，汽車司機駭然說：夫人你怎麼了？我說：沒有什麼，你盡力快些向前開駛罷。他照辦了，當我們達到婁蓮家中時，我再也支持不住便暈倒了！

婁蓮也有那張可怕的報紙，我再仔細看時，在照片底下寫着說：這是真正的威廉士但利處死刑時的照片，正在通電流時所攝。

我看見各處都有那張東西——在地底電車內，高架電車內，街車內，人家住宅內，辦公處內，飯館內，飲冰室內，電影院內，人人拿了那張照片，使我記起了有一次安梯陪我去看電影，關於法國革命的事，他們要砍人家的頭顱時，一定要走到大街上去下手，大家圍住了看，有些人一邊看一邊笑，有些便在那兒同時飲酒，有些便一邊看一邊調情，我想到目前情形，他們正也是走到街心來殺死但利，供一班人取笑作樂。我見他們人人都有那張照片放在袋中，我因此痛恨所有袋中有那張照片的人。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才有這種極端痛恨的感覺，而那種感覺使我非常苦痛。

三五·

葬事完畢後，我去清理角樓。我要搬家了，可是我不知道搬到那兒去？我把但利和碧莉的衣服都捐給了救世軍。把安悌所有的東西，例如他從前做的偶人哪，在小學校時所有的圖畫哪，以及他自製的繪圖板哪，等等都用一隻箱子裝了送到他的辦公處。

我找出了一隻大鐵箱，裏面有許多衣服，都是孩子們幼時穿過的。又找出了碧莉的一個白色小手籠，和一條白色捲曲的材料製成的圍巾。我記得碧莉討厭那材料的氣味，所以我常到小店鋪中買便宜香水噴上去。現在仿佛還有那種好似皮子的怪氣味，和香水的氣味混合的味道。手籠的帶已破了，我又記得碧莉當時常要我幫她繫在衣領下面，因為她說否則便會刺她的後頸窩。手籠上面還縫有一隻小小的錢袋，她最喜歡時時去打開牠又關起來的玩弄，現在我將牠打開一看，裏面還有一分錢幣和一個小偶人，那是一個小極了的偶人，她在糖果店中買一分錢糖抽彩時得的。我不喜歡她去買那種有彩的糖，因為那糖多半是很陳舊的。碧莉曾幫這個人做了一件衣裳，這衣裳的製法便是用了一塊極小的粉紅

色的材料剪了兩個小洞，將手臂穿過來。

還有但利的水手帽，使我記起了那次但利量車的事情。那時還沒有地底電車，我們一直坐電車去遊喬治堡，傅南，但利，安梯和我，娟蓮還是一個很小的嬰孩，抱在我手中，後來我們因為但利的緣故，祇好半途下車，覺得怪不好意思呵！這小小角樓上的古舊東西真多！三十年以前在中央公園內傅南給我的那本動物照片的書還在這兒。我又尋出了一個舊偶人，一根頭髮也沒有了。我記得這是娟蓮的偶人，有一個聖誕日母親給她的，我還拿了一件小嬰孩衣裳給牠的偶人，現在這件小嬰孩衣裳仍舊穿在偶人身上，不過我記不起是那個小時穿過的了，也許是他們四個人穿過的。我托起這小偶人，這件小嬰孩衣使我想起從前撫養孩子們的情形，我便雙手緊緊抱了牠貼在我的胸前。我記起當日孩子們在我懷中時我是何等的快樂！當我正抱著這偶人時，牠的眼睛忽然陷下，大約是膠水都乾透了的緣故。我心中忍不住好笑，想起牠的眼睛竟會突然陷下，可見就是一個偶人也有這許多變故發生，我看這偶人還算完整，可以拿去偶人醫院給牠補上頭髮，裝回眼睛，再在碎布包中找點材料做件偶人衣裳我便可送給娟蓮的女孩做聖誕禮物了。

後來我又找出傅南曾用來做紙煙的那具小機器，還有一架破了的滑冰車和一些破椅子，還有各種零星雜物。我覺得非常疲倦，因為找出這一類的舊東西來，每件都給我一種新刺激，所以我便暫時擱手，在這許多東西的中央坐下來，想到我一生所遭遇的種種，想到這許多東西在我一生之中所發生的種種味道，而這些東西的味道又與這些東西在我一生之中所經歷的事蹟的顏色相混合，又與各種影像相混合，又與各種感覺相混合，我忽然覺得身體中彷彿有什麼東西飛跑而過一般，有一股溫熱地澎漲地味道，我不懂是什麼一回事，後來一想，才知道是生命打我身體中跑過，溫熱地澎漲地！整個自生至死的生命！我看自己的手，看看自己的腳，我覺得自我的頭髮，我的眼睛，我的耳，我的臉，我的胸，我的手臂，我的後頸，我的腹部，我的腿，整個兒的我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彷彿我的身體是很了不得的，打我的身體內跑出這許多的生命來了！真是了不得！跑出了痛苦和破壞，也跑出了快樂和建設，我不禁唱着歌，我自己也不知道坐在這角樓的地板上唱些什麼，也許不成曲調，不過我是想牠像快樂的調子！像讚美的調子！讚美生命以及在生命中的各種美麗事情。我想便是生活中的苦痛也是美麗的，因為當你忍受苦痛時你便有感覺，假如你連感覺也沒有

了時，你便什麼都完了！我想到人生真是頂複雜的一幕，有欺騙，有病痛，有殘殺！同時也有忠實，有愛護，有憐恤！

我何嘗想死！

我不能明白，我想從來也便沒有人明白，所以才有如此的神秘！我以為生命彷彿是別人送給我們的禮物，讓我們去生存；而在生命之中一切東西彷彿都各安其位似的。不！我何嘗想死！因為人生是如此的神秘！我會打我的身體中產生四個小孩，第一個是個破壞者，去殺人！接着是一個建設者，去創立比他自己的靈魂還要偉大的美！接着是一個母親，帶出許許多多的生命！接着是一個貪求真理者，瞎了眼似的亂撞！

現在我已經沒有小孩了；毀滅者已被毀滅，建設者獻身於他的建設；母親虔心於牠的小孩；貪求真理者終於被騙。奮鬥！奮鬥！所有的奮鬥！所有的苦痛與奮鬥！

我已飽經了奮鬥！我已飽受了苦痛！我滿懷的奮鬥！滿懷的苦痛！因為我飽嘗了人生的酸甜。